

現代創作文集

業紹鈞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

徐
沉
澗
編
選
葉
志
憂

全書續裝五册
 定價大洋三十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

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 大洋一元五角

編選者

徐沉 · 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十二輯 •

- | | | | | | |
|-----|-----|------|------|-----|------|
| 第一輯 | 魯 迅 | 《吶喊》 | 第十一輯 | 鄭振鐸 | 《選集》 |
| 第二輯 | 郭沫若 | 《吶喊》 | 第十二輯 | 王統照 | 《選集》 |
| 第三輯 | 郁達夫 | 《吶喊》 | 第十三輯 | 田 漢 | 《選集》 |
| 第四輯 | 周作人 | 《吶喊》 | 第十四輯 | 老 舍 | 《選集》 |
| 第五輯 | 葉紹鈞 | 《吶喊》 | 第十五輯 | 沈從文 | 《選集》 |
| 第六輯 | 魯迅 | 《吶喊》 | 第十六輯 | 茅 盾 | 《選集》 |
| 第七輯 | 王獨清 | 《吶喊》 | 第十七輯 | 魯 迅 | 《選集》 |
| 第八輯 | 張客平 | 《吶喊》 | 第十八輯 | 巴 金 | 《選集》 |
| 第九輯 | 冰 心 | 《吶喊》 | 第十九輯 | 丁 玲 | 《選集》 |
| 第十輯 | 廬 隱 | 《吶喊》 | 第二十輯 | 張天翼 | 《選集》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潮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神，三國，以及奇俠！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裏去，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得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

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目次

題記 ····· 一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 一
★

★

小說：

丁祭 ····· 四

微波 ····· 一二

夜 ····· 三〇

抗爭 ····· 四二

遺腹子 ····· 六三

潘先生在難中 ····· 七五

火災·····	九六
小規的回家·····	一〇四
地動·····	一〇七
樂園·····	一一二
義兒·····	一一七
飯·····	一二七
一課·····	一三六
綠衣·····	一四二
阿鳳·····	一四七
隔膜·····	一五二
低能兒·····	一六〇
母·····	一六八
·	
古代英雄的石像·····	一七三
稻草人·····	一七九

童話

散文：

花園之外	一八八
梧桐子	一九五
小白船	二〇一

三種船	二〇八
-----	-----

速寫	二一八
----	-----

牽牛花	二二一
-----	-----

兩法師	二二三
-----	-----

『心是分別不開的』	二三一
-----------	-----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二四二
----------	-----

詩：

悲語	二四六
----	-----

黑夜	二四六
----	-----

題記

葉氏是文學研究會的中份堅子，其從事文學生活極早。處女作隔膜一集於一九二二出版，受到廣大的青年讀者所歡迎。繼作有火災等集。至長篇倪煥之出，一般認為是葉氏——也可說是中國文壇的——劃時期作品。茅盾更稱之為「扛鼎的工作」。

葉氏曾做過十年小學教員，故他的作品中心物多小學教員及農村智識份子。又因此之故，嘗作童話。為中國寫創作童話的第一人。其稻草人一集，鄭振鐸氏說：「全集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

因此，本集裏除小說外也收了五篇童話。

葉氏寫作態度極為嚴肅。產量不算多，但其所作却皆結構謹嚴。他以含淚之筆，深刻地描寫現實的人生，有自然主義的傾向。

示主張的部分如果佔了很多的篇幅，就超出了諷他一下的範圍了。

若問創作的經驗，我實在回答不來。我只覺得有了一個材料而不曾把他寫下來的當兒，心裏頭好像負了債似的，時時刻刻會想到他，做別的工作也沒有心路。於是只好提起筆來寫。在我寫小說是件苦事情。下筆向來是慢的；寫了一節要重複誦讀三四遍，多到十幾遍，其實也不過增減幾個字或者一兩句而已；一天一篇的記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已動筆而未完篇的一段時間中的緊張心情，誇張一點說，有點像呻吟在產褥上的產婦的。直到完篇，長長地透一口氣，這是非常的快樂。然而這不是成功的快樂；我從來不曾成功過。有人問我對於自己的小說那一篇最滿意，我真個說不出來，只好老實說沒有滿意的。也有人指出那一篇還可以，那一篇的那些地方有點兒意思，我自己去復閱，纔覺得果然還可以，有點兒意思。不懂得批評之學，這樣不自知也是應該的，無足深媿。

我一直不把寫小說當作甚勝甚盛的事，雖然在寫的時候，我也不願馬馬虎虎。所謂諷他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適而已；於社會會有什麼影響，我是不甚相信的。出一本集子，看的也是作小說的人以及預備作小說的人，說得寬一點，總之是廣大羣衆中間最少最少的一羣。誰沒落了，誰升起了，都是這最少最少的一羣中間的事，園子以外全然不知道。這與書家寫字，畫家作畫有什麼兩樣？所以要講功利，寫小說不如說書，唱戲，演電影，寫通俗唱本，畫連環圖畫。我最近一年間寫了一部初級小學國語課本，銷行起來，數量一定比小說集子多；這倒是擔責任的事，如果有什麼荒謬的東西包含在裏邊，貽害兒

畫實非淺鮮。小說要對於社會發生影響，至少在能夠代替舊小說三國志、紅樓夢的時候；如果大多數的同胞都識了字，都歡喜讀新小說，那時候自然影響更大了。

在一篇回憶「一二八」的戰時瑣記裏，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說作宣傳文字麼，士兵本身的行為的宣傳力量比文字強千萬倍呢。你說製作什麼文藝品，表現抗鬥精神麼，中國卻是一種書賣到一萬本就算銷數很了不得的國家。在這一點上，我以為執筆的人應該沒落。」我是真切地這樣感到纔這樣說的。誰知就有人稱我為文學無用論者，說我這說法是一種烟幕彈。我並不在這里應戰，用了烟幕彈預備擊誰呢？人沒有說明白，我至今也還想不透。

我以後大概還要寫小說，當職業的工作清閒一點，而材料在我心頭形成一個凝合體的時候。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寫。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丁祭

『明年是丁丑，菊翁輪到你老先生重游泮宮了。』

菊翁聽到這個話，右手三個指頭抖抖地撚起下巴底下一撮花白鬚鬚，眼光垂下來看了看，同時兩條鼻涕在鼻管口露出一露臉就縮了進去，他似笑非笑地說：『不錯，明年是丁丑了，只是我身體不好，知道活不活得到明年！』

坐在這明倫堂上的人都有鬚鬚，白的，黑的，或是花白的，看見菊翁撚鬚鬚，大家好像感受了催眠術，各自把右手伸到嘴邊：有的效學菊翁的手法，有的專撚上唇的兩邊，保持『大學眼藥』的派頭，有的只因鬚鬚短到無可撚，就用兩個指頭摘那鬚鬚根。

『那裏，那裏，』大家給菊翁安慰。

一個乾而瘦的黑鬚鬚接着說：『明年菊翁重游泮宮，我們要敬他一杯酒。我看，就在這明倫堂擺酒最好。』

於是大家看明倫堂，把眼睛的溜溜旋轉來。白墜的屏門轉了色，像給煤煙熏過了似的。懸空的幾根柱子寂寞地站在那裏，黑漆剝落了大部分，挨着橫樑挂着『狀元』『進士』『舉人』等等的匾額，有好幾塊歪斜了，說不定就要掉下來。牆上新近刷過一層粉，但粉底下仍舊露出漉漉草草用墨筆

寫的『打倒』『革命』那些字的痕跡。前面沒有窗子，風捲着棉絮似的雪花直吹到老人們坐着的地方。庭中的柏樹上，雪漸漸地積起來。一隻烏鴉冒失地飛來，歇在一棵柏樹上叫了幾聲，又一溜煙飛去了。隨即來了六七隻麻雀，縮緊了項頸啾啾地叫。

大家看得好像很滿意，一窩蜂地說：『硯翁的話不錯，當然明倫堂最好，當然明倫堂最好。』乾而瘦的黑鬍鬚起勁起來，尖着喉嚨說：『這裏新修理呢。若不是東洋領事提出意見，恐怕到今朝還是破敗不堪，那幾家窮人家的鍋灶同鋪蓋還是擺在我們旁邊呢。』

『那東洋領事怎麼說？』一個圓臉發紅的白鬍鬚問，發音含糊糊地。

『有一天，東洋領事到這裏玩兒，說這裏是聖人的地方，太破敗了，應該修理修理，窮人家應該趕出去，怎麼好讓他們在這裏住下。這個話不錯呀，我們這方面就一一照辦了。』

『在這件事情上，硯翁也費了不少的心呢。』

硯翁沒聽清楚這個話是誰說的，也就並不對着誰，只是說：『那裏，那裏。』

圓臉發紅的白鬍鬚想了一想，又含糊糊地說：『東洋人倒也知道敬重孔夫子。』

『他們講王道，當然敬重孔夫子。聽說他們國度裏像我們中國一樣，各處都有聖廟呢。』

『各位看過今天的地方日報嗎？』一個生着幾根黃黃的鼠鬚的向大家看了一周，不等回答，就接下去說：『報上載着北京的宋哲元宋委員長，今天也要親自去祭聖廟呢。他是個武官，能夠敬重孔

夫子，難得之至。」

「也並不難得，現在的武官頗有敬重孔夫子的，像……」

另一個搶出來說：「那末我們也算不得背時了，哈哈。當初革命軍來了，以為全是洪水猛獸一般的傢伙，原來倒不少我輩中人。」

「革命，革命，最要緊的革心。革心是什麼？就是孔門的正心誠意的工夫。現在的人這顆心太壞了，壞得缺了一隻角，壞得歪到了脾氣窩去。要是不講革心，真是不堪設想，不堪設想。」

戴着緞帽子、皮帽子、烏絨帽子的許多頭顱顫動起來，一窩蜂地說：「不錯，不錯。」

「所以，」菊翁得意地說，「我在教兩個小孫讀大學。既然進了學堂，教科書不能不讀，但是教科書什麼東西！貓開口了，羊說話了，好好的的人不做，倒去敬學畜生！我的小學總巴望他們像一個人，所以要他們讀大學，讓他們懂得一點正心誠意的工夫。」

又是一陣「不錯」之後，鼠鬚故意咳一聲嗽，說：「說起人心壞，現在的人心的確壞。各位可知道，昨天西鄉種田人鬧事為的什麼？唉，豈有此理！有一批種田人弄到了幾個錢，預備先還幾成租，另一批人可沒有錢，就聚眾強制他們，教他們不要還，這才鬧起來的。而且這班鬧事的並不是無賴的小夥子，都是做婆婆做奶奶的老太婆。她們非但不還租，還向鄉長要飯吃。人心壞到……」他彷彿不能說下去了。

硯翁兩顆眼珠突了出來，在瘦臉上顯得特別大。他憤激地說：「這簡直適用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就是了！現在中央不是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嗎？一句老話：『賦從租出，租由佃完。』種田人抗拒還租，國家的賦稅那裏來？我們的吃用那裏來？豈不是擾亂治安。」

鼠鬚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茶冰冷了，激痛了蛀牙齒，他就把茶吐還茶碗裏。但是嘴裏經這麼一潤，他的氣憤似乎鬆了一點，他又報告說：「昨天下午四點鐘，有一隊弟兄們下鄉去了。但願把這班老太婆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回來。」

「這幾天，北京的學生子正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連在那裏呢。你想，一逮逮了一百多。」

「他們實在罪有應得。無端起來胡鬧，東喊一陣，西跑一陣，弄得人心惶惶，不是擾亂治安是什麼？他們開口救國，閉口救國，噫，國家是你們學生子的嗎？我前幾天看報，看見中央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我就知道，他們倒楣的日子快要到了。」

「詠翁，聽說令坦在北京不肯回來，有這個話嗎？」

詠翁梳理着他的灰白色的絡腮鬍，點點頭說：「有的。詠翁寫了好幾封信去，教他不要讀什麼書了，回家來還有口飯吃。可是他回信總說不願意回來。還說到鄉下去宣傳，吃了許多的苦，可是很樂意，很有長進。又據小女說，他還寫了什麼文章登在報上呢。這樣的一個人，說不定速住的一百多個裏頭就有他。我替小女打算，恐怕還是同律師商量商量，提出離婚的好。」

大成殿裏蝙蝠糞的臭氣使諸翁都用手掩着鼻子，但一會兒手又放了下來，很恭敬地垂着。大家在「正位」以及「四配」的「十哲」的供桌上檢閱。

「怎麼三牲都這樣小？」

「小豬在廣東算是名品，小牛又是最滋補的東西，現在孔夫子也講時髦，講衛生了，哈哈。」

「實在經費不夠，」硯翁轉一個身，當眾說明。「只好買得小一點。現在什麼東西都貴。」

「豆腐也漲價了，本來兩個銅板一塊，現在漲到三個。」

「都是那輔幣害人。一分以下只有半分，半分是十五文。豆腐要漲價，菜子也會想漲到了一分吧。其實一分的輔幣還沒有一個銅板那麼大。」

「別的不用說，今天我們分「肥肉」要吃廝了，」鼠鬚望着插在燭台上的蠟燭，上了心事似地。「你老先生沒有關係，因為你是念佛吃素的了。」

「我的兒子媳婦並沒有念佛吃素呀。」鼠鬚說了之後，忽然發見了補償的辦法，他自言自語說：「等會兒我要拿這支頂大的蠟燭頭。」

「蠟燭頭嗎？我也準備拿一支。」

「我們從小到老，一直要拿祭過聖人的蠟燭頭。到底有沒有靈驗，可不知道。」

「怎麼沒有靈驗呢？簡直靈驗極了。那一年我的內姨的弟媳婦做產，三天三夜生不出，新法收生婆也束手。他們知道我會問有祭過聖人的蠟燭頭，討去點了起來，不到一個時辰，就生出來了，而且是個男。你說靈驗不靈驗？」

「當然靈驗，當然靈驗。」大家一窩蜂地給他批准。

這時候所有蠟燭由硯翁的用人點了起來，黃黃的小火燄這裏那裏跳動着。諸翁硬硬頭皮走出大成殿，各就其位，謹棉花團似的雪停歇在他們的帽子上，圍中上，大衣上，馬褂上。洛翁就了正位，雪打着他的面孔，面孔上的皺紋似乎更多了。青布長衫的用人暫時退到東廡的簷下，他倒得以免此避雪。諸翁於是表演年年做慣的一套：上香，讀祝文，三獻爵，進退拜跪，好像道士打蘸。老臉上經受了風雪，大都顯得通紅。

有十幾個小學生在西廡下觀看，嘻嘻哈哈地說：「一個老頭子跪了下去，幾乎站不起來了，一個老頭子的棉鞋浸在水裏都沒有知道……」

從庭中望到開直窗子的大成殿，裏面是空洞洞的一片黑。

大約延續了一個鐘頭不到一點，焚帛，送神，祭事才算完畢。諸老一壁拍去身上的雪，一壁喘吁吁地趕緊往殿裏跑。大家看見蠟燭頭就拔下來，「嘩」吹熄了，珍重地執在手裏。

鼠鬚果然拿到了孔子面前頂大的一支，可是拔得沒有留心，蠟燭油淌下來，把他的手心燙得辣

珠地痛。

・選自永生・

・丁祭・一一

微波

一天早上，隔夜的毛雨雖然止了，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穿着棉衣的人在這塗滿了泥漿的路上往還，兩腳須得特別凝着勁兒，又要留心旁邊的車輛，不要被急轉的車輪濺了半身泥，因此很覺得熱烘烘地，從背心而大腿，往下直傳到十個腳指頭。但是一陣看不見的風括過來時，誰也不能挺着不縮一縮項頸，總覺至少得加一件坎肩。

疲倦的警察挾着油布大褂在那裏發呆。一隻腳踏在煙紙店的階石上。煙紙店裏的老板娘偻着上半身，用溼布拭去櫃檯外面的泥跡，這就如飛而過的汽車的成績。她的才梳過的頭頂光滑到分別不出頭髮的一絲絲，同前劉海分界的一條白痕十分明顯，略微有香油的氣味分散開來。——警察的發呆，或許就為着這個。對面是一家油鹽店，有帳桌先生在那裏撥算盤珠的聲音。

兩輛人力車迎面地行動，到距離兩三尺的當兒，「阿藻如！——停下來！停下來！」是女人的聲音，因感情激動，聲音有點撕裂開來似的。那車夫嘴脣一嚙緊，便收住腳步，把車柄放下來。車篷裏鑽出那女人，抹泥漿較少的一個地位站着，一個布錢袋挂在臂彎裏，兩手舉起撫摩頭頂的微亂的髮。

藻如的車篷原沒有張起來，但他正沈入不思索的境界中，假若不是喊着他，決不會知道對面來的是誰。這真是一霎的心境：起初覺得這聲音極熟，像昨天還繚繞於耳邊的，可是又覺得很生疎，有如

快要消散的夢，終於恍然而悟，是憶雲！沉思於意識之中的相思，突地伸出頭來，驅遣着兩腿，使跳下了車，泥漿濺起，染上袴管及長袍的下緣。

他很驚異，還不是兩年以前的憶雲了！豐潤渾圓的臉兒，現在變為乾黃的皮膚，細細的額紋，尖尖的下頷，晶明流利的眼兒，現在變為滯暗的眸子，紅筋的眼珠，悵然的睜視。那一對眉兒，以前伴着笑聲，伴着快意，總是舞得起似的，現在微微倒挂了；那一頭柔髮，以前這樣那樣裝不知換過多少花樣，印過多少羨愛的目光，現在像秋原的衰草了。細小而微偻的身軀，包裹在灰色嘩嘩的衣裙之內，顯得衣裙很廓落，如其不是當年親見，誰相信她曾是健全的女性的體格呢？——他睜着雙眼，只是望她，「憶雲，你……」

「你還能認識我！我以為像我這樣變得太快，你一定要認我作舊生人了。」說着，移步靠近油鹽店一面，以避行人同車輛。

藻如不自主地也移步過去，與她貼近，「那裏有不認識的就是分別十年廿年，也還能認識，何況沒有十年廿年，你想，我們的分別只不過兩年呢？」

「已經兩年了！」她感慨地說。「這兩年裏頭，你一向在上海吧？」

「不，我從前年夏天到北京去了，是上禮拜才來上海的。」

「北京去好吧？」

「有什麼好不好，隨便過活罷了。你好麼？」

「沒有什麼。」她低下了頭。

「自成也好麼？」

她點頭，頭俯得更低了，使對面的藻如看得見她腦後的髮髻。

藻如想，這又改變到性習上頭去了，十二分通脫的一個女郎，兩年以後，會變成這樣惹人不得的。因換個端緒說，「現在到那裏去？」

「買菜去。」

「這樣不好的天氣，這樣醜醜的小菜場……」

「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什麼。」

「每天去買菜麼？」

「差不多每天。」她厭倦地說了。忽然心頭一動，「你還住在從前那地方麼？」

「是的。」

「我要去看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

「我歡迎你。我難得出來，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那末再見。」這聲調裏帶着兩年前輕快親切的韻味。他轉身鑽入車後，那平夫提起車柄，就一

跳跳地跑走了。

藻如坐上車座身體顫動地前進時，不免想起從前的種種。青年的華采，在當時何等地明耀，但一轉眼就暗淡了！最可驚異的是憶雲變得這樣地迅速而且澈底，現在如要尋索她的可愛之點，除了閉起眼睛從記憶裏去搜求，還有什麼法子呢！他這樣想，頗覺得傷感，彷彿這溼霧漲滿的天氣也就是個充分的頹唐，壯盛的歡樂早已辭別了大地。忽而濛濛的細雨又滲下來了，黑呢馬褂袖上沾有細極不過針尖的閃光的水滴，他便伸手把車篷張了起來。在昏暗中，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來找自己，不知將談些什麼，這又引起一種游漾無着的興趣。

前此兩三年的時候，藻如家裏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樂部，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蹣來了，一會兒又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蹣去了；主人在家時固然很熱鬧的，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沒有什麼，彷彿誰都是這里的主人。他們無所不談，談主義，談問題，談時事，談戀愛，談文學，談藝術，他們也無所不為，伏在桌上寫文字，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說誦讀，喫花生米，煎咖啡茶，打瞌睡，呵着癢鬧着玩，有時還要打架，至於打破了眼鏡，撕碎了衣裳，他們如在柔美而朦朧的夢中，也不頌禱朝陽的早升，也不悲歎夕照的遽滅。

一天是三春的節候，溫暖的陽光薰得室內的幾個人都有些倦意。默默地從窗外送進來了丁香的

香氣，留心着聞，又沒有了。書櫥的玻璃，反耀着光亮，花瓶裏一大束薔薇花，臉貼臉地凝笑着。

有三弦的聲音傳過來，這樣低沉，這樣淒緩，彷彿告訴人說，報告人間運命的秘密來了。此外完全寂然，什麼東西都在春困呢。

「是算命的，我們教他進來算命玩玩。」躺坐在大藤椅上的，一個青年說，跟着打個呵欠。另一個青年揉着眼睛站起來說，「好的，看他怎樣地編排我們。本來大家不響，清靜得快要入睡了。」

坐在搖椅上一搖一仰的憶雲立刻跳了起來，整一整衣襟，便奔出去開那綠漆鍍化的短門。藻如本在寫信，似乎那枝筆不大順從，寫一行要費幾回的躊躇；現在聽他們去招呼算命先生，就索性把信箋推在一邊。

好事的性質主宰着他們，剛纔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却高興地盼望那立刻要顯露在面前的趣事。

算命的由憶雲引進來了，她牽他的一根竹杖。她想起「堂樓詳夢」的戲文，「階石，又是一級階石，還有一級階石，沒有了，門限，低的門限。」這樣地喊着，混和着連續的吱吱的笑。她的上體略微低俯，頭轉向後面，左臂伸張着，全體構成很美麗的舞蹈般的姿勢。

算命的坐下來了，幾個人移動椅子圍坐在他的前面，憶雲捨了那隻大藤椅，因為坐着週身妥帖，

不費一毫的氣力。

青年們都爭着要先算命，但是憶雲爭得更厲害，至於伸手過去欲按住他們的嘴，不讓他們把應行報告的性別歲數等說出來，一壁興奮地嚷着：「請先算我，是女命，二十三歲。」這樣，青年們正感得趣味佳妙，快活得只是笑，只是並不堅持地爭嚷着。

那算命的是長圓如蠶形的面孔，皮膚深赤色，有如紫銅的香爐，突出的前額下面，兩顆滯白的眼球動也不動，彷彿不大新鮮了的荔枝肉，上下唇厚而緊鍊，包不沒兩排枯黃的牙齒。他依平時的習慣，用舌頭拉着上下唇說：「先算後算一樣的，富貴命遲早是富貴的。這位小姐先來罷，二十三歲，是幾月份，什麼日子，什麼時辰？」同時撥動弦線，使隆東隆隆地響起來。

「四月十八卯時。」憶雲不待思索地說。「你同我算罷。——別的且慢算，你要顯出你的本領高明，且先算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兩個呢還是三個？」

青年們覺得這話語有難以言說的舒快，反而停止了嗚嗚的笑語，都回頭去看她。却見她很嚴正的樣子，兩頰同眼梢絕不含遊戲的笑意。

那瞎子覺得有點窘了，故蒸乾效一聲來掩飾，又隆東隆隆彈了幾聲說：「小姐說笑話了。四月十八……」

「且慢，旁的都不要算，只要算現在有幾個丈夫；並不同你說笑話，是真個要你算。」

「哈哈！」一個青年笑出來了。

「請不要取笑罷，算命向來沒有這樣算法的。」他又彈動三弦，胸中在排次這女命的子支，額上略微有汗水滲出來了。

「向來沒有這樣算法，我可有這樣的命。這點也算不出，你的本領就可想而知了。到底能算麼？現在有幾個丈夫？」她忍不住幾乎笑出來，連忙用勻細潔白的牙齒把唇皮咬住，同時得意地示意於青年們，這在瞎子是沒有分的。

「哈哈哈哈哈！」幾個青年都笑了。

那瞎子已頰了熱，碰到的並不是真實的主顧；心頭自然很惱怒，但不讓發洩出來。只握着三弦同竹杖一手摸着椅子站起來，喃喃地說：「原來不要算命，喊住人家做什麼！」他的臉皮頭皮轉為豬肝似的紅，汗痕在前額上發亮。

「哈，有趣。」憶雲看一個青年把瞎子牽出了門，才含嬌帶傲地笑出來。

夏天，青年男女六七十人陪伴到西湖去。寄住在湖濱的旅館，取其晨晚可以看湖，要下湖也方便。這天傍晚，一些人到公園去了，只留蘇如同憶雲在樓廊裏，各靠着一個搖椅。面對西湖，蘆兒早經捲起，太陽的熱氣也消散了，時時有微風吹來，帶着不知處的荷香。

羣山已沒入乳白色的霧氣，湖面蓋着混芒的青煙。雖然樓下有些車鈴人聲，却衝不破全湖的寂靜。月亮還沒上來，在兩人頭頂上的一盞電燈因為憶雲說討厭，藻如就把牠滅了。

「在這暮色裏，靜靜地坐着，有異樣的可愛，是別的時候沒有的。他們一定要出去亂跑，太胡鬧了。」憶雲舉起半露的臂，舒一舒筋骨，粉與肉混和着的香氣拂過藻如的鼻尖。

「原是的，暮色的好處就在一種柔軟而朦朧的情調。白晝裏，一切東西顯得太分明了，太強烈了，黑夜裏，又過於暗淡，甚至什麼都沒有。暮色介在兩者之間，全沒有牠們的太過，這所以給人無窮的吟味。」藻如輕輕說着，聲調頗見柔美。

「你忘記了月夜了。你倒說說看，暮色同月夜比較起來怎樣？」她把仰起的頭轉過來望藻如。藻如也回看着她，雖然距離很近，她的面目已模糊了。可是這戴着美髮的頭顱的輪廓，這藏在衣裙裏面而仍然顯明的身體的曲線，這一隻點地一隻翹起的雙腳的翦影，都使他迷迷地捨不得眼光移開。他近乎獻媚地說，「月夜自然也好，但是與暮色比較，我寧取暮色。因為月夜那樣清朗高曠，惟宜於雅人的獨吟，壯士的起舞；而暮色這樣柔軟朦朧，却宜於多情的人互傾他們的情愫。你不是說暮色異樣可愛麼？那末一定覺得我的意見不錯的。」

「你真是個可愛的人。」憶雲笑了，輕輕搖動着身軀。「你會得迎合人家的意思；而且把人家的意思裝飾得更為燦爛，教人家覺得歡喜。」

這在藻如是何等的寵幸，同時又是何等的誘惑！他使談論怎樣的人纔可愛，憶雲也發表好些巧妙的意見。後來他們談到各自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

熱情之火在藻如的心頭燃燒着，往時固然也有過，可是從沒有這時候燃燒得厲害。那閃閃的火燄——要告訴她聽而且要她藏在心裏的一句話——幾次欲冒出口來，但每次再一審慮的結果把牠壓了下去。他看她這樣地天真，這樣地美好，談論又這樣地合得來，幾乎是同一的感情同一的意見，不過由兩張嘴說出來罷了，因想吐出這一句話來的時候，她一定歡喜承受。然而他又想起她的悲態來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忽然笑說要報告一件新聞——某某親口說愛我，向我求婚，你們想多麼有趣！結婚，麻煩得很，誰高興來！——於是大家拍手笑呼，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見大家的面。這樣的事也有兩三回了，現在假若把這一句話吐出來，那裏決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

他勉強鎮靜着，應接憶雲的話，或者補充些意思，或者更換個端緒；而心頭的苦悶竟非常地難堪，又似乎要迸裂開來的感覺。

夜完全到來了，湖上已不見霧裏的葦山，混茫的青烟，只籠罩着無邊的昏黑。鄰近的遊戲場裏的鑼鼓突然響起來了。樓下的房間裏有啞啞啞不嫺習的胡琴聲。一陣腳聲從樓梯那邊漸漸近來，到公園去的一些人回來了。

懷着藻如一樣的心情的青年有好幾個，他們對於憶雲，都彷彿她是懸空挂着的一個皮球，幾乎要把牠拿住了，但立刻又盪了開去。他們都自信十分地了解了她，了解她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但是又非常懷疑，好像實際並沒有了解她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一方面蝴蝶戀花似地圍繞着她，同時又偵探辨案似地窺伺着她，共通的報酬是說不出來的煩悶。

自成也是中間的一個。一晚，他同她出去喫飯，因為只有兩個人，談笑都是專對的，趣味殊別，不覺頻頻斟那醞醞的酒。到喫罷飯的時候，憶雲的臉泛着鮮紅，眼睛水汪汪的，張開兩脣作態說：「醉了，喝了。」便憨然地笑。

自成僱了一輛馬車，把她扶了上去，自己就坐在旁邊。馬蹄得得地作響了。

從憶雲頸際發出的汗氣，以及頭髮的氣味，酒和唇脂混合的氣味，一齊刺入自成的鼻管；可愛的的手臂橫在他的兩膝上，軟而富有彈性的臀部貼着他的大腿；車身的顛動使她的身軀對於他作誘惑性極強的假倚；他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嚏。

「到我家裏坐一會，再送你回去罷。」他腦際有點昏昏，口裏非常渴燥，但是一種堅強的意志力與銳敏的感覺主宰着他，倒拒卻了不少的醉意。

「好的。」她由興奮而入於困倦了，頭顱倒過來，幾乎枕着自成的肩。

這樣，她就先到自成家裏。直到被送回家時，始終在如夢似雲的境界中。而且帶回的是婦人的身

體了。

過了一個月光景，她懷着複雜的非常難堪的情懷去找自成。她本來自覺是翱翔天空的自由的小鸟兒，現在可掉下來了；直掉入深深的泥潭，羽毛是溼透了，飛翔是無望了，生命也細弱得像一根絲了。她本來什麼人都不在眼裏，現在可不熱了，只覺自己都不在什麼人的眼裏，看見無論那一對閃閃的眼光就害怕。她憤恨，但是憤恨就得了麼！她自慰，但是自慰就有用麼！她想用什麼法子把自己毀滅了，但是那裏有不可怕的自殺方法呢！再自轉問，生命就此完了麼？却又覺得還有點兒可戀，雖然說不出可戀的是什麼。她這樣那樣想，總是不對，躊躇了好幾十回，僅能發見一條比較光明的路，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頗有點可愛的自成。

「多謝你！」她坐定下來說了這一句，氣憤不過，哭了。

自成自從那晚之後，也見過她好幾回。對於她異樣地珍惜，時時從旁邊摹擬她藏在衣服裏面的肉體。現在看她神色有異，又是這樣的聲氣，愕然說：「什麼？」

這時候她又懊悔到這裏來了，簡直不願聽他說什麼。但是，「現實」這鞭子立刻在她心靈上抽了一下，使她不得不噙着眼淚，違着心願，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訴他。

他聽說，心頭似乎一怔，但隨即眉花眼笑地說：「怕不至於吧。」

傷心於這態度這話語的她很想重重擲他一下，可是躍躍欲出的一句話吐出來了，「我們總得

結婚。」

「結婚？」他想這才來了，猶如賽跑首選那樣的勝利的驕傲湧上心頭，他不禁要把這勝利的獎品調弄着玩了。「結婚是多麻煩的事，誰高興呢！」

「就這樣下去麼！」她的胸部彷彿壓着厚重的鐵板。

「這樣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可是……」

「可是什麼？」

酸甜苦辣種種滋味攪和在一起，索性放情地傾吐，「我懇求你，你須得同我結婚！我恨你，但是又非常愛你，你知道麼？」說到這裏，完全是哭聲了。「你如其不同我結婚，教我怎樣呢！」

自成覺得這滋味已夠痛快，本能地摟住憶雲在懷裏說，「心愛的，我原也寶貝着你，我們結婚了！」

憶雲這才達到了母親似地，在他懷中依貼個暢快。

幾天之後，他們的朋友接到他們的結婚詩帖，他由族叔作主，她則由她的母親。

藻如途過憶雲的明天的下午，雨是下不了，還吹着潮溼的風，憶雲來了。她對於一几一椅一帷一

慢都呆呆地想着，覺得件件是她相知的舊友，件件可以容納她的哀訴。她坐下來，眼光頗悽然。

「我以為你昨天要來的。」藻如說。

「昨天下午給孩子牽纏着，就不能出來了。」

「孩子很好玩了吧？」

「……」她不想說到這方面去，僅在意想中哼了一聲，沒有響出來。

「我還沒有看見你們的孩子，像你呢？還是像自成？」

「我也沒有留心他到底像誰。」她厭煩了。「總之，是前生的冤孽，是今生的腳鐐手銬！」

「撫養孩子本來很辛苦的，但是，你也不該太拋棄了自己，想來還有時出來玩玩，看看朋友吧！」

「遠得很了！」兩滴眼淚偷跑出她的眼眶。「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情呢？你要知道，現在的我不是

從前的我了！你看，我現在這樣子，就是廢身為粉，那裏能夠尋得出我從前的蹤影！」她張着亮光光的淚眼，向他慘笑。

「你的確不像從前了，為什麼變化得這樣地厲害？」

「為什麼這樣地厲害，自然有緣故！」她說着，急速地解開上衣的鈕扣，接着又解那裏衣的。

「阿！藻如，心知將有可駭的事，現不禁出驚地喊。」

她的衣鈕全解開了，身體極快地旋轉去，就把衣服褪到肩下，慘然喊，「你看！你看！」

「什麼！」在他面前的是個半裸露的背心，腫起或已平的紅紫的青黃的傷痕幾乎滿了，兩塊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臂膊差不多沒有肌肉的，寬弛的皮膚起着粒粒的膚粟。

「他打得我這樣子！」

「是自成麼？」憤恨與憐惜漸漸塞滿他的心頭。

「不是他還有誰！」

「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不稱他的意就打。」

「這樣厲害！」

「他用傢伙！」

「畜生！」他強固地罵了。已經淡忘的對於憶雲的愛又猛烈地熾盛起來。不過性質有點不同，現在是哥哥懸繫着可憐的妹妹的愛了。他想到現在才認識自成的真面目，就恨不能立刻去找他，打他十個巴掌。

憶雲立刻把受傷的背心掩蓋起來，扣着鈕扣，回身說，「我受他的咒罵，受他的痛打，只好嚥入肚裏。我沒有人可以告訴啊！我現在沒有朋友了！只有個孩子，他懂得什麼！又有個母親，但是，怎麼能告訴她呢！」她從沒有對人說過這句話，這是第一遭說，真覺摧心地哀酸；她掩着面哭了。

「然而我又暫時覺得，總得告訴別人，就是只告訴一個人也好。」她嗚咽着繼續說。「世界上有一個人知道我，天天嘗着這種滋味，我就算有了芝麻那麼大的一點安慰了。可巧昨天遇到你，你，雖然分別了兩年，大概不把我們個生分的人吧，所以我決定來告訴你。嘴說也嘴麻，而且那裏說得盡，所以給你看我的背心。我的背心代替我把要告訴的完全告訴你了！」

女性的悽咽的談話深刺他的心，蓬鬆而無光澤的一頭頭髮在他面前抖動，臉孔向着下，而且用手掩着，是看不見了，但他也不想再看，就是不看，已覺着受強烈的壓迫，幾乎透不轉氣來。悵惘到萬分，只有緊皺眉頭咬着嘴唇。

「太豈有此理！」他憤怒的烈燄噴出來了。「這樣地禁禁，怎麼能同他在一起！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

分離這字眼兒猶如一根小木棍，她經他一學，頭腦裏轟轟地作響了。在平時，她從不曾清楚地想到這一層。但曾渺茫地希望——總該有一天，他嘴裏不再罵他的，手停下打吧；那時候，什麼困苦都甘心了。——現在這結實的字眼兒，不是立刻可以實現那希望麼？然而太生疏了，太遙遠了，使她不能回答，只啾啾地注着。

「你不恨他麼？」他不是定要問她，這不過再說一句憤恨的話。

「怎麼不恨。」她回答，低細得幾乎辨不清聲音。

「那末該有點兒勇氣。夫妻本不是一結合就不能分的，氣味不相投，就得離開。何況他時常地辱罵你，狠毒地打你！」

「我會有這勇氣麼？」這與其說是問他，不如說是問她自己。

「有有，怎麼沒有！你從前那樣通脫不拘，大家都稱讚。你曾經怕過了什麼？怕過了什麼？現在不依然是個你麼？你如其想到你該奔赴光明的前程，你該有個豐富的生命，你的勇氣自然烈火般衝起來了。」

「是這樣麼？」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靈中透露一絲的光明，照見常年生活的殘影：笑在眉頭，歌在喉頭，盛會好景，差不多共家常便飯。她不禁對自己懷疑了——怎麼一埋在這黑坑似的家庭裏，就不想伸出頭來？當時自己也驕傲的通脫不拘，難道真銷散淨盡了麼？應該不，我得找回當年的快樂！我得享受生命的厚意！我應該對得起自己——她擡頭望着藻如，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

「還有我能夠帶着你！」他慷慨地說，堅定的眼光正對着她的。「良心教我這樣做，必須做了才安適。我替你去找律師，我有個朋友當律師的，聽他怎麼說。——我不相信還不該分離，像這樣的遍體傷痕！」

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前途有着希望，感動得抖抖地，幾欲如從前一樣緊握藻如的手，但是習慣上的身分教她縮住了。

「以後怎樣呢？」憶雲在歸途中這樣自問。這一層藻如並沒有告訴她，她自己却解答不來，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來了。

她又覺得自己是負着罪愆的人，這樣地卑細，這樣地不足道，本該站在快樂的國土之外；那狠毒的打罵，只是罪愆的責罰，你要躲避會有別的方法來抵補的。那末，到底要躲避還是不呢？

路上遇見些截髮的女郎紅潤的兩頰，歡悅的眼光，差不多一舉足一轉側都透露生命的消息，她便含羞帶妒地收回眼光來，——算是你們的時代！

到了家，連忙從傭婦手中把孩子接過來，側轉了臉親着他，一回又一回，「心肝，媽回來了！心肝，媽回來了！……哭了沒有？」

「哭了好一會呢。」傭婦說。「哭得喫力了，才止住的。」
一縷微酸直透到眉心，眼眶裏又溼潤了。「心肝苦了。」

那孩子張着潔淨到十二分的眼睛，端相着她，嘴裏唧呀發聲，笑在他的唇邊。

她於是回顧室內，桌子，椅子，皮箱，衣櫥，柱着的書畫，疊着的雜物，一一用惜別的眼光注視着；覺得與這些東西太熟習了，自己，和在牠們中間很適宜的，離開了就有點兒空虛，空虛是多麼地可怕！她又看到立在案頭的母親的相片，溫慈的笑容，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兒有這個幸福的家庭。她尤

其爽然了；母親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怎忍打破了母親的安慰，同時加倍傷自己的心呢！如其真這樣做了，——阿！不堪設想，還是讓母親的意念中有個如意的女婿罷。

這就聯想到自成頭，低了下來，額髮垂在孩子的肩上。她自信確然恨着他，但不盡是恨，恨以外更有別的什麼。兩年前那晚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況，涌現於腦際了。阿！幸福與痛苦的分水嶺！高貴與凡庸的劃界線！是難忘而又以毀滅了為快的記憶。可是裏面未嘗不含着甘味，一盞人生的美釀，究竟由他親手斟的。最傷心的是他漸漸改了性習，來了這沒有話講的壞脾氣，不然……

她沈入冥想了。在心頭看見自己的容顏，這樣乾枯，這樣暗淡，就不配再踏上人生的大路。她尤其鄙薄自己的靈魂，是凡庸的了，是殘餘的了，丟在路上，一定誰也不來睬。

「唉！」無力地擡頭，悽然看看孩子，忽想這小面孔真同他一個模型。同時想，他應該回來了……沒有太陽，暮色一來就蒼然。她親了親孩子，仍交給傭婦，便旋亮電燈，匆促地寫成下面的短信。

藻如惠鑒。歸後再思攷慮，尚覺有種種窒礙之處，請暫緩進行。詳情非紙筆所勝，得使面陳。盛意甚感，永不敢忘。幸恕草草。

雲上

三月十三日作畢。

·選自城中·

夜

一條不很整潔的里裏，一幢一樓一底的屋內，桌上的煤油燈放着黃暈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慘淡，像反而增了些陰黯。桌旁坐着個老婦人，手裏抱一個大約不過兩周歲的孩子。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頰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點兒怪，深陷的眼眶裏，紅筋牽牽地發亮；放大的腫子注視孩子的臉，定定地，悽然失神。她看孩子因為受着突然的打擊，紅潤的顏色已轉得蒼白，肌肉也寬鬆不少了。

近來，那孩子特別地會哭，猶如半年前剛斷奶的時候。彷彿給誰驟然打了一下似地，不知怎麼一來就拉開了喉嚨直叫。叫開了頭便難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蟬兒。老婦人於是百般地撫慰，把自己年輕時撫慰孩子的語句一一背誦了出來。可是不大見效，似乎孩子嫌那些太古舊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沒了力，一壁嗚咽，一壁讓眼皮一會開一會閉而終於闔攏，纔算收場。

今晚那老婦人卻似感得特別安慰；到這時候了，孩子的哭還不見開場，假若就這樣倦下來睡着，豈不是難得的安靜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得特別不安；不曉得就將回來的阿第怎麼說法，不曉得幾天來醒來夢裏繫念着的可憐的寶貝到底有沒有著落。

晚上，在她，這幾天真不好過。除了孩子的啼哭，黃暈的燈光裏，她彷彿看見隱隱閃閃的好些形像。

有時又彷彿看見鮮紅的一灘。在這裏或是那裏——這是血！里外，汽車奔馳而過，笨重的運貨車有韻律地響着鐵輪，她就彷彿看見一輛汽車載着被捆縛的兩個，他們的手足上是累贅而擊觸有聲的鏢鏢。門首時時有輕重徐疾的腳步聲經過，她總覺得害怕，以為或者就是找她回孩子來的。鄰家的門球兒一聲響，那更使她心頭突地一跳。本來已屆少眠年齡的她，這樣提心吊膽地嘗着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夢。睡時，燈是不敢點的，她怕樓上的燈光招惹另外的，是非也。布冀眼前能得乾淨，完全一片黑。然而沒有用，隱隱閃閃的那些形像還是顯現，鮮紅的一灘還是落山的太陽般似乎儘在那裏擴大開來。於是，只得緊緊地抱住夢裏時而嗚咽的孩子……

這時候，她注視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創傷的腦裏，涌現着霧海般迷茫的未來。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辨認。怕有些猛獸或者陷阱，隱隱在這霧海裏吧？她想十分九會的，而伴同前去冒險的，只這纔能學話的孩子；簡直等於孤零的一個。她不敢再想，無聊地問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張。」大男隨口回答。孩子於尚未解悟姓的意義的時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練成口頭的熟語，同叫爹爹媽媽一樣地慣習。

「不！不！」老婦人輕輕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課還沒弄得熟，有點兒發愁，只得重行矯正他說，「不要瞎說，那個姓張！我教你，大男姓孫。記着，孫，孫……」

「孫。」大男並不堅持，仰起臉來看老婦人的臉，就這樣學着說，發音帶十二分的稚氣。

老婦人的眼睛重重地閉了兩閉；她的淚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閉兩閉就表示心頭一陣酸，周身經驗到哭泣時的一切感覺。「不錯，姓孫，孫再來問你，大男姓甚？」

「孫」大男玩皮地學舌，同時伸手想去取老婦人頭上那翡翠簪兒。

「乖的大男乖的。」老婦人把大男緊緊抱住，臉孔依帖着他的花洋布衫。「隨便那個問你，你說姓孫，你說姓孫……」聲音漸漸悽咽了。

大男的手臂給老婦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兒，「哇……」突然哭起來了。小身軀死命地掙扎，淚水滿得滿臉。

老婦人知道每晚的常課又得開頭，安然而過已成夢想，便故作柔和的聲音來嗚他：「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團團來看大男了……坐着紅轎子來了……坐着花馬車來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嚨卻張得更大了，「哇……媽媽呀……媽媽呀……」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卻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媽從那裏來。

老婦人於是站起來走，把大男橫在自己的臂彎裏；從她那動作的滯鈍以及步履的沉重；又見她確實有點衰老了。她來回地走着，背誦那些又古舊又拙劣的撫慰孩子的語句。屋內的器物彷彿跟着

哭聲的震蕩而晃動起來，燈燄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灘血！她閉了疲勞的眼，不敢再看。耳際雖有孩子撕裂似的哭聲，卻同在神怪的空山裏一樣，幽寂得教血都變冷。

搭，搭，外面有叩門聲，同時，躺在跨街樓底下的那條癩黃狗汪汪地叫起來。她嚇得一跳，但隨即省悟這聲音極熟，一定是阿弟回來了，便匆遽地走去開門。

門纔開一道縫，外面的人便閃了進來，連忙，輕輕地，回身把門闔上，好像提防別的什麼東西也乘勢掩了進來。

「怎樣？」老婦人悄然而焦急地問。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顆心給她看，讓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進屋內，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來，張開了口腔喘氣。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寒冷呢。他見大男啼哭，想起袋子裏的幾個荸薺，便摸了出來授給他，「你吃荸薺，不要哭吧。」大男原也倦了，幾個荸薺又多少有點引誘力，便伸兩隻小手接受了，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薺。這纔讓老婦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總算看見了。」阿弟摸着額角，頹然，像完全消失了氣力。

「看見了？」老婦人的眼睛張得可怕地大，心頭是一種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状况。

「纔看見了來。」

老婦人幾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訴她不應該這樣鹵莽，只得悵然地「喔！

「阿姊，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見的那個弟兄，他就是一個好人。」他感服地豎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去找他的那一個不是？」

「是呀。我找着了，他，在一家小茶館裏。我好言好語問他說，有這樣這樣兩個人，想來該有數。現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點我去認一認他們的棺木。」他眉頭一皺，原有眼睛四圍的皺紋，見得更為顯著，同時搔頭啞嘴，表示進行並不順利。「他卻不大理睬，說別麻煩吧，完了的人也多得，男的，女的，長衫的，短褂的，誰記得清這樣兩個，那樣兩個，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裏肯放手。我又同他說了，告訴他這兩個人怎樣地可憐，是夫妻兩個，女的有年老的娘，他們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裏啼哭，叫着媽媽，媽媽……請他看老的小的，面上發點慈悲心……唉，不用說吧，總之什麼都說了，只少跪下來對他叩頭。」

老婦人聽着，悵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朧欲睡了，幾個荸薺已落在她的袖裏。「這一番話卻動了他的心。」阿弟帶着誇獎的聲調接續說；永久作笑意的臉上浮現真實的笑，

但立刻就收斂了。「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向他講情，沒有講不道的。他不像起先這樣講官話了，想了想歎口氣說，『人是有這樣兩個的。誰不是爺娘的心肝骨肉！聽你講得傷心，就給你指點了吧。不過好好兒夫妻兩個，為什麼不安分過日子，卻去幹那一些勾當！』我說這可不大明白，我們生意人不懂他們念書人的心思，大概是——」

「噓……」老婦人舒口氣，她感覺心胸被壓抑得太緊結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樣不懂女兒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同臉生橫肉聲帶殺氣的那些囚徒決不是一類人。不是一類人為什麼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她近來時刻想起，致非常苦悶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給她解答。

「他約我六點鐘在某路轉角等我。我自然千多萬謝，那裏敢怠慢，提早就到那裏去等着。六點過一歇，他果真來了，換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裏走，一路同我談。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見聞偏同無賴漢一般擦撥着他，使他不得不回想。他想如果照樣說出來，太傷阿姊的心了，說不定她會昏厥不省人事。——兩個人向野裏走，沒有路燈。天上也沒有星月，是悶鬱得像要壓到頭頂上來的黑暗。遠處樹同建築物的黑影動也不動，像怪物擺着陣勢。偶或有兩三點螢火飄起又落下，這不是蟲在跳舞，快活得眨眼麼？狗吠聲同汽車的嗚嗚聲遠得幾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邊。卻有微細的嘶嘶聲在空中流蕩，那是些纔得到生命的小蟲子。早上還下雨，溼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見，好幾回險些兒跌倒。那弟兄嘴唇黏着支紙煙，一壁吸煙一壁幽幽地說，「他們兩

個都不行，沒有一點氣概，帶出來就索索地抖，像兩隻雞。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淚水直淌，想說話又說不上。你知道，這樣的傢伙我們就怕。我們不怕打仗，擡起鎗來一陣地板機關，我想你也該會，就怕擡不動鎗。敵人在前面呀，開中的，開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們面長面短。若說人是捆好在前面，一根頭髮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動手，那就怕。沒有別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個人呀。更其是那些沒有一點氣概的，眼淚水濺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齒發軟，那簡直幹不了。那一天，我們那個弟兄，上頭的命令呀，縮了好幾回，纔皺着眉頭，砰地一響開出去。那晚這就差了準兒，中在男的肩膀上。他痛得一陣掙扎，女的呼娘呼兒直叫起來，像個發了狂。老實說，我心裏難受了，回轉頭，不想再看。又是三響，才算結果了，兩個染了滿身紅。」那弟兄這樣敘述，聽他的似乎氣都透不來了；兩腿僵僵地提起了不敢放下，彷彿放下就會踏着一個骷髏。然而總得要走，只好緊緊跟隨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帖着他的背心。

老婦人見阿弟瞪着細眼凝想，同時又搔頭皮，知道有下文，愕然問：「他談些什麼？他看見他們那個的麼？」

他們怎樣「那個」的，這問題，她也想了好幾天好幾夜了，但終於苦悶。鎗，看見過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烏亮亮的一根管子。難道結果女兒女婿的就是這東西麼？她不信。女兒女婿的形像，真個畫都畫得出。那一處地方該喫鎗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樣從他們身體裏流出來？怎樣消散消散而終於斷絕？這些都模糊之極，像個朦朧的夢。因此，她有時感覺到女兒女婿實在並沒有「那個」會有一天，

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聞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但只是這麼感覺到而已，而且也有點模糊，像個朦朧的夢。

「他沒有看見。」阿弟連忙閃避。「他說那男的很慷慨，幾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條外國褲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裏做。」老婦人睜着眼凝視着燈火說。

「這沒看清，因為天黑，野裏沒有燈。溼泥地真難走，好幾回險些兒滑跌；幸虧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溼透。走到一處，他說到了。我仔細地看，十來棵大黑樹立在那邊，樹下一條一條死白的東西就是棺木。」他低下頭來了，微禿的額頂在燈光裏發亮。受了那弟兄「十七號，十八號，你去認一認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時的心情，他不敢說，也不能說。種種可怕的屍體，皺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洞了胸的，鼻子開花的，腿膀成段的，彷彿即將踢開棺木板一齊撞到他身上來。心情是超過了恐懼而幾乎麻木了。還是那弟兄割着幾根火柴提醒他「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繞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起初似乎是蠕蠕而動的蛇樣的東西，定睛再看，這纔不動，是墨筆寫的十七，這一邊，十八，兩個外國號碼。「甥女兒，我看你來了。」他默默祝禱，望她不要跟了來，連忙逃回小路——這些不說吧，他想了，接續說，「他說棺木都寫着號碼，他記得清楚，十七十八兩號是他們倆。我們逐一認去，認到了，一橫一豎放着，上面外國號碼十七十八我識得。」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悽慘，眼眶裏明瑩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沉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在一起，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地，不倚着一點什麼。她知道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聞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這種事情絕不會有的了。已被收起，號碼十七，十八，這是鐵一樣的真憑實據！一陣忿恨的烈敏在她空虛的心裏直冒起來，淚膜底下的眼珠閃着猛獸似的光芒。「那輩該死的東西！」

阿弟看阿姊這樣，沒精沒采回轉頭，歎着說，「我看棺木還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謊話。不知怎麼，同時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記錯了號碼吧。再想總不至於，但這疑念仍毒蛇般鑽他的心。

「我告訴你，」老婦人咬着牙說，身體索索地震動。睡着的孩子手臂張動，似乎要醒來，結果翻了個身。老婦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繼續說，「我不想什麼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命！」以下轉為鬱抑的低訴。「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兒還只五歲，把她養大來，像像樣樣成個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個清秀的人，我歡喜。她生兒子了，是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她右手有意識地按摩孩子的頭頂）我歡喜。他們倆高高興興當教員，和和愛愛互相對待，我更歡喜，因為這樣像人樣兒。唉！像人樣兒卻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塌下來，駭得我魂都散了。為了什

麼呢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婿呀！總得讓我知道。卻說不必問了。就是你，也說不必問，問沒有好處。——怕什麼呢！我是姓張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誰把我怎樣！」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燒着她全體，語聲毫無顧忌地哀厲而響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說，「說什麼姓孫，我們大男姓張，姓張啊！我只恨沒有本領處置那輩該死的東西，給年青的女兒女婿報讐！」

阿弟聽呆了，懷着莫可名狀的恐懼，側耳聽了聽外面有無聲息，勉勉強強地說，「這何必，就說姓孫又有什麼要緊。——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記起剛纔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給他一團摺皺的硬紙，說是那男的託他想法送與親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國褲子袋裏。他的手軟軟地不敢使接，如遇怪秘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承受了，鬆鬆地捏着，偷竊似地趕忙往衣袋裏一塞。於是本來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們留着字條呢！」他說着，衣袋裏有銅元觸擊的聲音。

「啊！字條！」老婦人身體一挺，周身的神經都拉得十分緊張。一種熱望（切念的人在叩門，急忙迎出去時懷着的那種熱望）一忽兒完全佔領了她。女兒女婿的聲音笑貌，雖只十天還不到，似已隔絕了不知幾多年。現在這字條，將訴說他們的一切，解答她的種種疑問，使她與他們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個的世界。

字條拿出來了，是撕破了的，一個聯珠牌捲煙匣子，印有好幾個指印，又有一處焦痕，反面寫着八

分漆草的一行鉛筆字。

阿弟凝着細眼，湊近煤油燈念這字條。「『兒等今死，無所恨，請勿念。』」這個話纔叫怪。沒了性命，倒說沒有什麼恨。「懇求善視大男、大男、即兒等也。」他們的惡意，沒有別的，求你好好看養着大男；說大男就是他們，大男好，就如他們沒有死。只這「無所恨」真是怪，真是怪！他想起那弟兄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傳聞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那種英雄氣概。既無所恨，為什麼要索索地抖，淚水直淌呢？若不是他的甥女婿婿，簡直要看不起了。

「拿來我看，」老婦人伸手攫取那字條，定睛直望，像嗜書者想把書完全吞下去那樣地專凝。但她並不識字。

室內十分靜寂；小孩的鼾聲微細到幾乎無聞。

雖然不識字，她看明白這字條了。豈但看明白，並且參透了裏邊的意義，懂得了向來不懂的女兒女婿的心思。就彷彿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覺充實了好些。睜眼四看，熟習的一些器物同平時一樣，靜處在燈光裏。側耳聽外面，沒有別的，有遠處送來的唱戲聲，和着圓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樓上去睡吧。」她立起來走向樓梯，嘴脣帖着孩子的頭頂，字條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放着母性的熱光，脚步比先前輕快。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了。

「哇~~~~~」孩子給顛醒了，並不張眼，皺着小眉心直叫：「媽媽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作畢。

· 選自未厭集 ·

抗爭

一

清早起來改了二三十本學生作文薄的郭先生，擱下筆抬起眼來，只覺烏鴉似的一團團的東西在前面亂晃。閉了眼，用手指按了按眼皮，一會兒，再張開來，烏鴉似的一團團的東西沒有了，便翻開剛才送來的當天的地方報。一陣青煙從後屋浮進來，煙火氣刺入鼻腔，幾乎欲打嚏，同時聽得塌塌塌劈劈木柴的聲音。

「唉，該死！」他把報紙一丟，激怒地說。

「什麼事？」妻在裏面擔心地問，聲音是故意地柔順。

「還有什麼！他們要把我們餓死呢！」

「怎麼了？」

「報上講，今年的欠薪說不定發不發；明年不是打對折，就是學校關門！」

這真是太凶惡的一個消息，妻不自主地離開竈門來到前面，睜着眼看定丈夫的沈鬱的面孔，一時也說不出什麼。心頭是沸水一般，幾日來時刻翻騰的一些想頭又涌上來了：到年底只差一個多月了，有的是這家那家的帳；母親那裏，姑太太那裏，都得去一副年盤；棉襖太不像樣了，至少添一件新布

衫！——這些且不講，最要緊的是眼前只騰兩塊光洋幾十個銅子了！明年打對折！要不然就是學校關門！——她想到這裏，乘之早上起來還沒有喫東西，便覺一陣頭暈，把舊有的肝陽病引起來了。於是醉人似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乾瘦的顴頰泛着淡紅色，用凍紅的手支着。

「能同他們商量商量麼？」她想來想去只有這一絲的希望。

「商量！也不知商量過幾多回了，他們總是一句話：沒有辦法！同他們商量，還不如同牆頭去商量！」

「教人家當教員教書，總不該讓人家沒飯喫餓死的。」她想這樣的理由就儘足以折服他們。

「誰管你有沒有飯喫！誰管你餓不餓死！你不願意當，他們會說本來不曾一定要你當！」

「那末，怎樣呢？」她悵然了，感得前途是無邊的空虛。

「我們當然要尋生路呀。」他挺一挺胸說，臉上微露高傲的笑意。

「你講。」她用探試的口氣說。

「生路不是沒有，就在不再同他們商量。是軟弱的東西才商量！是沒用的東西才商量！商量由你，不睬你由他們，還不是喫一輩子的虧？現在作夢作醒了，沒有什麼商量！」

「那末怎樣？」她完全茫然。

「他們幹的那些誰不曉得？為什麼軍費就有錢墊付？為什麼局長就有錢造洋式房子？為什麼委

員們就有錢喫花酒，打馬將？——你明白了麼？總之一句話，實際上這地方大可以不欠薪，不打折扣；所以弄到這般地步，都是他們的荒唐。還商量什麼？只有教員一齊聯合起來，去向他們算帳！」

她想像不清楚這個辦法就是一條生路，彷彿覺得這裏頭總有點不妥當，直望着他問：「誰這樣想起的？」

「就是，我這樣想起的。」他堅定地承認。

「將就些，不要出什麼主張吧！」她相信這樣不但不是一條生路，而且會弄掉現在的位置，雖然是個欠薪又將要打折扣的位置，究竟比無薪可欠無折可打好一點，所以用母親諄囑兒子似的調子說。

「為什麼？」他準對她的眸子看，似乎要看透她的心。

「聽我說的為是；我不相信這樣會有好處。」她把底裏的意思掩藏着。

「怎樣沒有好處？算盤是死的；教育費該有多少，歷年用了多少，到現在該不該欠薪折扣，他們能偷撥一粒算盤珠麼？」

「為什麼向來沒有人同他們算過？」

「因為怕。謀到一個位置不容易，怕把牠失掉了。」

「你倒不怕麼？」

「我原說要許多人聯合起來；單單一個人出來同他們對抗，自然喫他們的虧。你要知道，聯合起來是我們的法寶！」

「他們不睬你們的法寶呢？」

「那末我們全體辭職！」他激昂地說，似乎她就是他要對抗的人。

這一句正回印到她藏在心底裏的愛慮，她想今後的命運，總得上這條路吧！倏地轉念，又想到僅勝的兩塊光洋幾十個銅子，一縷心酸，幾滴淚珠捨着掉下來了；頭腦裏更見得昏昏，她閉了閉眼，嚙了口唾沫悽然說，「總之我不贊成你這樣做。」

「你懂得什麼！」他瞪着眼，有點發怒。

「我不懂麼！凡事謹慎小心為妙。」

「還要多說！有我在這裏就是了。你看什麼時候了，煮的粥呢？」他簡直大聲呵斥了，對於她的絮聒鄙夷得像一滴污泥，又細微，又討厭。

她傷心極了，眼淚續續下滴，怨恨他全不了解她的衷腸，明明為着他，卻得到這樣的酬報；從這看來，就是萬一境況好一點，又有什麼意思。可是一想到他就要上學校去，便站起來陰影似地移向後屋去。

他用餘怒未消的目光望着她蓬鬆髮髻青灰破網襖的背影，幾年來她種種的苦辛立刻涌現於

腦際，禁不住閉着眼，皺緊眉頭，「唉！」

二

教職員聯合會是去年就成立的。所有的成績是一份油印的章程，宗旨項下當然是「研究教育，聯絡感情」一些話；一本開成立大會時的簽名簿，龍蛇飛舞的墨筆字同蠅頭小楷的鉛筆字都有一本記事錄，記着那天票選出來的職員的名字。

郭先生是會裏的幹事員。他跑去對會長說，眼前的事情與全體教職員有切身的關係，須得召集臨時全體大會，妥籌對付方法。那會長最怕的是開會，跋進會場就要打瞌睡，可是這一次卻捨着鬚鬚連連點頭說，「不錯，不錯，非開臨時全體大會不可。」

發出的通告句句打入教職員們的心坎：「為自己的利益，為教育的前途，必須大家團結，取一致的步調。所以召集這個臨時全體大會。會場在市立第三小學。」

第三小學在關帝廟內。大殿東側有一個廳，作為教室；殿庭就是運動場。殿庭裏本來有兩棵杏樹，著花時就像兩大個錦繡球；因為樹幹常常撞着學生的額角，致漲起胡桃大的肉塊，使都被齊根截去了。這一天是星期日，朝陽照在殿頂的瓦楞上，夜來的霜漸漸融化，浮起一層淡淡的煙，庭中還陰黯，有幾隻蜷縮的麻雀停在地上。這時候，已經有到會的人向殿東側探頭窺望了。

「今天開這個臨時會員大會，諸位都已知道，是為經費的事情。」會長先生雖然極願意開這個

會，卻並不能增進他發言時的輕鬆暢快，說了一句，還得照例嚥一口唾沫；在他前面坐着七八十位同學學生的坐椅太低了，使他們大都偻着背心，用手托着下頷，臂彎支在膝上。從玻璃窗射進來的斜方柱形的陽光，歷亂地印在他們的頭上，腿上，大家感得溫溫地有點春意了。

會長先生說完了開會的意思，一手在鬣鬚尖似捻着，非捻着地等待大家開口。可是大家回他一個沈默，只聽得些零落的咳嗽聲。

「諸位以為應該怎樣？」會長先生略微有點窘，尷尬着臉兒從左邊相到右邊，又從右邊相到左邊，要相出一個能夠提出意見的。

果然，一個頭髮已經花白，但還沒留鬚的瘦小的教員勇敢地站起來了。他用沙糙的聲音說，「開會的惹思，剛才會長已經說過了。但是郭先生是這個大會的原動議人，我們也得領教領教他的惹思。」說罷，向兩旁都看了看，然後坐下。

大家正在躊躇怎麼對付會長先生的問語，聽這樣說，覺得這就敢妥當，不由地拍起手掌來。

郭先生坐在最前的一排，抱着滿腔的熱忱，幾乎要握着一個個同業的手說，「為學生，為自己，我們真誠而堅固地團結起來吧！」現在看見會長先生望着自己，不等他開口，就立到教臺前面真摯地說：

「會長先生！諸位先生！我們常教員的往往會墮入一個騙局：這個騙局把我們接得非常之高，結

果卻使我們弄得非常之窘；騙子從中得了好處去，還要在旁邊暗暗地好笑。這是什麼？就是說教育是神聖的事業咯，教員清高，不同凡俗咯，那一套。這些話的骨子裏，簡直就是說幹教育事業的無妨不喫飯；你如要計較喫飯的問題，生活的問題，那就是污了神聖，失了清高！是一種事業，是幹一種事業的人，那一項不清高？那一個不該看自己的事業是神聖？然而這只該自己想，自己信守，決不能讓人家拿來當餌，自己卻作吞餌的魚！諸位，我們今後的道路，第一要看破這是一個騙局！

大家等不及他說完篇，熱烈地拍手了。

「既然看破這一個騙局，當然會明白為自身的利益而說話並不是不神聖，不清高。——如其我們教出學生來，一點不像人，一點沒有用處，那才是我們下賤，我們卑鄙。但是我們也同其他的人一樣，生來就有生存的權利。為什麼我們該特別犧牲？為什麼我們的薪水該打折扣，維持不了生活？這有理由麼？這有理由麼？何況實際上並不至於如此，而烏煙瘴氣的人物和事勢竟然弄到如此！」

一陣的拍手聲更其沈著了，一聲聲都代表各人涌到了喉際的一語「痛快！」

郭先生頓了一頓，用感激的眼光望一個個對着自己的臉，繼續說，「我們現在出來說話，也不是要壓倒了誰，只是擁護我們固有的權利。豈但我們的權利，也是擁護學生們固有的權利。不聽見明年或者要停辦學校麼？從我們信仰教育的人看來，停辦學校就是殺害學生的生命！」

「我們出來說話，應該堅強我們的力量。融合各人的意思，結成個團體的意識，這是堅強不過的。」

如其各自分散，你就是滿腔悵悵，也終於滿腔悵悵而已。惟有團體的意識，到底必能貫徹，得以化各人的悵悵為全體的歡暢。教職員聯合會，不是我們的團體麼？兄弟要召集今天的會，就希望諸位各表意見，結成個團體的意識，來應付我們眼前生活上事業上的問題！」

郭先生在掌聲中歸了座。一堂的空氣早已緊張起來了；這究竟是大家切身的問題，不像討論教授法那樣地無聊。啞呢的語聲起於四處，調子是沈鬱的，迫切的。會長先生又左邊右邊來回地相着，雖然不覺得疲倦，卻張大口腔打了個呵欠。

「我的意思，」剛才發言的那個花白頭髮的教員站起來說，「我們推舉四個代表去見局長，無論如何，請他儘年內把欠薪發清了；明年的方針，也請他好好地定一定，折扣回關門都不是辦法！」他說得頗憤憤，坐下去時還鼓起發紅的兩頰。

「四個不夠吧？我的意思是六個。」這聲音發於後排，並不見有人站起來。

「不要單講薪水的話，」一個高高的人挺立起來急促地說，「應該同他們算帳！為什麼要欠薪了，為什麼要打折扣了，教他們算給我們看，我們也同他們算一算！」

「好，算帳！」本來是含意未伸，現在有人說穿了，好些人就一齊喊出來。

「他們回說不用算，年年的預算決算都登報的，我們又怎樣呢？」說這話的帶着冷峻的口調，顯出他比別人來得精細。

「預算決算，誰相信！」好些人呵斥說。

「不相信，有什麼憑據去駁他們？」那個人冷然回問。

一堂爽然了，大家覺得手頭的確沒有現成的憑據。有些人連帶想起全縣的教育費不知究竟是多少，彷彿就想問一問；又覺這有點不好意思，只得暫且悶在肚裏。

「要什麼憑據！」高高的人又倏地站起來了。「誰不曉得他們從中弄的玄虛什麼預算決算，相信他們的鬼畫符！」

大多數人聽說，又覺自己並不空虛，也就無所用其爽然；於是場中復呈闐然的氣象。

郭先生開口了。「帳不是不能算；我們要把本縣的教育引上光明的大路，這一著尤其必要。但算帳必須有靠得住的材料，就是所謂憑據。從今天起，我們不妨做準備的工夫，完密地搜集材料。到材料充足時，然後正式提出去。現在可先依剛才這位的話，推出代表去見局長，傳達我們的必欲達到的期望：一，儘年內把欠薪發清；二，好好地確定明年的方針。是教育，是全縣孩子們的教育，馬馬虎虎不當一回事是不成的！」

「那末，到底推幾個代表呢？」會長先生盡他主席的責任。

「我主張六個。」發於後排的聲音又來了，算是維持他的初意。

「兩個儘夠了。這幾句話要用許多人扛了去麼？」

「哈，哈，哈！」

「諸位注意，推出代表去見局長這一個提案還沒有人附議呢。」這當然又是個冷靜的頭腦。

「哈，哈，哈！」

「我附議！」好些人闐然喊出來，同時歷亂地舉起手臂，像江上的船橈。

討論人數的結果，多數贊成兩個。推舉出來的一個是那說話很急促的高高的人，大家覺得他最激烈，激烈就好；一個是會長先生，其意無非會長是全會的代表，會長去了，差不多全體都去。

「我們的後盾是什麼？」那「冷靜的頭腦」乘人不提防，徐徐站起來說，閉了閉眼。「換一句說，我們說是必欲達到的期望，他們卻回我們個不睬，我們又怎麼辦？」

這話語把大家鬆弛了的心情又拉緊了。

「我們一致罷教！」

大家沒有注意這是誰說的，只覺這辦法真是個堅強的後盾，一齊來不及地拍着手心。

「限他們一星期！一星期沒有好好的答復，一致罷教！」大家混在掌聲中呼喊。

郭先生心裏很感動，起來帶着微抖的聲音說：

「今天我們有個團體的意識了！我們要用所有的力量來貫徹牠，決不讓牠漸漸消散，終於沒有。這是我們生活上事業上的生死關鍵，不是輕微的事。我們一定要貫徹這個團體的意識！」

「大家一致！一星期！沒有答復，全體罷教呀！」

這呼號是報答郭先生的。

於是會長先生宣告散會。全體的教職員闌地站起來；桌椅被推動，一陣亂響。大家的臉給陽光晒得紅紅的；心裏尤覺活躍，彷彿前途懸掛着很好的希望。有幾個人竟至於想自己差不多是「革命黨」了。

三

「諸位先生的意思，兄弟沒有不尊重的。」局長答復兩位代表說，照例是又尊嚴又謙和的臉，眼光時時從眼鏡邊上溜出來。「從前兄弟也當過教員，教員的況味那有不曉得。再說到教育，教育不好好兒辦，中國還有希望麼？所以，諸位先生的意思，爽直說，就是兄弟的意思。」

那位高高的代表聽說，不由得坐來更偏一點，彷彿嫌自己的身軀太高了，只想教背心儘量地擊擊。再發表些意見吧？這似乎可以不必；因為局長的意思就是教職員們的意思，那末「咱們一夥兒」了。會長先生是本來不預備擋頭陣的，現在看先鋒尚且不多開口，落得托着下巴靜聽。

「不過，」局長輕歎一聲，意思是重要的話來了。「當局的也有當局的難處。能夠想法的地方，決不會不去想的。然而想盡了還是沒有辦法，這就不能一味地責備當局的了。是不是呢？是不是呢？」

兩位代表不自主地都點頭了。

「不過，」局長再來一個轉筆，「兄弟是當過教員的，對於教育又有極端的信念，現在還得從千
困萬難中去尋一個好辦法；待有成功，當趕快報告諸位先生。」

「限你一星期！」那位高高的代表彷彿想這樣說，但立刻覺得這樣說太不文雅了，便換個腔調
說，「希望在一星期內聽到局長成功的消息。」

「如其有成功的話，」局長笑了，這笑裏藏着好許多的恩惠，「今天就今天，明天就明天，何必一
星期。」

再有什麼話說呢？兩位代表就辭別了出來。

這地方教職員們叢集的所在是茶館，接洽一切在這裏，商量什麼在這裏，休憩，打瞌睡在這裏，說
笑話，約打馬將的賭伴在這裏；假如把教職員聯合會的會所定在茶館，那就不至於成立會之後只開
一次會了。

兩位代表去見局長以後兩三天，茶館裏就有人同教職員們談論起這件事情來了。這些人無非
是教育委員公正士紳之類，平時本來混在一塊的，彼此有什麼話不談呢？

「你們去見了局長了？」

「是的，我們推代表去見了局長了。這是我們全體的問題，教育前途的大關鍵，不得不嚴重地提
出。而且，我們要他在一個星期內有個解決。」

「局長怎麼說？」

「他說總得從千困難中尋出一個辦法。」

「萬一個星期過了，還是沒有解決呢？」

「那是早經決定的了；我們作堅決的表示，一致罷教！」

「好，這方法頂好，因為牠澈底。——不過……」

「不過什麼？」

「你們須得像工人罷工一樣組織起糾察隊來，有誰私下裏上課的就打，有誰敢接受教育局的新聘任的也打；這才顯出你們的力量，最後的勝利一定歸入你們手裏。」

「這是難辦到的。糾察這字面何等難聽；而且，怎麼能動手就打呢？」

「難辦到麼？那末，你們的最後勝利還在不可知之中呢。哈哈！」

「未必吧。」

「不要太樂觀了。還是趁早去組織糾察隊的好。哈哈！」

教職員們雖然說「未必吧」，心裏卻不免有點兒動搖。自己的情況當然知道得最清楚的：四塊錢用一個本校畢業生，教他代了課，自己再去什麼局什麼處弄兼差，領乾脩；或者八塊錢僱一名師範畢業生，把一班的「國」「算」「手」「體」等等完全包給他，再也不用費心。外邊空着一隻手，想

當「八塊錢的」「四塊錢的」的人正不知有多少。欠薪，打折扣，都不是他們的問題；他們只要有飯碗，那怕是破的。如其一致罷教，不剛好給他們一個頂好的機會麼？於是，抗爭完全失敗，徒然犧牲了自已。這那裏是聰明人幹的事！

同時，好幾種地方報紙也特地為此事作起社評來，都不偏不倚地專為教育着想。舉個例，地方公報這樣說：

近聞教職員聯合會代表謁見教育局長，請於年內發清積欠；明年教費，亦望妥為籌畫。夫小學教員多寒畯之士，八口嗷嗷，亟待薪資以為贍養。當局者誠宜及早設法，全其利權，俾得乃心樂育，無復他顧。

惟風聞教職員方面早有擬議，果所請不遂，即同盟罷教以為挾持；此則斷乎不可者。教育原屬神聖事業，為三樂之一，從事於此者，不可不具犧牲之精神；且其滿足快慰，固非飽餐一頓所可倫比者也。苟以區區欠薪問題而相率罷教，置神聖事業於度外，人其謂之何？竊為吾縣小學教育界不取也。

這尤其使教職員們煩悶。明明是一個騙局，是一頂很高很高的帽子。但是，記者這樣說了，讀者點頭贊同了，不就是非常普遍的輿論麼？

四天沒有回復，五天沒有回復，直到第七天的晚上，還是沒有回復。明天早上，教職員們都懷着異

樣的心情到學校裏，好似畏怯的旅客臨到艱險的棧道，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簡直無可奈何。

第一小學的先生沒精打采地望着一場亂螞蟻似的學生，吩咐校役說：「你到二校去問一聲，今天上課不上？」

校役跑到第二小學，兩位先生正在躊躇，低低的議論，說壞在當初不曾約定，用一種什麼方法作一致行動的信號。

「先生，你們今天上課麼？」校役毫不顧忌地問。

「今天放學了！」在近旁的學生聽說，就神經過敏地喊起來。

「咄！」一位先生喝止說。「誰胡說！」於是回答一校的校役當然只得說：「我們今天上課。」

「你們怎樣？」另一位先生想起了問。

「我們因為沒定規，所以來問的。」

校役回到一校，報告說二校是上課的。先生想失約不自我始，無論如何可以不負責任，便決意向校役說：「沒有什麼，你依照時刻搖鈴就是。」

三校的先生經過一校，一轉念便跨進門去，想探聽一點消息。但當望見奔馳叫喊的學生們時，彷彿覺得已經明白，再也不用探聽什麼，於是死心塌地跑到關帝廟裏。

高級小學是裝有電話機的了。這一面取下聽筒來問：「怎樣，你們今天？」

「我們從衆。」那一面回答。「剛才派人出去打聽，各校還是照常地開門呢。」

「那個的話大概是作罷的了。」

「大概是作罷的了。哈哈！」

這一天，郭先生起得特別早，踏着滿街的濃霜，歷訪十來個學校。有幾位的先生還沒有到；遇見的幾位先生都呈冷冷的面孔，說只怕有人乘機討好，獨個兒上課。

「不用問別人，只消問自己是上星期一致通過了的決議案，到底要不要實行呢？」郭先生的感情頗激動了。

答話卻仍是軟棉棉的。「實行固然頂好，有利益的事體，誰不願意幹。但是，我們的力量薄弱呢。會不會像喫了砒霜藥老虎，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郭先生心還沒有死，一口氣跑到會長那裏，把遇見的情形憤憤地說了，末了說，「無論如何，得立刻召集臨時全體大會。」

「你想大家高興到會麼？」會長先生帶着冷笑說。一會兒面孔轉成莊嚴了，「你要召集，你去發通告！」

郭先生碰了一鼻頭的灰，心裏是說不出地感慨。已經望見了的前途的光明，原來只是一撮虛幻的火鏡；現在消散了，依然是漫空的漆黑！

到了學校，竟想向學生們宣告，今天不教課了。「但是，獨個兒表示，誰覺着你的厲害呢？沒有意義的事情，做牠也是傻。」

當他捧着一疊算草簿進教室上第一課時，看見一個個凍紅的小臉上一對對的眼光射準自己，不禁詛咒似地想，「討厭的東西！」

但是，一縷的內愧立刻直透心頭，便垂下眼皮默禱，「請你們寬恕，這是我待你們不好的僅有的一次！」

四

學期終了，一切事情都安然過去，雖然教職員們所希望的完全沒有消息。

但是，郭先生已經接到免職的通知了，為的什麼，並沒有敘明白。他自己總該知道吧。

於是，有不少的心在私下裏慶幸，沒有真個做出來，到底佔便宜；不然，把本來破了的再摔一下，那就粉碎了。

這是這學期末了的一課。郭先生給孩子們溫理教完了的課本，也完畢了；淒然的感觉漸漸上涌，終於激動地說，「告訴你們一句話，你們料不到的一句話，下學期我不是你們的先生了！為什麼呢？你們一定要這樣問。唉，你們只曉得在學校裏玩，在家裏玩，抽出時間來做一點功課。你們那裏懂得世間各色各樣的事情。如果曲曲折折地告訴你們，徒然教你們心裏糊塗，還不如不說的好。總之，下學期我

不是你們的先生了！但決不是我心願離開你們！」

「下學期誰來教我們了呢？」冬日的下午，教室裏已漫着昏暗，在那最暗的屋角裏一個孩子悄然問。

「自然是一位新先生，我不知道是誰，所以不能告訴你們。」

「我們跟着你先生去，你還是教我們，好不好？」另一個孩子含着離愁的眼光說。

「那不好；並且，我暫時也不作先生呢。」郭先生嘴裏這樣說，心裏是莫名地難過。自念入世以來，願意貽與自己的心力的就是這班孩子，相與得最坦白沒有一點隔閡的也就是這班孩子，現在卻被迫地離開他們了！

「作先生的沒有不愛學生的。你們的新先生一定會歡喜你們，保護你們，同我一模一樣。你們準備一顆很好很好的心歡迎新先生罷！」郭先生又想到孩子們的前途，這樣懇摯地說。

教室裏十分寂靜，好似所有的脈搏同氣息都凝止了。一對對的眼光集注在郭先生的身上，彷彿嫌平日還沒有看得仔細，看得足夠。

「新先生雖好，你不要去不更好麼？」這一句帶着真誠地埋怨的口氣，破了一堂的沈寂。

「這沒有法子！」郭先生的聲音帶頭而且有點沙啞了。「現在我們要散學了，給你們說，這人教那人教都不成問題，最要緊的是你們自己努力，自己要好！我希望明年你們進步更多，大家成個更好。」

的學生！」他不能再多說，連忙點頭招呼，因為滾出來的淚珠快要給學生們看見了。

學生懶惰地散出去，好似腿上繫着鉛條。郭先生在一箇箇的背影上都着力看認，就把逐個的性
格，癖好，學力等等重又溫理一過。

末了是寂然，死樣地寂然。

「完了！」郭先生覺得現在真成兩手空空了，沒有憑藉，沒有歸宿，什麼都沒有！他頹然走下教臺，不自主地回頭去看。「呵，我的舞臺，幾年來在這裏演嘔心瀝血的戲，現在被攆下來了！」轉頭來看見呆板的幾排空桌椅。「呵，看慣了的紅潤的黃瘦的乾淨的醜惡的面孔，再沒有稿分在這裏一齊看見了！」牆上一列畫幅，是今年秋間帶着學生到野地游散，誘導他們自由寫生的成績。「這種樂趣，怕夢裏也不會再得的了！」

他理清自己的書物，帶着一溜烟跑出了校門。西風吹得很緊，行人都呈蕭瑟之態。暮色已十分下沈，似乎把他的心也壓得非常沈重，兩腳機械般移動，心裏只是迷惘地想：

「回去，回去，怎麼呢？還不是看她的流淚的臉！還不是聽她的怨恨的話！不應該不聽她咯，到底誰的話對咯，總是這幾句。倒楣的事實自會證實她的話，那有什麼法子！她還要說，衣服沒有幾件好當咯，只賺幾個銅元幾個銅元咯，真討厭！不曉得人為什麼一定要喫飯！」

心思像一縷游絲般漾了開去，「假若沒有她也就沒有家，豈不自由自在。」肩擔行李頭戴櫻笠

悠然來往的行跡留的印象浮現於他的腦際。但立刻感覺自己太自私了。「她怎能不怨呢？她嫁了過來，簡直是嫁給了愁苦；一切的辛勞，一切的焦急，都有她的分，獨沒有片刻的安適。難道還不讓她暢快地怨幾句麼！」

「還是這班同業實在豈有此理！」憤恨便轉了個方向。「他們沒有識見，沒有膽量，只曉得飯碗！飯碗！飯碗！就是他們的終生唯一的目的！飯碗也得弄得牢固一點，穩妥一點呀，但他們不想！飯碗以外，還得好好地做事業呀，但他們更不想！說什麼教育，教育一切的希望都繫於教育，把教育託給這班東西，比築屋在沙灘上，還要靠不住！」他連平日的根本信念也動搖了，深覺當初以為唯這一條路是值得走的，其實只是浮泛的認識；這一條路的荆棘充塞，並不亞於其他的路。於是不但兩手空空，心頭也空空了。空空的心感到的一種况味，說是悲哀並不像，說是痛苦也未為確切。總之，只望立刻消毀了這個人才好，但怎能得便消毀了呢？」

「鈴！鈴！」是鐵鋪裏發出來的聲音。郭先生不經意地看過去，在墨黑的小工場裏，三個鐵匠臉上身上耀着鮮紅的光；鐵椎急速地起落，有力而自然；爐子裏的火燄一瓣瓣地掀動，像一羣風翻的大蓮花；這幅動人的活的圖畫，似乎是向來不曾見過的。

「呵，他們是神聖！要買釘的，要買錘的，自然跑來求他們；而他們絕不求人家。他們只須運用自己的精力，製成有用的東西，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怎麼能跟得上他們呢，」他收了欣羨的眼光，回向內面想，只覺異樣地悵惘，僅有的是個空空的心，配跟誰！

不知又走了多少步，身體突地給別人一撞，才轉過頭去。在電燈桿上貼一張告白，兩三個人湊着燈光在那裏看，也不知電燈什麼時候亮了的。看那告白文字，說的是新聞織襪廠，招收勤謹女工，工資從優的話。

他心頭一動，不禁凝想「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作畢。

遺腹子

「也得換一換口味，譬如鹹的東西喫膩了，就該來一點甜的。」文卿先生這樣回答他的夫人，因為夫人說他不該把女兒看輕，認她們的到臨彷彿故意來搗亂的；她說女同男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是子息，一樣地可愛。「你想，頭一個哇的一聲叫出來，說道是女，自然喜歡，她詠和我們兩個的血肉，她是我們兩個親手鑄成的寶貝。」

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看他，他這話語使她回憶從前甜蜜的時光。

「第二個哇的一聲，又是女，還沒有什麼，姊妹兩個只差得兩歲，將來把她們打扮得齊齊整整，一對照眼的鮮花，會教人羨慕。而且老年時也正要有一兩個女兒在旁邊，才不至於寂寞；遊花園去了，大小姐扶着您，二小姐扶着我，大冬天來了，大小姐撥着火爐，二小姐斟着好酒，那是舒服極了。」

她又彷彿看見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壽的太太。

「但是，第三個還是女！」文卿先生的語音轉得不大和潤了。「這就有點厭煩了。我們又不是花兒匠，何用弄得這麼花枝招展；就說老年時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這麼許多。誰知道第四個還是個女阿！還是個女！我禁不住對你的身體疑惑了，只會生女，生不出別的東西來！這樣一個一個生下去有什麼意思，總得換一換口味才好。你要知道粵喫米飯也會喫出腳氣病來的。」

「我想這一回要換一換口味了。」她嚥了口唾沫熱情地說，剛纔自為辯解彷彿生一輩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種強制的態度便消散了。「這一回同從前全然兩樣。從前肚皮突起得尖尖地，現在，你看，平平地，像個餛飩頭。從前四回臉色總是很好的，現在却黃得這樣子。外面兩樣，裏面也應該兩樣。」說着，垂下帶笑的眼看衣服遮裹着的鼓起的肚皮。

「這倒不錯，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着她的腹部。「我就去買兩罐陳紹兩隻火腿來，待你生下男的，同你暢快地喫這麼一頓，也讓你樂一樂。」

「真的麼？」她的歡喜卻在陳紹火腿之外。

「自然真的，你想，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文卿先生寵愛地睨着他的夫人一笑。

兩罐陳紹兩隻火腿買來了，就擺在卧房裏，彷彿看作一種壓勝的寶物，又像是定生男兒的預約

券。

親戚鄰人都相信那胎象不同之說，一致主張這一回來的一定是男寶寶；這比較頭二胎生男的要為名貴，分送紅蛋須得雙雙倍。

「不見得會吧。」孕婦謙遜地望着那些祝賀的眼光說。但是心裏却在盤算應該要預備多少紅蛋。

文卿先生走進卧房，看見那彩畫着戲文的紹酒罐，心頭就笑起來了。有時還嫵媚地拍着夫人的

肩說：「你會爭氣，你一定會爭氣。你看，這是你的獎勵品，明年三春，還要同你去遊西湖呢。」

但是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個女。

產婦齊整地哭了兩晝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後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滲出來，在十天裏頭，嬰兒是喫代乳粉果腹的。

文卿先生氣極了，沒處發洩，就把卧房裏的兩蟻陳紹兩隻火腿搬出去，拉來幾個朋友，分作幾頓悶悶地喫掉了。

「只會生女，再也生不出別的東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煩了，非討個小不可。」在平時，文卿先生也曾提起這一層，但只是帶着玩笑說的，從沒有這樣嚴正。

夫人知道他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決心的，自己的不爭氣又實在沒有提出抗議的理由，只得懇求似地說：「討個小，討個小，我不反對你。但是，請你等我再生一個，說不定第六胎會是個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討個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淚。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帶着厭恨的聲氣說：「既然這樣說，等你再生一個就是了。」

嬰兒吸的乳汁漸漸地乾涸了，又得去仰賴那代乳粉。口味的變更使她感得不快，只圓張着小口時時號哭。不幾天，小肥臉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層黃而皺的皮。

這現象表示母親又懷孕了。從前幾回，從沒有碰到同樣的情形，斷了乳的嬰兒都不這樣瘦，那末

這一回真個改變了吧。母親又想，五是個成數，從六開頭換花樣，是很講得通的。後來看看肚皮突起比從前更平了，全沒個頂峯，臉色也比從前更憔悴了，翻轉眼皮來不見一毫的紅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變的兆頭，這一回可真要改變了。於是高興地告訴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但願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看了。

「我再要去買紹酒火腿搬進臥房裏來了。」

但是，從輿論方面考察，前途却並不怎麼樣樂觀。親戚鄰人常着面固然肯定地說：「這一回一定是男寶了。」或者還提出幾個堅強的理由來，然而背時總是「還是一個女，還是一個女。」這樣相互地談論着，而且都別有其他堅強的理由。這些談論零星飄進孕婦的耳朵裏，有時還伴着輕蔑地這麼努一努嘴，彷彿表示「她也配生男的麼！」孕婦於是恐慌起來了，似乎毫沒把握，一分也沒有。想到越來越近的生產期，真比罪人對於行刑時刻還怕。

臨蓐這一天，文卿先生在臥房外探候消息，時時揭起門帘的一角向裏面望。他對於產婦的呻吟，圍護的婦人們的絮語，都已聽得慣熟，一點也不感什麼。他全神傾注的只在哇的一聲之後那非常緊要的一個報告。

產婦突然劇烈地號呼。臥房內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隨後是個神秘的靜默。文卿先生幾乎教呼

吸都停止了，耳朵貼着門帘，靜待命運的宣告。

「哇……」是嬰兒的第一聲，臥房裏又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文卿先生心頭只是突突地跳。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婦用勉強歡喜的聲調說，「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哦。」圍護的婦人們沒精打采地答應。

「阿……」產婦駭叫地哭出來了。

文卿先生彷彿感得什麼東西在口鼻間突地一壓，悶得迷了心竅，只任兩條腿自作主張把他的軀體載到外面去。

臥房裏的紹酒同火腿自然又作解悶之用，文卿先生同幾個朋友慢慢喫掉了。

「現在非討個小不可了。」他絕沒有商量的意思，簡直像下森嚴的命令。

可憐的母親把不很充實的乳房塞進嬰兒的小嘴，同時眼淚滴瀝地掉下來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個吧！」哀懇的眼光在淚膜底下直望着他。

「噯！再生一個，你一輩子生不出別的東西了！只說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紀是不等你的麼？」三十五六的年紀，鬚邊已有幾莖的白髮，牙齒也有四五個搖動了的，說到這一句，心頭便悽然了。

女的聽着，哭得更為厲害了，彷彿正來到海邊的絕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茫。阿，一片茫茫，一點沒有歸宿，這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但是對自己終不曾絕望，還相信自己生得出別的東西來，於是重又

哀求說，「總請你再等一回！就是這麼一回！這回再不見改變，決不阻擋你了。我非惟不願耽誤了你，也不願耽誤我自己呢。」

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皺紋，頭髮落得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末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吧。」

明年，女的又當第七回的孕婦了。她揣度胎象與前不同，相信這一回一定真要改變了，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為熱切。文卿先生又去買了紹酒火腿來，勸勉着，希望着也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為熱切。

他也這樣熱切，她也這樣熱切，猶之升登高山，只有達到目的是合適的；萬一失了足呢，那結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是命運注定的，他們倆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第七個來的還是一個女！

女的除了含着眼淚重又負母親的苦辛的擔子，再沒別的話說。妾討進來了，氣憤不過，特地躲在房裏，不讓她見着太太。但是當妾走進對面的新房裏去時，卻窺到門口側轉了眼睛窺看是一個鄉間的女子，湖色綢的夾衫顯得她皮膚的黝暗，臉兒圓圓的，兩頰很寬，眉眼粗大，跨進了房門，那背影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倒是個多子多孫的！」大太太這麼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惡意，但其間不無寬慰的成分。事情似乎很順利，妾進門六個月就懷孕了。這是個可貴的開端，與大太太母豬似地一來一個迴乎不同，所以頗引起一般輿論，這些輿論都是很可愛的。

「莫看她鄉下姑娘，倒是個有福分的呢。這頭胎十分九是一個男，你想，她的前程還了得！」

「大太太專生女，她偏偏開頭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這樣巧的。」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兒子。」

「這原屬大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來。現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當然會換花樣，當然：

……

文卿先生聽着這些話，對於姨太太加倍地寵愛，買了名貴的安胎丸給她服，不讓她做一點兒勞苦的事；一羣大大小小的女孩兒在跟前亂嚷亂撞，常常把她們罵住，因為她們會使姨娘心煩起來。

當然，大太太是滿腔的不平，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說懷阿六阿七的時候，就是懷阿大的時候不曾見過。但在不平之中，她又懷着第八胎了。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的口吻這樣傳說。

文卿先生料定她懷着的當然又是女，也不再買紹酒火腿作獎勵品了，他只預備姨太太生了兒子之後，開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在眾賓之前佔有那無上的榮耀。

大舉的催生，種種周妥的設備，是大太太第一次臨蓐以前做過的，現在都為姨太太籌措着，其間伴着親戚鄰右一致屬望的熱情，尤其熱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種半醉似的欣快之感。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麼阿，也是個女！同大太太一個樣子。

文卿先生異乎尋常地傷心了，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懷疑，說不定男性的種子絕跡的。那不是更沒希望了麼？已屆中年，後顧尚慮，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灰白色便從鬚邊蔓延到頭頂，而且額頰上也畫着幾條皺紋了。

一天傍晚，他從朋友家裏打罷了鳥將回來，意所不料地，兩三個女孩子喊着迎出來說：「爸爸，媽媽已經生產了。」

「唔。」他冷然答應，心想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真是熱極而流了。

「是個弟弟，哈哈，是個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們的好奇心。

「嗟！」他連忙趕進臥房，望見新生的嬰兒在一個傭婦的手裏，同時「恭喜呀，一個男寶寶，恭喜呀，」一陣地嚷，教他一時不曉怎麼回答。

他靠近嬰兒看，一層細極的軟毛被着頭面，鼻子同閉着的眼睛的部分紅凍凍亮光光的，無異初生的小狗，一會兒「哇」可愛的小口張開來了。他摸着嬰兒的頭頂，回轉身來望牀上的產婦，見她正含着兩眶晶瑩的眼淚在望自己，這眼光異樣鋒利，直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於

是奔到牀邊溫和地說，「你辛苦了！」

產婦不說什麼，眼睛一閉，眼淚被擠出來，淌在乾黃的頰上；一隻手顫顫地伸出來，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緊緊地，為以前所未有的。

太太的尊嚴從此恢復過來，不論什麼人都「她有後福，她有後福，」這樣頌揚着她自己很明白，現在是儘有資格提出要求了。「你要兒子，兒子已有了，還用得到什麼小把她賣了吧！」

「似乎還不清呢。」文卿先生頗有點戀戀。

「什麼叫不清當初不是說為着沒有兒子麼？你這不識羞的！原來並不為着兒子。」接着就對新生的男嬰「你苦命呀！你苦命呀！」哭起來了。

「哭什麼，把她賣了就是。但是，那個孩子呢？」

「我自己這麼多的孩子，總不見得再來管一個別人的了，自然讓她帶了去。」

「或者不方便呢？」

「那末有育嬰堂在。」

文卿先生別無話說，只有照辦。姨太太賣給一個久鏢的小商人，算是續弦。孩子給前巷一家人家抱去，那家夫婦兩個守了十幾年不見一個孩子，這樣也算嘗嘗當父母的滋味。

這男嬰乳名叫阿堅，取的是命格堅固，定能長養的意思。母親的乳汁似乎不十分能增進他的強

健，而且母親也不宜太辛苦了，於是破例地僱用乳媽。換了一個又是一個，直到第四個，是二十二三的精壯的鄉下人，把自己生不到一個月的孩子寄養在別人家，特地跑進城裏來的，才寫了文契確定了。從前阿姊傳妹妹的那些小衣服當然不適用於唯一的弟弟，所以從襁褓到小衫全是新的。

湯餅宴的那一天，賓客實在不少，凡是略曾識面的人都邀請了來。人事真不可預料。這樣的盛會，文卿先生原預備讓姨太太佔那榮耀的女的呢，也不夢想有這回事了。但是，現在都來了個意外。

賓客入席飲酒時，文卿先生抱着新生的兒子出來，吻一吻他的小額，把他舉起來環旋一週說，「見見諸位公公，諸位伯伯。」臉上洋溢着躊躇滿志的笑。

賓客們看那孩子，一身紅繡的衣袴，臉傅薄粉，眉心點着小圓的胭脂，胖胖的，頗覺可愛，齊聲讚說，「好一個孩子！」

有些人便推論這是文卿的祖先及他自身積德之報，中年得子，並不是容易的事。

文卿先生當然謙遜，「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代得過了。哈哈！」有着皺紋的額頰上顯出紅潤的光彩。

「來一杯！大家賀你一杯！」一一的酒杯都高高舉起。

「不敢，不敢，敬各位一杯！」文卿先生一手抱着兒子，一手從一個空座上端起一杯斟滿了的酒，就向喉嚨裏灌。「乾！」

阿堅的發育的順利，不到一週歲，已能懂得別人的意思，逼着他就嘻嘻地笑；時時咿呀發聲，雖不成話，卻有豐富的表情；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扶着，小脚便一起一落，要想跨出去了。父母調弄着他，覺得這生命裏一點也沒有缺憾。女孩們「弟弟，弟弟」地嚷着，環繞着他，彷彿他是宮中的王子。

但是，當初夏的時令，阿堅病了，起初也不見十分兇險，只是腹瀉而已。隨後就不大想喫奶，身體突地消瘦，而且發熱。這當然引起父母無量的驚恐，一個醫生不夠，再請第二個；同時也到星士那裏去花錢，託他禳解。醫生的話殊不得要領，說是消化不良，消化恢復了就會好的。一天天過去，孩子越來越憔悴，靈活的眼珠變為定定的了。在父母的心中，各有個可怕而不敢互相告語的念頭時時閃現，「會這樣吧？」竭力想把牠忘記，但是不一會又明顯地這麼一閃，「會這樣吧？」

果然，在惡神支配的一天，病兒突變了，不啼哭，不轉側，只是喘氣。喘了七八點鐘的工夫，終於絕氣了，眼睛還是張開，僵滯的眼珠瞪視着傷心的父母。

父母怎樣地哀痛和號哭，是很容易想像的。

六七天之後，一個黑暗的晚上，忽然喧傳西城小河裏有個屍身，長袍馬褂，四十多的年紀。文卿先生家裏的男用人聽着，不禁心頭一動，趕忙跑去，看時，屍身已被撈起，橫在沿河的一條石頭上了。「哎！我們老爺……」

這一晚，文卿先生是同幾個朋友在酒店裏，喝了酒的。據這幾個朋友說，喝酒時他並沒什麼異樣，

只說了些「人生如夢，有沒有兒子沒什麼關係」的迂觀話，酒也喝得不多，不過一斤光景；回去時怎樣會落在河裏，實在不大明白。

他的夫人自經這更為慘痛的變故，反似減少了不少的哀傷，時時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我覺察我又懷孕了，胎象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我將一百分地疼愛他，因為他是個遺腹子！」

遺腹子老是不來，但她並不心焦，直到文卿先生三週祭的時候，她依然現出異樣的笑容告訴別人說，「簡直同上回一模一樣，一定是個男。他是我的心肝寶貝，他是個遺腹子！」便按摩自己的並不突起的肚皮。

這時候，頗有些人來為大小姐二小姐說親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作畢。

· 選自未厭集 ·

潘先生在難中

一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襖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沈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的版上標明西來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週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李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常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腳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

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竟還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不能也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的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中間，一動也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站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里！」又有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攬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

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腳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路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纔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躺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只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怒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

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眾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惘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跡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點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路旁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只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色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子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腳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槍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旁斜脫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

為客堂裏都搭起牀舖，可知的確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裏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扶下大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了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個廚房。再一想，氣味聲討厭，好比喫椅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們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有得喫，活活地餓：

……」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淡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酒，一毛錢重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進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裹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道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盼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忘記關上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

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褲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的不舒服，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濕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要緊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裏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為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说。「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

要聞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為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你。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為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的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趕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趕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

（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有着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裏！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思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悶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趕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留下你獨個住在這裏。」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號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裏，」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裏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

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為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頂。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悵，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一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敷熨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達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越愉快的旅行呢。」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鐘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吊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闖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說她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向兩個孩子不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為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闖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裏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恩。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滿，我按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作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裏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其無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說得一聲「先得我心」。使得意地勝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打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為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秘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

但是……」想到這裏，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有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了繩子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

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跋來跋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街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槍子礮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然一驚，以為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也就在喉際嚥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為這樣就對公眾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

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學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噤住了，捨着脣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髭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櫥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捉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懶懶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問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說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才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况且在這樣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捉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回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脣翹起兩筆濃費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生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容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恩。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

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為攻，勢如破竹，直擄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是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到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少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偏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糶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

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里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嘩。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珠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自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衆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綠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 潘自當代小說集 ·

火災

女孩的誕生到今，足有七個月了。她已能極清楚地發出「媽」這聲音，當她感到什麼不滿足的時候，她又能夠獨自坐着，不用扶護或依倚。她能笑得很熱烈，能用小手抓眼前的東西，能注視活動或有色彩的品物。

可是她最難感到被抱的舒適。或是她的母親，她的祖母，或是女傭，或是我，有時抱到手裏，她便輕輕舞動四肢，瑣碎而低微地喊着。我們自以為十分當心了，因她的號哭更換個抱法，但不能夠使收效。我們都以抱她為最難的功課。

關於抱她的故事，不能不想起我友言信君。他到我的鄉間的第二次，先一日從上海寄信來，預告那切盼的再見快達到了。我同他第一次來時一樣，明晚便趕到船埠去等候。嗚嗚的汽笛聲聽見了，小汽船的煙囪望見了，我的心裏只覺有點熱亂。汽船後面拖着一艘「常熟快」，船頭上擠擠地站着十幾個人。有一個穿白衣褲的，舉起了白帽子只是招。這人的面目雖然還認不大清楚，我的手不禁也舉了起來只是招了。

船泊了岸，言信君最先離船，緊緊握着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很冷。他上下層的鬍子長到三四分，臉色乾枯而黧黑，大有蒼老之氣。他的褲子沾了好些的泥，皺紋也不少。

到了家裏，我的妻去豫備茶水，就將女孩給我抱着。言信君深玄的目光注視着她，粗大的手撫摩她柔髮稀疏的頭頂道：「這就是我們的小姑娘，我們的寶貝！」他認識他想望中的小女孩了。

女孩在我的抱持中不大安定，身體時時翻動，似欲脫離而去的樣子；又發出一兩聲急促的嗝聲。言信君便把她接了去，圍轉左臂使她周身貼服地躺在上面，上脣恰枕着她的頭；右手輕輕地拍她的肩膀。他柔蜜地說：「我們抱持她，要使她全身都感到甜美。尤其要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使她的小心靈十分安慰，髮髻包在一個快樂的網裏。我們對她的心如其少傾注一分，她立刻能夠覺察。於是她因求慰而號哭了。」

我起一種奇異的想念：言信君這麼說話，這麼側着頭將自己的面孔緊貼女孩的面孔，都含着女性的美，假若單看他這樣一個人，很難信他會有那樣的舉措。

女孩果真很安靜了。言信君目光低垂，注視她微倦的雙眼。他只是不語，在室中踱着，發出寂寞的足音。

女孩在樓上跟她母親睡了。醒來索乳，不免有些嗚嗚的聲音。言信君端着燈火，側首枕在桌上，說：「我們的小姑娘睡醒了。」

我說：「你也睡罷，行路勞頓，須得早點休息。」

「這算什麼勞頓！我現在不想休息。」他說着，堅起頭來，兩手按住散亂的頭髮。停了一會，他又說，「我現在很興奮，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全在這興奮之中。不僅是我，我們那裏的人差不多全是這樣。因為要求興奮，所以歡迎激烈。譬如將飲食來比，我們不想喫飯喫麵喝甜湯，卻歡迎辣椒，臭蒜，燒酒和鴉片。陳舊了的，力量漸漸薄弱，難以引起強度的興奮，故而我們更願意不絕地感受新的激烈。你要了解我們，須首先明白這一點。」

「哦！」我細細玩味他所說的，覺得出乎意料。隨着又說，「你們那裏的人全是這樣麼？」

「怎麼不是！我們那裏是土匪的產地。人家以為土匪的唯一的欲望是錢財，是糧食。誰知那些只能居於副貳的地位，主要的還在獵取一種劇烈的激烈。他們肩着鎗在路上走，看見農人在田裏種麥，忽然高興，便一鎗把農人打死。他們走過一個寨集，忽然高興，便放起火來。他們不一定要劫財物，奪衣服，這麼做了，揚長自去，因為他們已滿足了受激刺的欲望了。」

我聽了只覺詫異，這似乎神話裏的事實，竟會發現在言信君的家鄉！這種情景不可設想，杳渺而浮散，凝結不成一個想像；正如許多未曾經歷的事實，團結不成一個夢。

「農民呢，也覺得種田的事太平淡了，當着鋤頭便有點懶倦。他們很高興守寨，因為達到守寨，總是與土匪對敵，於是他們可以放鎗了。即如我的弟弟，此刻定在家裏擦鎗管呢。」

「你回去之後怎樣？」

「我也歡喜放鎗，不為別的，只為放鎗能引起強度的興奮。我告訴你，生活在興奮之中的人實在與瘋子無異。前年我住在省城裏，就得了這個綽號。在我的家鄉裏，共認為瘋子的與老人孺子一樣地衆多。我的姑母就是個瘋子。還有我的一個同學，他眼看父母弟妻被土匪殺了，自己肩上受了三刀卻沒有死；從醫院裏醫好了刀創出來，早已成為一個瘋子。就是我，省城裏人贈以瘋子的綽號，也非常確當。我可以作一個譬喻：一個人受了猛烈的火烙，在身體上留下個可怕的斑痕；以後只消撫摩到或者看到這個斑痕，當時一切被烙的慘狀就完全涌現於心目中。這怎能叫人不要成為瘋子！怎能叫人不要只求在興奮之中生活！」

「何以轉受到這樣呢？」我聽得有點呆了，心裏這麼想，嘴裏便說了出來。

「這真如一場大火災，人的心就是引火的材料！起火之期遠在不知多少年前，現在蔓延得周遍了，什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幼的心裏都燃燒起來了！」言信君的右臂平舉，手掌徐徐移過，表示周圍的意思。他的眼睛放出可怕的光，語音悽情，含有神秘的意味。我髻髻坐在一位古怪的豫言家的面前，當此夜深人靜，頗有點慄然的感覺。

我忽想起這意思，便說：「這樣的大火災，很值得教人家知道。外間知道的很少呢——就是我，怎知道你那裏有這麼猛烈的人心的大火災。你把牠寫出來罷，便是一煙一燄，都有相當的價值。」

言信君合掌，手指交互，雙目下視，似乎祈禱的樣子，說：「火災，火災，是我回去之後唯一的工作了！」

外間人不管，我總逐篇寄給你看。」他因我幾句話的新刺激，引起了強度的興奮了。

言信君住了兩天，他要走了，他渴念他的母親以及家鄉的一切。這早晨下着急雨，我們留他待雨止了再走。他說：「雨的河上也新鮮，不如走罷。我們再見很容易，說不定下半年就來。現在我們分別罷。」他辭了我的一家人，悄然便走，一手插在褲袋裏，一手拿着白帽子。我沒什麼可說，跟在背後送他。

這一天沒有開出的小汽船，他只能乘航船走。我們到航船埠，衣裳給雨沾溼了，——很奇怪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不曾想起帶雨繖這回事。他催我馬上回去，一塵鑽入那低矮而黑暗的艙裏。我從篷側方孔中望進去，約略看見白衣服的背形在那裏移動，知他正在選定坐位。舟子的篙舉起了，在岸旁一點，船便離了岸。我向那一方白衣服的背形說：「再會！」可是被雨聲蓋住了，一點沒有影響。搖不到三十十橋，那船已穿過橋洞，又轉彎去了，橋洞外一白迷濛，再不見別的，我於是冒着雨踱回去。

六七天後，他的信來了，是從開封發的；因為民匪相持，道路阻梗，他只能滯留在開封。信裏說：「我畢竟不能回家。我不明白自己的心象，天天在麻醉之中。」又說：「道路傳言，家鄉附近的縣城被燒後，在一道街中拖出死屍二千餘條。『票子』拉走二千餘，少數得歸，大半死卻。」

言信君的豫言現在應驗了，由人心的火災引來了一場真實的大火災。像我生長在江南的人，聽到這等消息只有驚怕。望着來信，似乎正在那裏噴煙吐燄，也不大敢重行細看。

以後他繼續來信。在途中當然不能有桌子，有硯臺，只用鉛筆糝糊地寫着，我仔細辨認才能讀下，有幾個字終於搗詳不出。因此，知道他與兩個人結伴同行。他們全不曉得前途的情形，田間沒有一個農夫，寨都閉着門，不能進去，有時看見大隊馬步在遠處衝過，便是土匪。忽然背後的寨裏放起礮來了，前面不知什麼地方也發出連續的鎗聲。他們只得坐在坑中，聽一夜的鎗礮聲；髻髻守歲，明天再走，只遇見了一個帶着兩個小孩子的女乞丐，她將要逃進附近的寨中去。他們繞着村外的高梁田走，礮聲隆隆地響着，彼此的面都發白了。言信君說他時時想着不該回家，但是他實在要回家了。

走到離家十數里地的時候，遇見許多隊伍從前面來，說向西一步也不能走了。他們也看見山上有許多肩鎗的人散處着。但是他們不管，用小衫蒙着頭，運動着兩腿只向前奔……萬幸竟到家了！

百里之中只有他們一個寨尚在守着。寨內的人滿滿的，幾乎連走步的地方都沒有，大家防着敵人的來攻。

言信君說他的父親很強健，同他一樣，過那歡迎激刺的生活，整天整夜在寨上，同人興奮地談話。他的弟弟天天擦鎗，他的母親和小孩子都好，都有勁地講着寨上防禦的事。獨有他的夫人不受外象的搖動，很冷靜地整理她的家務。

他遇見的人都將他們所經歷的悲哀的故事告訴他，——隨着人家的習慣，用這悲哀兩字，實在那些故事不是這兩字所能形容了。但是他沒心去聽。

他那裏好久不雨，秋禾快壞，天天刮着黃灰。活着的人都起了迷信，傳謠開來。不知由何而來的金鐘罩，說不怕洋鎗，洋鎗的子彈不能進肉。於是那裏的人十之八九都吞起朱砂符來。言信君說，這火災方興未艾，或者就有個史痛快的燃燒在後頭。

我從多封信中知道了這些可怕的事實；但懸懸的心總算得了個着落，言信君已到家裏了。這想他當在開始他的工作，將那大火災的一煙一燄保留下來。我天天盼望總題為火災的文篇從郵差的手中送到。

火災只是不來，連信也沒有。從報紙上打聽消息，常看見言信君那裏匪亂熾盛的記載。這不免引起我的疑懼；又時時自為駁斥，疑既無謂，懼復何必。郵差每天走進門，有幾天並且要來兩三回，但總是送到別人的信，不是言信君的。

差不多兩個月後，出乎意料之外，竟收到一封言信君的信。這信在路上着了潮，框練的紅色滲了開來，而且轉為淡淡的歪斜而乾枯的字跡，不待細認下首寄書人的姓名，我已知道是誰寫的了。

他信中說患了一場惡性的瘧疾。病劇的時候，神志昏迷不醒，全不曉得。病勢略退，便念着我和我家。但是苦不成像。他只想到我家客室那個小門內外，想出門外，又想入門裏，他的昏亂的腦袋中這樣反三復四地變轉着。至於我，我的母親，我的妻，我的大兒和女孩，以及我家的女傭，諸人的面孔和情

緒，他一點不能想到。

他又說他的病仍然不好，形神已損害得不堪了。大概也不能出外作事。

他又說最近土匪只在夜間攻擊了一回。守寨的人也老練得很。未經收藏的麥子落在地上，此刻下了雨，遍地都是麥苗。至於田裏，早先因乾旱不能種，到今時節已過，雨又連綿不止。來年的麥收，已在失望之中。

他末後說他再不想寫什麼了，這一場病使他一點心思也沒有。

我悵然沈思：這於他是何等的轉變！前此他生活在興奮之中，今後將生活在那裏火災的不遠出世，又豈僅是我的失望！

妻抱着女孩走近我，急切地說，「言信君怎麼了？」她隨手接了信去自看。

大兒聽着他的母親說言信君引起有味的回憶。他嬌婉地說，「言信君第一次來時，帶着一籃的枇杷，香蕉，桃子。罐頭裝着的牛乳和罐頭裝着的葡萄呢。」

女孩忽然號哭起來，兩手和頭顱動搖着，表示她的不快。這使我立刻想起言信君的話。她的母親正在看信，不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於是她馬上覺察，因求慰而號哭了。

一九二二，一二，二。

· 選自火災 ·

小覷的回家

廚刀剖開魚肚的事情，孩子看得慣了。他看清楚刀鋒到處，白的肚皮使破裂開來，臟腑隨即溢出；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隻茫然瞪視的眼睛，一動不動，也看清楚尾巴的努力撥動，拍着砧板，表示最後的無力的抵抗。

他也嘗試了，蝦兒替代了魚，小錢是廚刀的代用品。要對分地剖開蝦的肚皮，本不是容易的事，更兼小錢沒有廚刀那麼鋒利。他於是改換方法，將蝦兒切成了幾段。這是勉強割斷的，斷處沒有刀切的那樣平準；只見幾小粒半透明的肉微微地顫動着。他慶幸成功似地說：「我也殺魚，我把他打了段了！」

我說：「你這樣，牠的母親在家裏哭了。叫牠怎能再回去見母親呢？」

「蝦兒也有母親麼？」孩子張大着烏黑有光的眼睛，好奇地問。

「你有母親，牠當然也有母親。什麼東西都有母親。蝦兒有，魚兒有，螃蟹有，螻蛄有，楊梅有，桃子有，荸薺有，甘蔗有。牠們的母親同你的母親一樣，非常喜歡牠們呢。」

孩子鬚髯被催眠了，沈靜籠罩着他，使他默不作聲。

「你想，蝦兒偶然出來游耍，是牠的母親叫牠出來的。她說：『你在水中玩得厭了，今天到陸上去』」

走走罷。但是，要早點兒歸來，不要累我等待，使我焦心。」牠於是到了陸上；到了我們的籃子裏；到了你的手裏。現在，牠不能回去了。牠的母親等待牠不見到家，將要怎樣地難過？她要懊悔，叫牠出去游耍，反把牠丟了。她再沒有「好孩子，好寶貝」這麼叫，再沒有心愛的孩子抱在懷裏，一定會哭出許多眼淚來。你看，明天河裏的水要漲到齊岸了。」

孩子很不高興，頭向左略側，同情的憂愁的眼光看着我。

「你又想，牠被你切斷的時候將怎樣地難過？牠想念家裏的母親，從此不得再見，牠的心先破碎了。牠希望母親來救了牠，希望你放了牠，但是都不得成功！牠只得默默地遠遠地告訴牠的母親說，『母親呀，你叫我出來游耍，如今不得歸家了。我遇見了個凶狠的小孩子，他把我，你的好寶貝殺死了！』你……」

孩子鬱悒地流淚了，但不放聲哭，隨即側首，枕在我的臂上，面孔緊貼着我的身體。

隔了幾天，我攜着他的手從田岸上走去，將要到眠羊湮旁看小魚。他手裏玩弄着一個小蜆，剛才來的一個漁婦給他的。

兩旁田裏的油菜盡已刈去。泥土經農人翻轉，預備作稻田了。初出的粉蝶還很力弱，只在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飛飛歇歇，引得孩子的脚步徐緩了。四望村樹雲物，都沈在清明靜穆的空翠裏。我想，「近，遠，這邊，那邊，都不像正有紛紜的人事在那裏。盪水一般沸騰起來。這外象何等安恬呵！」

我們到了眠羊湮旁，孩子首先注意對岸的兩條小黃牛。這一條的還沒透角的額角，湊近那一條的，輕輕地互相摩擦。他們很舒服的樣子，徐徐闔眼，又徐徐張開來；面孔似乎作笑意。孩子說，「他們做什麼？」

我正代兩條小牛感受到肉體上的不可說的舒適，隨口答道，「他們相好呢。」孩子忽然問，「要不要讓小蜆回去，看牠的母親？」他低頭看河水潛隱地流動，面上現出趣味的笑容。他的小心裏不知正作什麼幼稚的玄想呢。

「很好，讓牠去看母親。」

河面發出一個輕悄的聲音「東，」小蜆回家去了。

一九二二，五，二一。

·選自火災·

地動

「再講一個罷，爹爹。」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頰，卻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額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麼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孔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涌現呢。他說：「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嘩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地動了！」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鬚鬚在單檣急搖的船裏。「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呀！」父親輕輕地說，但是

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上下脣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什麼呀？」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默。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牠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為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這時候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地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矗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是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牠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牠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牠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牠，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堅在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了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啞着上下脣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問道：「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麼再換一個講罷，爹爹。」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鬚髮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實實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他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刻着水面又刻刻朝天。」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怎樣呢？」

「也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棵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牀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喫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取了出來，問道：『你為什麼要喊？』『我沒有喫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唇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那個人

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講說，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散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抱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孔。柔語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地安慰他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得至於嗚咽了。父親急續講道，「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懷裏了。」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明兒，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她的襟上，濕了一大攤。他的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且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鑲入他的回憶裏了。

一九二一，一二九。

· 撰自火災 ·

樂園

小學校裏的情形惟有學務委員知道得最真切而詳密了。

當什麼人批評小學校露出不滿的臉色的時候，學務委員就說以下的話：

「你們過於苛求了。瘠瘦露骨的黃牛，怎能耕出豐收的田畝呢？一塊豆腐還喫不滿的水鳥，怎能啣起小孩大的魚兒呢？小學教員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他們和一切人一樣需要必需的口糧——或者，需要一家人的口糧。可知道他們能夠得到多少換取口糧的費在我們的祖父曾祖父聽起來，確是個不小的數目——六塊大洋！」

「這還是很好呢，在我們豐裕的省分，才有這個數目。我聽見北京有一位先生，到黃河沿岸調查教育。走到一處學校，坐着兩三個學生，沒有先生，等了好久，轆轤的聲音自遠而近，到門前停了；驛車裏走出一位先生，調查教育的先生問他辦學校何以這樣辦。他的回答很妙，他說：『我的薪水是六塊大洋一年呢！若要我專任教員，前五年就餓死了！』他教了一課書，坐不到一點鐘，又自駕着驛車去了。」

「我們這裏的教員比起那位自駕驛車的先生來，當然好得多了。據我所知，以教員為副業的還不至於有。可是，他的日子他們也決不會有人餓沒有別的奢望，總希望得個飽。所以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裏頭，他們的心卻在『機會之流』的旁邊切迫地等待。適宜於他們的機會到了，他們就跑出教

室了。

「一般等不到機會，沒有資格拜訪機會的，就是現任教員的了。他們怎樣過活，我都知道。他們的學校裏總有一個小竈，自己煮飯喫。除了授課的鐘點，來扇館（一）是他們的常駐所，因為鄉民都在那裏喝茶，有時被囑託，代寫些香疏經牌，可以得三五斤菜，十來個雞子的報酬。他們也戀着家庭，隔不到十多天，便要跑回去看看，雖然離間有十里二十里的遠近。明天從家裏出來，常常誤了上課的時刻。

（一）鄉村裏的小茶館，爐火不常燃，客來時，扇起爐火，煮水泡茶。

「我呢，從來不苛責他們。我去視察的時候，往往學生們在學校裏鬧得翻了，先生還在來扇館裏捧着茶壺有情有趣地呷。我把先生喚了來，說了幾句——我是好意呢，我說，「上課時候不在校內未免不好意思。給我撞見，固然毫不要緊，我都能原諒。倘若給縣視學省視學撞見了，於你可有點不方便！」事情就過去了。看他們紅着面孔，現出恐懼的舉措，從知他們愛重他們的地位，對於我的話能够信服，我也很滿意了。

「還有幾處，學生實在很少，我去的時候，卻總是『銀鑲邊』。什麼叫做『銀鑲邊』呢？原來是我們幾個同行題出來的名目。狹小的課室裏，坐不滿三十個學生，已經連先生教桌的前面和兩旁都是學生了。這髻髻器具的金銀鑲嵌，便流行了這個名目。我的眼光豈是瞞得過的，兩三回就看出來了。有幾許學生竟是跟住我走的，我視察到那一校，他們就坐在那一校的課室裏。這叫做『借兵』。我雖然

看破了，也不說穿，也不怎麼辯。他們要『借兵』總是熬好，愛重地位，對於我知道怕懼，我何必與他們為難呢？止須他們運氣好，縣視學省視學來的時候平安沒事，總可以從我的手裏領到六塊大洋。

「况且縣視學省視學未必不與我一樣心思呢。」

蓮兒今年四歲了。他能唱「棉花白似霜」「咿啞啞踏水車」的歌。他知道清晨的鳥鳴是鳥兒睡醒的歌，晚上來叩門的綠衣人是郵差。他還能編造以下的故事：「一個孩子走到花園裏。花園裏一個池塘。捉起一條魚。又捉起一隻蝦。又捉起一隻蟹。又捉起一個蚌。又捉起一隻螭。螭銜了孩子的手，哭了三日三夜沒完結。」

這是一件很費計慮的事。蓮兒的父母刻刻想起的，就是蓮兒入學的年齡快到了。他們為鄭重起見，參觀過附近的幾處學校，更觀察過正在學校裏的學童。

第一次走進一個學校，最觸目的就是那位教師。包裹着緊張的皮的枯瘦的面孔反射青光；他坐在教桌後面寫什麼東西，只覺森森的有冷氣。十來個學生坐在他的面前，大概感染了他的氣質，也變為滯鈍且冷寞。蓮兒的父親想，「蓮兒是熱烈的，活動的，這裏不是他適宜的學校了。」

又走進一個學校，除了課室，只有不到課室一半大的一個天井。昏暗瀾漫課室，鬱鬱傍晚的時光。幾個學生在桌椅間亂跑，幾個在天井裏牆角下坐着不響。問學生，你們的先生呢？學生說，不知道。蓮兒

的父親想，「邁兒要見光明呢，這裏不是他適宜的學校了。」

附近只有三處學校，邁兒的父親去訪問第三個學校了。這裏學生最多，他們在空場上奔旋得熱石上的螞蟻一般。當時走過一位先生，啣着紙煙，吸得很重。他絕不看一看學生，似乎旁邊沒有他們。邁兒的父親想，「邁兒總要有一位親密的教師，不幸這裏又不適宜於他了！」

邁兒的父母聽街上孩子罵人，那種惡意和態度，決非孩子本來就有的，又聽鄰兒說話，一連三句定有閒歇，每一閒歇就改換了所講的主點，而且講不明白；又想遇見的孩子都粗野而愚陋，沒有清明壯健的氣概，都引起了沒有學校可以送邁兒進去的憂慮。他們想，「不要送他進學校罷？但是自己還有業務，那有這麼整段的時間來教育他？而且他需要小伴呢。孩子有了小伴，鬍鬚鳥兒入了羣，飛着叫着，更見快樂。不入學校，他終於成為失羣的小鳥了。這個損失太大！」

他們又想到搬家。但是經驗告訴他們，別處地方像你們這樣的父母也想搬家呢，你們相互交換了住所，還是個不滿足！

他們問學務委員道，「有可以送孩子進去的學校麼？」

「你們還不知道附近就有三處學校，都收納學生。」

「不是這麼說，我們拈好一點的。」

「將就得過就是好，世間本沒有絕對的好。我所說的三處，都還將就得過。」

邁兒倚在母親的膝上，明澈的雙瞳含有期望的神情，看着母親的臉，嬌語道，「你說學校是樂園，不是麼？我要到樂園裏去。明天你給我做書包。我要有一條皮帶的。你給我買幾本有人的書，有花的書。你送我去。你領我回家，母親！」

母親只得答應他，免得使他不起勁，心裏却引起深烈的傷感，因為邁兒的樂園還不知在那裏呢！

一九二一，一一，二二。

避自火災。

義兒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葉廢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桿，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描繪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給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叉，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寫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喜歡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堂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去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語。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

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畫圖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牠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看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曾熟誦如流水呢？他止喜歡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惡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軟腔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顛顛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面孔，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

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常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餘念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的好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夠，肚子喫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喫。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為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為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副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每為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秘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麼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她熬耐不住，

不能不問暖問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蔥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法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偻佻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恣。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腳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却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不免有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

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樣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想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憤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大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敢竟同我開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

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才驅頓頓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硬的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斜。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端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

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自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

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向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意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刺激，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一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麼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全，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

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為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為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許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界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為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悚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学，他常常想晚上學校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曾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学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恍恍忽忽如在夢裏，悠久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成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牀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裏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為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一九二一，一〇，二九。

· 避自火災 ·

飯

「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你們的先生呢？」

兩間屋子，已經上了年紀，向前傾斜，如人佝僂的樣子。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葉色轉成嫩綠，像是春光裏所見的平遠的田畝裏，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微風過時順風偃倒，遂成波紋。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靜穆且秀美。微微聽得犬吠。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呵！

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漲，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和河水併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或者說，「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們很以為奇，有的說，「我們種田的，怎會餓死？」父母說，「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有的說，「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說，「誰歡喜糶去你懂得什麼！」更有的說，「我們不要到學校，大家拚命踏水車，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父母說，「車到那裏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樣平了！」

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們想，「死像睡眠一

樣，糝糊且黑暗。牠蒙住的時候，飯是喫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並且不能動一動，大概被什麼東西縛着，不知幾時才得解開？」

他們想得異常害怕，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然而牠一定要來了！他們不自覺地改掉平常的態度：似乎互相追趕，並沒什麼意思，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低低講捉蟋蟀的經歷，聲音裏含着驚恐且煩悶的氣息。

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鋪。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牆角堆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一切埋藏在陰暗裏，不能見清楚的面目。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照在地上，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兩間房子分開。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兩面都有板窗，現在正開着。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屋內更沒別的東西，也擺得不十分齊整。

六七個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們都歪着身子，面對着面，講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聲息很低，講了一會，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便起勁起來。一個孩子拍着桌子高聲說：「好一頭大蟋蟀！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這麼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頭都被他咬得要死他！」

這個當兒，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孩子們瞥見，齊對他看，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們的父母這麼說：「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道，他在衙門裏出進，時常同縣官講話。」又說：「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還怕他。」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

少許了。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這個人走進室內，隨意看了一看，忽然眉頭一皺，目光四注，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就是篇首的兩句話。

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鮑魚，從爛濕的田岸匆匆走來。他瘦削的面孔紅到頸際，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呼吸異常急促，竟成喘息。

原來他已得到了消息。一個婦人告訴他，「你須快一點走，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我剛才看他向學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腦際全沒有意念。他兩足的急急擻動，眼睛的頻頻前望，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

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紳士懇切地介紹，才得在學務委員處記個名。一綫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不希望着呢？

這麼希望了一年，夢裏也不曾想到，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有

事面談。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他把這封信擱了又看好幾回，自信料想不錯，就得趕緊去才是，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

他第三回去的時候，那位學務委員居然在家了。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止點着了一邊，上身前俯，保持全體的穩定。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現在又止顧下注，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斜躺在藤椅子上，右手枕着頭，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不知為什麼，總覺吳先生不適合於自己的眼光。他不情願的樣子說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吳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覺不安，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呵，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是。」

「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

「沒有。」吳先生異常懊悔，但問句逼迫着，不由得回答。

「那就為難了！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教員不懂得教法，簡直不會有效果。」
室中靜默了一會。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努力地說，「講教授法總該有書籍，我可以買一本看看，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說罷。」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

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覺得希望的芽遭損傷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

去請託那位紳士。紳士替他寫了一封信。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

「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我就任用你了。」

「沒有錯，聽得很清楚，他答應了，」吳先生這麼想。他心裏止覺浮盪，回答不出什麼。他的頭顱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們辦學的規矩，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

吳先生答應了幾個「是」便退出來，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一個月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拿到了三塊錢，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何以數目不符呢？」他這麼想。自餒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我不是師範生呵！外邊師範生多着呢，六塊錢比較以前處館地優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帶著三塊錢回去。

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他買東西去，買豆腐，買蔥，」有幾個在那裏匿笑。

「不成個樣子，這時候還不回來，」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停了一會，他又問道，「他天天這樣的

麼？」

「天天是這樣，他要喫飯呢，」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

又一個孩子說「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

「不要信他，不過……」

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兩手空着，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拱手俯首地招呼。

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冷冷地說，「上課的時間早到了，你此刻才來！」

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可是那裏想得出，他的跼蹐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遮飾是無望了，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我去買東西，不料回來得遲了。」

「買東西！」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時刻到了，學生都坐在那裏了，卻等你買東西！」

「以後不買就是了，」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孩子們忽然大笑起來，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先生不喫東西了，先生不喫東西了。」

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為此而來的，也就耐看他站得累了，想得你一歇，先在一把

空椅子上面吹了幾口氣，又鄭重地攬起長長的後幅，恐怕髒了皺了，然後慢慢地坐下來。他右手支着頭，眉頭微微皺着，卻裝做沒事的样子說：「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止有這幾個學生！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他見學生這麼少，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為你的面子計，你得去借十幾個孩子來才行。」——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這本不關我的事，和你關切，所以提起一聲。」他說完了，左手撫摩上脣，像老人持鬚的樣子，目光注視着吳先生。

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覺得寬鬆了好多；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問了。他止拱手過胸，喃喃地說：「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這不是個很好的機會麼？去了兩回沒有遇見，現在他走上門來了。」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上月的……」他才覺得不好意思，便縮住了。

「什麼？」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

「上月的……」吳先生無可奈何，日光不敢正對學務委員，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你儘管說就是了。」

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說：「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

「你有什麼用處呢？」

「喫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

「你剛才不是買了喫的東西回來麼？怎麼還等着？」

「家裏的人——家裏還有三口，我怎能止顧自己，他們等着呢。」

「喫」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朵格外地清楚，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現在卻被喚醒了。拖大辮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衣低語道：「聽見麼？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喫，不然，快要餓死了。」

戴銀圈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斥他道：「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我們的骨頭爛了，他肚子還飽漲呢。你偏要亂說！」

「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他有驚怖的眼光。

「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喫，明天餓死，後天爛骨頭，爛得像爛泥一樣。」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

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他已沈入了神秘恐怖的幻想。

吳先生難過極了，他希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他們卻非但要動，還旁若無人地亂說；對他們看了幾眼，全然沒有效果。孩子們真頑鈍，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暫耐這一刻！吳先生止得把手一揮，

含怒呵斥道：「靜！」

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軀。椅子不耐震搖，作咕咕格格格的呼聲。

學務委員放下右手，挺直上體，上眼皮擡了一擡，表示莊嚴的樣子，說：「教員不盡職，照例有相當的懲罰，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隨手向桌上一擲，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異樣的眼光來。他說：「這是你應得的，拿了去罷。」

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欲待申辯，不但話語說不出，連思路也沒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覺。

一九二一，九，二四。

· 避自火災 ·

一課

上課的鈴聲叫他隨着許多同學走進教室裏，這個他是習慣了，不用思慮，純由兩條腿做主。他是個活動的孩子，兩顆烏黑的眼珠流轉不停，表示他在那裏不絕地想他愛想的念頭。他手裏拿着一個盛煙捲的小匣子，裏面有幾頁嫩綠的桑葉，有許多細小而灰白色的蠶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將匣子擺在書桌上，兩個膝蓋便是他的第二張桌子。他閉着眼睛極自然地俯視，心魂便隨着眼睛加入小蠶的羣裏，彷彿他也是一條小蠶。他踏在光潔鮮綠的地毯上，嘗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地快樂！那些同伴極和氣的樣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種婉婉優美的舞蹈，何等地可觀！

許多同學，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裏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語，忘形而發出大聲的；也有離了坐位起來徘徊觀望的。總之，全室的兒童沒有一個不動，沒有一個不專注心靈於一件事。倘若有大繪畫家、大音樂家、大文學家，或用彩色，或用聲音，或用文字，把他們此刻的心靈表現出來，沒有不成絕妙的藝術，而且可以統用一個題目，叫做『動的生命』。然而他那裏覺知環繞他的是這麼一種現象，而自己也是動的生命的一個呢？他自己變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條小蠶。

冷峻的面容，沈重的腳步聲，一陣歷亂的腳聲，觸着桌椅的聲，身軀輕輕地移動聲，忽然全歸於寂靜，那些接觸於他的耳目，使他由小蠶回復到自己。他看見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來了，才極

隨使地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完整潔白的理科教科書，攤在書桌上。那個儲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現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屜沒有關上，便極敏捷地將匣子放在裏面。這等動作，他有積年的經驗。所以決不會使別人覺察。

他手裏不拿什麼東西了，他連絲的深沈的思慮却開始了。他預算搞得的嫩桑葉可以供給那些小蠶吃到明天。他想：「明天必得要我去采，王復一夥兒去采。」他立時想起了盧元，他的最親愛的小友，和王復一樣平時他們三個一同出遊，一同玩耍，連一歌一笑都互相應和。他想：「那位陸先生為什麼定要盧元買這本英文書？他和我，今用一本書，而且考問的時候他都能答得出來，那就好了。」

一種嚴重高聲的語音振動着室內的空氣，傳散開來，「天空的星，分做兩種：位置固定，並且能夠發光的，叫做恆星；旋轉不定，又不能發光的，叫做行星……」

這語音雖然高聲，送到他的耳官裏便化而為低微，——距離是非常接近呢。只有糝糝糊糊斷斷續續的幾個聲音，「星：恆星……光……行星……他可以聽見。他也不想聽明白那些，只繼續他的沈思。」先生越要他買，他只是答應，略為顛一顛頭，偏偏不買。我也曾勸他：「你買了罷，省得陸先生天天尋着你發怒。」他也只顛一顛頭。那一天陸先生的話真使我不懂，什麼叫做「沒有書求什麼學」？什麼叫做「不配」？我從未見盧元動過怒，他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却怒了。他的面龐紅得像醉人，鬚鬢的近旁青筋漲了起來，眼睛裏滿下淚來。他挺直了身軀，很響地說：「我沒有書，不配在這裏求學，我明

白了！但是我還是要求學，世界上總有一個容許我求學的地方！當時大家都呆了，陸先生也呆了。」

『……軌道……不會差錯……周而復始……地球』那些語音又輕輕地激動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實行了他的話！明天也就沒有來，一連幾天沒有來。我到他家裏去看他，他的母親說他跟了一個親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他現在做什麼？他為什麼肯離開他的母親？』他這麼想，回頭望盧元的書桌，上面積着薄薄的一層灰塵，還有幾個紙團兒，幾頁乾枯的小桑葉，是別的同学隨手丟在那裏的。

他又從乾桑葉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來，看了王復，采了桑，暢暢地遊玩一會，然後到校，大約還不至煩級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個符號。但是那裏去采呢？亂磚牆旁桑樹上的葉小而薄，不好。還是眠羊溼旁的桑葉好。我們一準到那裏去采。那條眠羊溼可愛呀！』

『……熱的來源……動植物……生活……沒有他……試想……怎樣？』方先生講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龐現出不自然的笑，『怎樣？』兩字說得何等地搖曳盡致。停了一會，有幾個學生發出不經意的遊戲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們的大火爐！』語音雜亂，室內的空氣微覺激盪，不穩定。

他才四顧室內，知先生在那裏發問，就跟着他人隨便說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條眠羊溼。『一條小船，在溼上慢慢地划着，這一定是神仙的樂趣。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條沒人小船停

泊在那裏，我們跳上船去，撐動篙子，碧綠的兩岸就搖搖地向後移動，我們都拍手歡呼。我看見船舷旁一羣小魚趕來趨去，活動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魚兒不知那裏去了。盧元也學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着些，濺得我滿臉的水。這個引大家都笑起來，說我是個冒雨的失敗的漁夫。最不幸的是在這個當兒看見級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來！他趕到我們船旁，勉強露出笑容，叫我們好好兒上岸罷。我們全身的，從頭髮以至腳趾裏的興致都消滅了，就移船近岸，一個一個跨上去。不好了！我們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變了。他責我們不該看得生命這麼輕，又責我們不懂危險，竟和危險去親近。我們……」

「……北極……南極……軸……」夢幻似的聲音有時使他約略聽見。忽然有繁雜的細語聲打斷了他的沈思。他看許多同學都望着右面的窗，輕輕地指點告語。他跟着他們望去，見一個白的蝴蝶飛舞窗外，兩翅鼓動得極快，全身幾乎成為圓形。一會兒那蝴蝶撲到玻璃上，似乎要飛進來的樣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體向後倒退，還落了些翅上的白鱗粉。他就想：「那蝴蝶飛不進來了！這一間寬大冷靜的屋子裏，倘若放許多蝴蝶進來，白的，黃的，斑斕的都有，飛滿一屋，倒也好玩，坐在這裏才覺得有趣。我們何不開了窗放他進來。」他這麼想，嘴裏不知不覺地說出「開窗」兩字來。就有幾個同學和他唱同調，也極自然地吐露出「開窗」兩字。

方先生夢幻似的聲音忽然全滅，嚴厲的面容對着全室的學生，居然聚集了他們的注意力，使他

們垂去那蝴蝶。方先生才斥責道：「一個蝴蝶，有什麼好看！讓他在那裏飛就是了。我們且講那程度：距離……多少度？」

以下的話，他又聽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書，卻偷眼看窗外的蝴蝶。那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他立時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那裏去了？倘若飛到小橋旁的田裏，那裏有剛開的深紫的豆花，發出清美的香氣，可以陪伴他在風裏飛舞。他倘若沿着眠羊溪再往前飛，一棵臨溪的楊樹下，正開着一叢野薔薇，在那裏可以得到甘甜的蜜。又不知他還來這裏坐我麼？」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依傍歸來的蝴蝶。夢幻似的聲音，一室內的人物，於他都無所覺。時間的腳步本來是幽默的，不斷如流地過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兒辨知。

窗外的樹經風力吹着，似乎顛頭似乎招手的样子舞動，那種鮮綠的舞衣，優美的姿勢，竟移動了他心的深處的相思。那些樹還似乎正唱一種甜美催眠的歌，使他全身軟軟的，感到不可說的舒適。他更聽得小鳥複音的合唱，蜂兒沈着而低微的祈禱。忽然一種懷疑——人類普遍的玄秘的懷疑——侵入他的心裏，「空氣傳聲音，先生講過了，但是聲音是什麼？空氣傳了聲音來，我的耳又何以能聽得見？」

他使想到一個大玻璃球，裏面有一隻可愛的小鐘。「陳列室裏那個東西，先生說是試驗空氣傳聲的道理的。用抽氣機把裏面的空氣抽去了，中將球搖動，使鐘杆動盪，也不會聽見小鐘的聲音。這個

不知可真是這樣抽氣機我也看見，兩片圓玻璃裝在木架丁上，但是不曾見他怎樣抽空氣。先生總對我們說：『一切儀器不要將手去觸着，只許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兩耳，看出聲音的道理來？』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共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學的時候，他常常走到野裏領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糾結牢固了，那人為的風琴那有這等吸引力去解開他們的糾結呢？

『……』他沒有一切悲感情緒；……他的境過不可說。

室內動的生命重又表現出外顯的活動來，豪放快活的歌聲告訴他已退了課。他急急開抽屜，取出那小匣子來，看他的伴侶。小蠶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和自然牢固地糾結着。

一九二一，四，三〇。

· 選自隔膜 ·

綠衣

潮水似的狂風在空際湧過，震得我室的窗楞楞地響。燈光似乎含着煩悶的樣子，放不出光明來，只是昏暈和無力。鐘擺聲冷峭而急促，使我的耳官聽着引起徬徨不安的感覺。他告訴我——你所期待的時刻快到了……正到了……已過了……他絕不憐憫我的失望，只是鐵搭鐵搭地上他無窮的路程。

我室牆外，是一條又長又暗的街，一屋裏各家的人都從那裏出進，差不多是一條里，不過蓋上屋面罷了。我坐在室內，聽慣了街裏各種聲音，是誰走過，是從什麼東西發出來的，都能很清楚地辨別，沒有錯誤。今夜已聽許多聲音經過了：提高了乾燥的喉嚨，發出撕裂似的聲音，唱黃金亭，又將唱後羊卷的——腔調自然不合傳習的節拍——是住在後屋的漆匠阿喜。隔了一會，又聽同樣的聲氣和句調在街裏經過，我却知他不是阿喜，是阿喜的兄弟阿和。阿喜走路時腳尖着力，阿和却着力於腳跟，因而作突突的聲音，從這一點我就將他們倆分別出來了。腳聲嫵媚的，而且常伴着痰嗽聲的，是被公推為痰王的許老三。從他的腳聲痰嗽聲入我耳官，由遠而近，更由近而遠，終於聽不見，足足要兩分鐘。後來有絮絮的對話聲，充滿了怨恨和悲傷，聽不清說些什麼，知是同居的傭婦翁奶和林家娘她們一個講伊的媳婦，一個講伊的婆，他們都自認為世上最不幸的人，只將怨詈和詛咒為生活。與對話聲同時聽見的，是延長而有高低的嗚嗚聲，這是從那條肥大的雜的黃狗叫做興旺的喉間發出的。接着便是牠

一陣含怒的吠聲，和翁媽很順使的咒罵，「你這殺千刀的狗！」那些聲音過後，街裏寂靜了好久，只見窗外的風聲和窗的震動……街裏又有輕快的腳聲了，一定是個孩子，許家的二官呢？還是金家的康官定？是康官，那腳聲裏含有快樂活潑的意思呢。但是我所期待的聲音何以不來？凡不是我所期待的，偏偏一種一種地闖入我的聽覺裏！

我所期待的，是一種沈重而緊急的腳聲，很快地在牆外經過，接着我的空門呀地開了，一個人發自然的警告的聲音，「先生，郵件來了！」這時候那個穿着平和的綠色的郵差制服，肩背上背一個包裹，面很飽滿的樣子，一手提着玻璃燈，一手拿着一大束郵件的，就給我滿意地看見了他瘦削的兩頰在燈光裏顯出蒼白的顏色，長及肩的頭髮從帽沿下茸茸地分披開來，圓而大的眼睛不停地檢視他手裏的郵件。這個容貌若在別的地方，多少要引起人的不快，但在我這個當兒遇見他，只覺得他沒一處不可愛。今夜我從天上收了最末了的光的時候，就急切地等着他，只是個不來！每天郵船到鎮，雖然迎着風的順逆，有些早晚，但他每晚來的時刻，來得最晚的那幾次的時刻，現在都超過了！他今夜將來得更晚麼？或者竟不來了麼？

我隨便檢一本書來看，想將我不安的心湖平靜下來，然而有什麼效驗？送到我眼睛裏的，只有一行一行的黑痕，幾行間總夾着一行短的，愈使我心異常煩躁。翻轉一頁罷，依舊是這樣，那裏可以尋出一個頭緒來看下去呢？我就將書掉在一旁，抓了筆蘸了好一會墨，相着鋪在桌上的那方白紙，想隨意寫

幾個字。但是寫什麼呢？

我覺得和世界隔絕了，那種心底的孤寂，失望，悵悵，幾乎使我不信我和世界是真實的。和我隔離的人們在我室以外的地方，我本來沒有直接的方法可以證明他們的確實存在，除了根據着我熱烈的信仰。從他們那裏天天有個消息傳來，更使我的信仰堅強而恆久。於是我自知我的心和世界的心團結在一起，而且刻刻在那裏起交流的作用，我的生命真實而有意義呀！現在，但是，從他們那裏來的消息是阻隔了！杏沈了！我那唯一的熱烈的信仰搖動了！倘若鼓想他們是虛幻，是「無」，也不是不可辯護的。他們既是虛幻，是「無」，一切和我絕緣，我不是被圍繞在一個大虛空裏麼？我的情緒更從那裏去求着落，我的意志更從那裏去求趨向，我雖欲強證我的生命真實而有意義，也有些不可能了！

那個每天傳來的消息勢力真偉大，他能給我們安慰，保證，勗勉，鼓勵……總之，他能使我們快樂長進。我想起我家的傭婦方媽的故事了：有一夜，郵差來的時候，他從包裹拿出寄我的信件，還問我這裏可有個方老太太，伊有一封信呢。我沒有想起伊，答說沒有，並且一屋子裏連姓方的人家都沒有，因為我從沒見伊接過他方的來信。這個時候，惶急而希望的神情突然現於伊的臉上，伊發顫動遲疑的聲音道：「是我兒的麼？」我才醒悟，接那封信一看，果是吳鎮來的，便道：「正是你兒子的。」伊的聲音更強澀，說出每一個字都有幾秒時的開歇道：「請先生給我看一看！」我拆開那劣製的信封，抽出一張薄而皺的箋紙，上面橫七豎八地寫着六行字，意思是說半年來在行裏很安好，詩母親不要懸念，並

問母親身體可安健；句子不很通順，還有十六七個別字。我猜想了一會，才能明白地了解。我就講給伊聽。伊凝神聽着，惶急的神情漸漸轉換而為慈愛喜悅的笑容。伊的上下脣闔着，似乎正將伊兒子傳來的話細細咀嚼，嚥入心的深處。這種滋味，決不是甘甜鮮美等形容字可以形容得來的；這個我從伊的笑容——難得呈露於伊臉上的——推測而知。伊極鄭重地接我手裏的信——伊兒子的信——看了又看，其實是顛倒着，伊却比識字的人看書還要注意而真誠。本來不識字有什麼要緊呢？伊只知道是伊兒子寫的，每一筆墨痕都是伊兒子精力的空洩，裏面更含着他真摯親愛的心，看着這張紙就彷彿見了重於生命，晨夕想望的兒子，而且已心和兒子的心黏合了，融和了。更何必管文字形體的識不識呢？伊看了一會，將信箋摺疊端正，裝入信封，自去藏在臥室裏。伊回出來做一切雜作，比平日輕鬆敏捷；臉上發一種喜悅安慰的光，也是平日所沒有的。這就是傳來的消息勢力偉大的證據。

我平日對於方媽這一樁細小的故事本不注意，因有今夜的失望，才覺這是一樁微妙的事，才重新咀嚼裏面所含的意味。這個又好似給我一面鏡子，使我照出我每天進入綠衣的那個人細讀他給我的種種消息之後，也有同伊一樣的欣慰的神情。不過這是陶然如醉的境地，當時自己不能知覺罷了。我每天得到這個，似乎很平淡，沒甚希罕，今夜却使我對於伊那夜的幸福生妬！倘若今夜那綠衣的人依舊推開我的室門，喊一聲「先生，郵件來了，」我此刻不是很幸福的人麼？

他若是來了，我此刻不是讀信和書報，便是作寄人的信，正游心於極樂之天呢。讀的寫的是文字，

這不過器具罷了，我把來應用，心裏必不覺得有文字；我將與世界的人們為靈的會晤，我將給他們以靈的答話，我和他們且將沒有分別，只是一體。我於是擴大了，超升了，雖然在狂風孤燈的夜裏，破窗踏壁的室中，我總是個光明的，真實的，快樂的我。

他竟不來！我的心如一個人伸出了兩手求他人把握，筋骨都酸痛了；而沒有一隻手來相接觸。又如漂流孤島，長呼求援，喉嚨幾破了，只聞唯一的，幽默的，自己的呼聲，而沒有有望的答音。那些都可以使人起一種想念，以為環繞於己的應是虛空夢幻，怪異莫測，而已自己沈淪其中。現在的我，不就是這樣麼？

盼望和沈思，終而轉為玄秘。燈光，桌上陳列的東西，室內燈光以外的陰影，風聲，窗的震動聲，鐘擺聲，和自己的呼吸聲，一切都退出我的腦子以外。我目無所見，耳無所聞，甚且心無所思。也是個陶然如醉的境地，但和我平日所題的不同。

一九二一，三，一一。

阿鳳

楊家娘，我的同居的傭婦，受了主人的使命入城送禮物去，伊要隔兩天才回來。我家的傭婦很豔美的樣子自語道：『伊好幸運，可以趁此看看城裏的景致了！我無意中恰聽見了這句話，就想這兩天裏交幸運的不是楊家娘，却是阿鳳，伊的童養媳。』

阿鳳今年是十二歲，伊以往的簡陋而平凡的歷史我曾聽楊家娘講起過，伊本是漁家的孩子，生出來就和入網的魚兒睡在一個船裏。後來伊父死了，漁船就換了他的棺材。伊母改嫁了一個鐵路上的脚夫。脚夫的職業是不穩定的，那裏能帶着個女孩子南北遷徙，况且伊是個消費者。親村人的關說，伊就給楊家娘領養——那時伊是六歲。楊家娘有個兒子，今年二十四歲了，當時伊想將來總要給他娶妻，現在就替他整備着，豈不便宜省事。阿鳳就此換了個母親了。

現在伊跟着楊家娘同居於我的同居。伊的職務是汲水，買零星東西，抱主人五歲的女孩子。伊的面龐，有堅結的肌肉，皮色紅潤，現出活潑的笑意。但是若有楊家娘在旁，笑容就斂了，因為伊有確實的經驗，這個時候或者就有沈重的手掌打到頭上來，那得不小心防着呢？

楊家娘藏着滿腔的不如意，說出來的話幾乎句句是詛咒。阿鳳就是伊詛咒的資料。若是阿鳳吃飯慢了，伊就說：『你是死人，牙關咬緊了麼！』若是走得太匆忙，脚着地發出蹋蹋的聲音，伊又說：『

你趕去尋死麼！但是伊這些詛咒我猜想並不含有怨怒阿鳳的意思；因為伊說的時候態度很平易，說過之後便若無其事，工作，算買東西的帳，閒或湊主人的趣說幾句拙劣的笑話，然而也類乎詛咒，都和平時一樣了。伊的粗糙沈重的手掌時時要打到阿鳳的頭上，情形正和詛咒相同。常阿鳳抱着的主人的女孩子偶然啼哭時，楊家娘的手掌便很順手地打阿鳳頭上，阿鳳汲水滿桶，提着走時潑水於地，這又當然有取得手掌的資格了。工作暇時，楊家娘替阿鳳梳頭，頭髮因久不梳亂了，便將木梳下鋤似地在頭上亂鋤。阿鳳受了痛楚，自然要流許多眼淚，但不哭，待楊家娘一轉身，伊的紅潤的面龐又現出笑容了。

阿鳳的受罵受打同喫喝睡覺一樣地平常，但有一次，最深印於我的心曲，至今還不能忘。那一天飯後，楊家娘正在拭一個洋瓷的鍋子，伊的手一鬆，鍋子落了地。伊很驚慌的樣子取了起來，細察四周，自慰道：『沒有壞！』那時阿鳳在旁邊洗衣服，公平和抵抗的意念忽也在伊無思慮的腦子裏抽出一絲芽來，伊絕不改變工作的態度，但低語道：『若是我脫了手，又要打了！』這句話聲音雖低，已足以召楊家娘的手掌。『拍拍！』……每打一下，阿鳳的牙齒一咬緊，眼睛一緊閉，——再張開時淚如泉湧了。伊這個態度有忍受的，堅強的，英雄的表情。伊舉濕手撫痛處，水滴淋漓，從髮際下垂，被於面，和眼淚混合。但是伊不敢哭。我的三歲的兒子恰站在我的椅子前，他的小眼睛本來是很靈活的，現在瞪視着他們倆，臉皮緊張，現出恐懼欲逃的神情。他就回轉身來，兩臂支在我的膝上，上脣內斂，下脣漸漸地突出。

『拍拍』的聲音送到他耳官裏還是不斷，他終於忍不住，上下脣大開，哭了——我從他這哭聲裏領略人類的同情心的滋味。他將面龐伏在我的膝上……後來阿鳳晒了衣服回來，便抱主人的女孩子，見楊家娘不在，又很起勁地唱學生所唱的青蛙歌了。

楊家娘這等舉動似乎可以稱為『什麼狂』。我所知於伊的一些事實，是伊自述的，或者是伊成為『什麼狂』的原因。伊的兒子學習的木工，但是他愛好骨牌和黃酒勝於刀鋸斧鑿。有一回，他輸了錢全不出，因此和人家廝打，給警察拘了去，警察要他孝敬些小費，他當然不能應命，便將他重重地打了一頓。伊又急又氣，只得將自己積蓄的工資充警察的罰款，贖出伊受傷的兒子。調理了好多時他的傷是全愈了，伊再三叮囑他，此後好好兒作工，不要賭。孰知不到三天，人家來告訴伊，他又在賭場裏了！伊便趕到賭場裏，將他拖了出來，對他大哭。過了幾天，同樣的報告又來了；並且此後屢有傳來，伊剛聽報告時，總是劇烈地憤怒；但一見他竟說不出一句斥責的話，有時還很願意地給他幾百文，教他買些葷菜喫——這一些事實，不知就可以激成『什麼狂』麼？

楊家娘既然受了使命出去，伊的職務自然由阿鳳代理。阿鳳做一切事務比平日真誠而迅速，沒有半日的疎忽懈緩，過誤。伊似乎樂於做事，以做事為生命的樣子。不到下午三點鐘，一天的事務完了，只等晚上洗晚飯了。伊就抱着主人的女孩子，唱睡歌給伊聽。字句和音節的錯誤不一而足，然而從伊

清脆的喉嚨裏發出連綴的許多聲音，隨意地抑揚徐疾，也就有一種自然的美。主人的女孩子微微地笑，教伊再唱。伊興奮極了，索性慈母似地拍着女孩子的身體，提高了喉嚨唱起來，和學生起勁時忽然作不規則的高唱一般。

伊從沒嘗過這個趣味呢。平日伊雖然不在楊家娘跟前，因為聲音是可以傳遞的，一高唱或者就有手掌跟着在背後，所以只是輕輕地唱。現在伊才得嘗新鮮的趣味！

唱了一會，伊樂極了，歌聲和笑聲融合，末了只餘天真的笑聲。楊家娘的詛咒和手掌，勉強做扭重工作的勞苦，伊都疎遠了，遺忘了。伊只覺伊的生命自由，快樂，而且是永遠的，所以發出心底的超於音樂的讚歌，天真的笑聲。

一隻純白的小貓伏在伊的旁邊。伊的青布圍裙輕輕動盪，貓的小爪似伸似縮地想將他攫住，但是終於沒有捉着。伊故意提起圍裙，小貓便立了起來，高舉前足；一會兒因後足不能持久，點一點地，然後再舉。貓的面龐本來有笑的表情，這一隻的白皙而豐腴，更覺得嬌婉優美。他軟軟地花着眼睛看着伊，似乎有求愛的意思。伊幾曾被求愛，又幾曾施愛？但是，現在貓求伊的愛，伊也愛貓，被阻遏着的人類心裏的活泉，畢竟湧溢了！伊平日常見貓，然而不相干，從今天此刻才成為真的伴侶！

伊就放下女孩子，教伊站在椅旁。伊將圍裙的帶子的一端拖於地上，引小貓來攫取。小貓伏地不動，等了一會，突前攫那帶子。伊急急奔逃，環走室中，小貓跳躍着跟在背後，終不能攫得。那小貓的姿

態活潑生動，類乎舞蹈；又含有無限的嬌恣。伊看了說不出地愉快，更欲將他引逗，兩腳不住地狂奔，笑着喊道：「來呀！來呀！」汗珠被於伊的面龐，和平日的眼淚一樣地多；伊吁吁地喘，彷彿平日汲水乏了時的模樣，然而伊那裏肯停呢？

這個當兒，伊不但忘了詛咒，手掌，和勞苦，伊連自己都忘了。世界的精魂若是「愛」，「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

一九二一，三一。

· 選自爾膜 ·

隔膜

我的耳際只有風聲，水聲，僅僅獲得幾頁帆呢。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只見枯黃而將有綠意的岸灘，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畦畦，遠處的村屋，竹園，叢林，一棵兩株枯死的樹幹，更遠處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都相隨着向我的後面奔去。好順風呀！使我感一種很強烈的快慰。但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述的。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不是。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沒有。然而爲什麼快慰呢？我那裏能夠解答！雖然這很大的順風總該受領我的感謝。

照這樣大的風，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我一登岸，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預備應對；我的口將開始工作，盡他傳達意思的職務。現在耳口所接觸——風聲，水聲，和兩岸景物——何等地寂靜，閑適。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繁擾紛紜就跟着在背後。正像看影戲的時候，忽然放出幾個大字，「休息十分鐘」，於是看客或閉口養神，或吸煙，或略舒那沈沈於幻景的勞倦。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口力去應付他了。

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聽見些什麼話？我因爲有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而爲預言。以下的話一定有得聽見，重複地聽見：「今天來順風麼？你那條路程遇順風也還便利，逆風

可就累事了，六點鐘還不夠吧……有幾天耽擱，想來這時候沒事，可以多盤桓幾天。我們難得敘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會走了？話都會說了一定聽甚可喜呢。……這等話我懶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我便要說以下的話：『今天剛遇順風，我那條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風，六點鐘還不夠呢。……我大約有一星期耽擱，我們可以暢叙呢。……』舍下都安好。小兒會走了，話說得很完全，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個奇異的思想：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彼此遞寄，省得屢次複述呢？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顛倒，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有蓄音器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決問話的次序。然則彼此會面真有意義，大家運用着腦子，按照着次序一問一答，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就算情態格外濃厚。但是腦子太省力了。我剛才說他『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他的任務，只在待他人問我某話時，命令我的口傳達某一個現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我做這等器物已是屢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滿五點鐘，已聽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

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連牆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蜜

行題識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視他，——恐怕他也是這樣——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鑒；因為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沒有了，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難受，不相正視，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惡意。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駕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窺見烏黑的鬚鬚，高起的顴頰，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趕緊回到對聯上，無聊地想那『兩漢』兩字篆得最有結構，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冰劫，那種孤淒彷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個細胞，使我神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疎遠，淡漠。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似乎受了束縛。然而燈光雪白，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茶盃裏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對面坐着，在一個極漂亮的書齋裏，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

他靈機忽動，想起了談資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撫着鬚鬚說道：『你們學校裏的畢業生有幾成是升學的？』他發這個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對了，而且這是個新鮮而有發揮的問題。我仗策勵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對，未始不可得些趣味。於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做終身的依託，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應答的話盡於此了。我便大失所望，當初不料這個問題僅有一問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樣子，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是』字上以為推測，知他的神思並不屬

於所發的問題。『是』字的音波擴散而後，室內依然是寂寞，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儘管緊密攏來。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靈機一動，也找出些談資來。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亂而麻木的腦子裏那裏能夠想出一句話呢？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但必是字典上所有的幾個字，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拼綴而成的，這是可以預言的。這原屬很平常，很習慣，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時裏不知道要拼綴幾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時，竟艱難到極點，好奇怪呀！

我還得獎讚自己，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成功了，我從虛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把捉住一句具體的話！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表示我的誠意，問道：『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那裏的功課還不差麼？』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但平時的聯想思此及彼，現在却是既斷而復續的了。

『那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我所以送兒子們進那裏去，因為畢了業一定有事務派任，覺得比別處穩妥些。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竭力的了！買西文書籍一年要化六七十元，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一枝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終於荒散，所以對於他的報銷帳漸漸地模糊了。

這是我問他的，很誠意地問他的，然而聽他的答語時，便覺得淡漠無味，終於於充耳不聞。莫怪我剛才答他時，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個『是』字。

我現在又在了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連我一共是七個客，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圓桌子上鋪着白布，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着色澤不同的各種食品，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燈冷的明亮。僕人執着酒壺，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取起酒杯，待僕人斟滿了酒，很恭敬的樣子，雙手舉杯過額，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將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遙對着主人一揖。主人以起桌上擺着的箸，雙手舉過了額，重又放在原處。「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將椅子略動一動，使和「某某兄」深深地對揖。這才算完了一幕。

輪到第七幕，我登場了。我曾看過傀儡戲，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那傀儡就會做拂袖，持鬚，抬頭，頓足種種動作。現在我化為傀儡了，無形的線牽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說：「你我至熟，不容氣，請坐於此。」然則第一幕登場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敢不相識的朋友了。衆人齊入了座。主人舉起酒杯，表現出無限地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沒事，喝杯酒敘敘，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舉起酒杯，先道了感謝，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獨居例外。

才開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斂的樣子，且發出咳嗽的聲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談話開端了，枝枝節節蔓延開來，我在旁邊靜聽，只不開口，竟不能回湖怎樣地推行出那些話來。

越聽下去，越使我模糊，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充滿着頌揚，謙抑，羨慕，鄙夷……總之，一切和我生疎。我真佩服他們，他們不盡是素稔的——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偶然會合在一起，就有這許多話講。教我那裏能夠？但我得一種幽默的啓示，覺察他們都是豫先製好的蓄音片，所以到處可聞，沒有阻滯。倘若我也豫製些片子，此刻一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為什麼深深地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解。

他們的話只是不斷，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樂音，那裏能耐久聽！我覺得無聊了，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我只是孤獨。我就想起日間在江中的風聲，水聲，多麼爽快。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聽那爽快的音調，這個孤獨我却很願意。但是怎麼能得逃，豈不要辜負了主人的情？
？
惹而且入席不到一刻鐘呢！計算起來，再隔兩點鐘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箸，只顧聞他們的蓄音片，怕還要延長哩。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快步，超過了這兩鐘點。

那主人最是煩勞了：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不欲冷落了一個人，臉兒笑着向這個，口裏發沈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情於第三個的話——「是」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為一體了——他又得指揮僕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使他當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稱述某某滋味還不惡，引起客人的食慾。我覺察他在這八面

兼顧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種恍惚不安的神情。更看別人，奇怪！和主人一樣，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恍惚不安的分子。他們爲了什麼呢？難道我合了『帶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這句話麼？

席間惟我不開口，王人也遺忘了我了。一會兒他忽然憶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飲的，何不多乾幾杯？』我也將酒食之事遺忘了，承他提醒，便乾了一杯。

明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館裏。這裏頭的茶客，我大都認識的。我和他們招呼，他們也若有若無地同我招呼。人吐出的氣和煙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煙繚滿一空，望去一切模糊，彷彿是個濃霧的海面。多我一個人投入這個海裏，本來是極微細的事，什麼都不會變。

那些茶客的狀態動作各各不同：有幾個執着烟袋，只顧吸煙，每一管總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幾個手支着頭，只是凝想。有一個人，尖瘦的額頰，狡猾的眼睛，踱來踱去，與人講他昨夜的賭博。他走到一桌旁邊，那桌的人就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待他轉臉向別桌時，那人就回復他先前的模樣。別桌的人代替着他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了。

一種宏大而粗俗的話聲起在室的那一角，『他現在卸了公務，逍遙自在，要玩耍幾時才回鄉呢。』坐在那一角的許多人開然大笑，說的人更爲得意，續說道：『他的公館在仁濟兩舍，前天許多人乘了車馬去拜會他呢。』混雜的笑聲更大了，玻璃窗都受震動。我，才知那人說的是剛死的警察廳長。

我欲探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裏的緣故，竟不可得。他們欲會見某某麼？不是，因為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裏傾心地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問題麼？不是，因為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辨個是非，不必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了。訕笑，諷諷，滑稽，疏遠，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

這裏也有個熱情的希望的笑容，在一個人臉上，當他問又一個人道：『你成了局麼？』
『成了。』這是個隨意的很不關心的答復。問的人頓時斂了笑容，四周環顧，現出和那人似乎不相識的樣子。

有幾個人吐暢了痰，吸足了烟，喝飽了茶，坐得懶了，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沒什麼留戀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一九二一，二，二七。

· 選自隔膜 ·

低能兒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個光明空闊透氣的地方，他髣髴從一個世界投入另一個世界。他的家裏只有一張桌子和兩條破壞的長凳，已使他的「小身軀」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門撐起，微弱的光線從街上透進來——因為對面是典當裏庫房的高牆——使他從不曾看清他母親的面龐。門外牆角，是行人的小使處，時常有人在那裏圍一己的苟且的便當，使他習慣了不良空氣的呼吸。現在這個境界在那裏呢？他真投入了別一個世界了！

阿菊的父親是給人家做零工的僕役的。人家有喜事喪事，催他去上賓客們的菜，伺候賓客們的茶水烟火；此外他還當碼頭上起貨落貨的脚夫。人家幹喜慶哀弔的事，酒是一種普遍而無限量施與的東西，所以他儘有盡量一醉的機會；否則也要靠着醬園裏的酒缸蓋上，喝上兩三個銅子麥燒，每喝一口總是時距很長，分量很少，像是捨不得喝的樣子，直到醬園收夜市，店門快關了，才無可奈何地喝乾了酒，一搖一擺地歸家去。那時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親是搓草繩的。伊的眼皮翻了出來常常分泌眼淚，眼球全網着紅絲——這倒不是他們家裏的傳染病，阿菊父子也是這樣，不過較輕些。伊從起身到睡眠總坐在一條破長凳上，兩手像機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兩手，伊的身軀動也不動，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憂樂，似乎伊的入

世只爲着那幾捆草繩而來的。當阿菊初生時，他尖着小嘴銜着伊的乳，小手沒意識地抓着，可愛的光輝的小眼睛向伊的面龐端相着；對於那些，伊似乎全無知覺，只照常搓伊的草繩。他吸了一會乳，便被棄在一個幾乎站不住的草窠裏。他吶呀欲泣，哭聲，號哭欲起來罷，伊總不去理會他，竟同沒什麼在旁邊一樣；柔和的催眠聲親密的撫慰語，在伊的聲帶和腦子裏是沒有種子的！他到了四歲，還是吸伊淡薄的乳漿，因為這度可以省却兩小碗粥；還是躺在那個破草窠裏，仰看黑時的塵垢的屋板，因為此外更沒別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歲了。除了一間屋子和門前的一段街道，他沒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聲，小販的叫聲，母親的咳嗽聲，和自己的學語聲，啼哭聲，他沒有聽聞；除了母親，他沒有伴侶——父親只伴他睡眠；他只有個很狹窄的世界。今天他才從這很窄狹的世界投入別一個寬闊的世界裏！

他被一位女教師撫着肩，慈愛地輕婉地問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麼？」他從沒經過被詢問，這是驟然闖進他生命裏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無法應付。他紅絲網滿的眼睛睜住了，本來滑潤的淚泉裏不絕地湧出眼淚來。那位女教師也不再問，但攜着他的手走到運動場裏。他的小手感覺着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是他從沒嘗過的，引起了他的悵惘，恐怖，疑慮，使他的腳步格外地遲緩，滯頓，似乎他在那裏猜想到：「人和人的愛情這麼濃郁麼！」

運動場裏沒有一件靜止的凝滯的東西：十幾株綠樹纏了風微微地舞着，無數雀兒很天真地在

樹上飛躍歌唱；秋千往還着，浪木震盪着，皮毬騰跳着，鐵環旋轉着，做那些東西的動原的小兒們史沒一個不活潑快樂，正在創造他們新的生命。阿菊隨着那位女教師走，他那看慣了黑暗的眼睛經輝耀的壯麗的光明射映着，幾乎張不開來。他勉強定睛看去，見那些和自己一樣而從沒親近過的孩子們。他自己將要加入他們的羣裏，心裏便突突地跳的快起來，脚下沒有勁了，就站在場角一株碧桃樹下。女教師含笑問道：『你不要同他們一起玩要麼？』他並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緊張的小面龐只現出一種對於他的新境遇覺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視官不能應接這許多活動不息的物象，他的聽官不能應接這許多繁複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於絕無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師見他不答也不動，便輕輕地撫他的背說道：『你就站在這裏看他們玩要罷。』伊姆姆地走入場中，給伊的小友做伴侶去了。

一個小皮毬流星似地飛到他的頭上來，打着頭頂又彈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喚醒，使他回復他微弱的力量。於是他覺得那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沒有了；四顧自己的周圍，那攜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裏呢？打在頭頂的又是什麼東西？母親的手掌麼？沒有這麼輕。桌子的角度沒有這麼軟。這件東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裏想，這裏不是安穩的地方，是神祕的地方；心裏想着，兩腳縮往後退，直到背心靠住了牆才止。他回轉身來，撫摩那淡青色的牆壁，頸角也抵住在上邊，像要將小身軀鑽進去。然而牆壁是磚砌的，那解得愛護他，那裏肯放開他堅硬的冰冷的懷抱容納他，使他避免驚恐安定心魂。

呢？

阿菊坐在課室裏了。全室二十幾個孩子，都不過五六歲左右，今天他加入他們的羣裏，髣髴平坂淺岡的叢山間插一座瑰偉的雄峯。他以前只有他家裏的破草窠破長凳是他的坐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依然照他舊的姿勢坐着，在一室裏就呈個特異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擁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兩腳蜷了起來，塵泥滿封的鞋子壓在他並坐的孩子的花衫上邊。那位女教師見他這樣，先生給他看，給他一一說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學無論那一個都好。他看了別人的榜樣，勉強將兩腳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鐘又不知不覺地蜷了起來。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離開了桌沿；一會兒身軀側向右面，靠着了並坐的孩子。那個孩子嘆道：『你不要來擠我！』他才醒悟，恐懼，現出悵悵的愕。一陣率性的附和的啞笑聲發出來，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劇烈的震動。這個在他的經驗裏真是個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擁在桌子上。

女教師拿出許多耍孩兒來，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齊集注在教師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兒或是裸體，或穿紅色的馬甲，遮着胸腹，嫩紅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將他們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來，左右搖動了幾回，照舊站得挺直。真是個可愛的東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擴眼界。他那簡單的粗莽的欲望指揮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們，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還摸不到教師的桌子；同時那怯懦的心又牽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縮了下去。女教師已暗地窺見了他，便笑着對他道：『你可將這

幾個可愛的小朋友數一數。』他遲疑了好一會，經過了兩三回催促，才含糊地才可聽聞地數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師微微搖着頭，轉問靠近伊桌子的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發出尖脆的聲音數了，竟沒弄錯數序。幾個孩子跟着伊的尾聲喊道：『伊數得對！』女教師溫顏附和道：『果然伊數得對！我給你們各人一個去玩耍罷。』

阿菊取耍孩兒在手，這個是他希望而又不希望，幾乎不自信是真實的事。他只對着耍孩兒呆看，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們可知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們住在那裏？』女教師很真誠地發問。

『他們住在屋子裏，』羣兒作詰和的語調回答。

『屋子裏怎麼進去？』

『有門的。』

『門比他們的身軀高呢，低呢，闊呢，狹呢？』伊非常悅樂，笑容含優美的畫意，語調即自然的音樂。

『闊！』有幾個說，『自然比他們闊，高！』在那些聲音裏，露出一個單調的無力的『低』字的

音來，這是阿菊回答的。

『門怎麼開法？』

『執這個東西，』羣兒齊指空門的拉手。

『請你開給我們看，』伊指一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說。

那女孩子很喜歡受這使命，伊走到門首，執着拉手往身邊拉。但是全無影響。

一部分孩子見他們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奮勇道：『我能開！這麼一旋就開了。』

女教師便指一個男孩去。他執着拉手一旋，再往身邊拉，門果真開了。伊和羣兒都拍手慶賀他的成功。伊更發清朗的語音向羣兒道：『我們開門必要先這麼一旋。』說罷，教大家依次去試。

這事輪到阿菊，就覺得是一種最艱難的功課。他拉了一會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轉，也不成，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開了半縫。他窘極了，臉皮紅到髮際，眼淚含在眶裏，呼吸也喘起來了，不由得牽了拉手在門上亂敲。但是外面那裏有應門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師揪着鋼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羣兒——他們環成一個圓圈站在樂舞室裏了——說：『我們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們笑顏齊開了，雙臂都平舉着，有幾個已作蝶翅蹣跚的姿勢。琴聲再作，那妙美的愉悅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聲也隨之而發：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

這裏的景致真美麗。

有紅花鋪的牀供我們睡眠；

有綠草織的毯供我們遊戲。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高，飛得高！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低，飛得低！

我們飛作一團，不要分離。

你看他在笑我們了，笑得臉兒更紅了。

哈哈！

花呀！你來和我們一起兒飛！

來呀！和我們一起兒飛！

阿菊立在琴兒的圈子裏，聽不出他們唱些什麼，但覺自頂至踵受着感動，一種微妙醉心的感動。他的呼吸和琴聲歌聲應和着，引起一種不可描寫的快慰，適意，超過他從前唯一的悅樂——街着他母親的乳睡眠。於是他的手舞動起來，嘴裏也高高低低地唱起來；這個舞動是個觸目的拙劣的姿勢，沒有別的孩子那麼純熟靈活；歌呢，既沒詞句，又沒節奏，自然在大眾的歌聲裏被擠了出來。然而這個與他何涉呢？他總以為是舞了，唱了。剛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他們疏遠了。只可惜他領略歌和舞這麼晚！況且他能將以後的全生活沈浸在那些裏邊麼！

阿菊第一天進學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裏最重要的一頁了。然而他放學歸家，回入他舊的狹窄的世界的時候，他母親和平日一樣，只顧搓伊的草繩，並不看他一眼，問他一聲。他自去蹲在黑暗的

牆角旁邊，玩弄他在學校裏偷摘的一根綠草。論不定因這綠草引起了他的紛亂的糶糊的如夢的記憶；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動，快慰，適意……立刻一齊重新闖進他的生命裏。晚上他的父親喝醉了人家的殘酒歸來，摸到板舖的卧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送他的兒子進學校，進別一個世界，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一九二〇，一二，二〇。

· 選自隨想 ·

母

弱小的菊科的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顛顛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

我們看那些學生一個個挾着書包，從竹籬外走出門去。竹籬上生滿了蒼蘼，綠的葉有些兒枯黃了，小的紅花此時已皺了攏來。那些學生往往立停了，采些花兒葉兒拿在手中，一壁玩弄，一壁慢慢地出去。

學生們都去了，我們就移了椅子在廊下坐着談天。那些階前的秋花值不得做我們的談資，不知如何却談到了兒童問題。一位姓文的，是個富於情感而又偏於直覺的，伊常常有說不出的憂愁，又常常有莫可名的喜悅；伊剛才二十三歲，伊對於這個問題頗有一種預測而堅定的主張。伊說：「兒童是家庭的安慰者。人生垂老倘若沒有膝下的子女，一生算什麼呢？往後靠着誰呢？」一位姓簡的是個持獨身主義的，伊很有剛毅的性質；聽了文君的話，表示很不屑的神情，說道：「自己的事業便是唯一的安慰者。雖然垂老，依舊有事業，就繼續不絕的有安慰。兒童算什麼呢！」

這個當兒，我的注意力却被一位姓梅的吸引着。伊聽了兩人的話，眉目間的憂思格外深濃了！——伊平時也露不歡喜的樣子。伊的眼睛望下直注，但並不是看伊的手指和伊的裙子，也不是在那裏

觀賞時前的花；伊且內觀到心裏最深奧的地方，靈魂最繁縷的東西！伊二十五歲，是今年暑假後才來的，和我們是新交。我們看伊不大喜歡說笑，就難得和伊攀談，所知於伊的也因此不多了。伊教授學生非常認真，伊的沈着的讀音，清亮的講解，隔三個教室都聽得見。但一出教室，伊對學生彷彿不相識似的，不比我們常常牽着他們一大羣，說着笑着，喝着，互傾自然的童稚的戀愛；伊只坐在休憩室裏冥想。我被好奇心驅策着，便問伊道：『你是已有子女的人了。請問對於文簡、二君剛才所說持什麼見解？』

伊定一定神，像是特別記憶伊剛才所想，怕他來機脫逃似的，才很不經意的答道：『我不望他們來安慰我，也不想靠他們，然而他們是可愛的，所以他們是必需的。』

文君便接着說道：『你不該離開了他們到這裏來。我若是你，一定不這樣幹。』
梅君聽了這句話，很憂愁而興奮的說道：『誰願意這樣幹！並且誰也不曾教我這樣幹，然而有個不可抗的勢力使我不得不這樣幹。』伊的聲音像琴弦一般抖動了。『我幾曾離開過他們！上半年我在本地任事，每晚看他們的笑臉，日空一點鐘沒課，還抽身去擁抱他們一回。誰知這就是我的錯處，人家說我太惡家了！如今我到了這裏來，一個留在家裏，一個寄養在人家裏，他們在那裏是怎樣情，我一些也不曉得。我夢也做夠了，醒的時候——像現在——也差不多是夢了，然而只來得一個月呢。我想到下月，再下月，明年，後年，我真怕！我真不能想了！』

簡君雖曾說『兒童算什麼呢！』却也發一聲同情的歎息，我和文君自然更為感動，所以再也說不出什麼。

風也不起，蟋蟀也不叫，花間小蟲跳躍的微聲也沒有，晚陽本來是無聲的，我們四個人真坐在寂靜的空閒裏。

秋節到了，學校裏放假，梅君趁了航船歸去——伊天天在那裏計算盼望的居然到了。我知伊的心一定比伊的身體先到家裏，伊的靈魂一定先在那裏擁抱慰愛伊的兒女，當伊在航船上的時候。

隔了一天，伊來了。伊的眉目更加上幾分憂愁的記號，伊的跌跌失神，不大說話，也更加厲害了。論理伊記望伊的兒女，回去看了一趟，當伊抱他們在懷裏的時候，那種雙方感受的靈的安慰，使該改變了伊的眉目。然而伊適得其反。這不是一個疑問，又足以引起我的同情心好奇心麼？

天上洒了一會斷斷續續的雨，就黑了下來，桐樹的葉發出吹動的乾枯的聲響，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室內點上了燈，我們家那帶圓的光懷抱着，覺得他比較親切的親切有味。

梅君坐在一個藤榻上，呆呆地出神，眼角還滲出些晶瑩的眼淚。文君靠不住，就直批問伊道：『你的兒女在家裏一定很安好。他們比你到家，不知怎樣的依戀你呢？』

梅君的淚離開了伊的眼眶了，還續還有得滲出來，但也留不住。伊發出悽慘的聲音回答道：『歸去使我傷心罷了。出來更使我傷心，然而此刻又在這裏了！』

「你遭到了什麼了？」文君接着問。我和簡君的注意力也都集中於伊。

「我那還沒斷乳的孩子，寄養在人家的，他先前是又白又肥，小拳頭竟像半個玉鐲的球，如今却瘦了！皮膚裏顯出灰白的顏色，眼睛低陷下去，兩頰也瘦削了一半。他不是我初來時那個模樣了！」

「這也不能怪人家！他們有自己的孩子。母親的乳自然是孩子的權利，我兒却去分人家的孩子的權利。他們的孩子也換了模樣了，我兒正在同一的命運裏！」

「我去看他，他只是對我哭。我抱他在懷裏，許多無形而銳利的箭攢集我的心裏。想給他買一頓充足的乳罷，我自己一滴也沒有！想給他換個人家罷，我又何忍再去分別一家的孩子的權利！我真沒法，只是足足哭了兩點鐘。他們說：『常常給他吃些糕餅作為補充品。』我也說：『以後更多給他吃些糕餅罷。』其實這句話是我的下意識了。」

我和文簡二君的情緒都緊張了起來。我自己覺得脈搏快了好些。但除了梅君顫動而變常的語音，室內又沒別的聲響。

「我如夢如醉的離開了他，」伊揩着眼淚。繼續說：「我真忍心在家裏的大女兒伊哭着向我說道：『你要走開去，何不帶了我回去？你今來了，不放你去了。』我沒有話答伊，只有哭，只有醉夢一般的哭。」

「我就此留在家裏罷，我還有別的责任！想起再來，又怎忍再來！後來我的腦子不能想了！我的腳

載着我的身體走上了航船。兩岸的景物什麼都沒看見，同船有幾個男，幾個女，幾個老的，幾個少的，也沒有覺察。直到剛才一陣沙沙的雨打在桐葉上，方始提醒了我，知道我又在這裏了……

伊說不出別的了。我們也沒有話說，只噓着氣，瞪着目，各自把那描寫不出的感覺。

窗外桐葉吹動的乾枯的聲響，依舊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

一九二〇，一〇，二夜。

古代英雄的石像

因為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隨隨便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攷，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小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却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不差，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圍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幹，意思是誰敢侵

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奉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又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大小小的石塊。這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是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艾鐵塔。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他能夠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為了石像成功，曾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鎊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頸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惡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惡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過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偽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仙佛能够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沒空

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頭說的。驕傲的祭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略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嚥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一塊小石頭慢吞吞地說，宛如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着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鎚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下了。獨有我，成為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塊小石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並沒回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個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最下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為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也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休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嚴不可損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真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為我代表一位英雄，他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在那裏想的心思，寫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我看歷史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是空虛，也會成為英雄。哪吒，孫行者，武二郎，武松，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真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轟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為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座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像的一絲踪影。同時基臺也解放，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朝晨，市民豫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卻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懶懶地沒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且宣告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確，他以後不曾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稻草人

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日間的自有詩人吟成妙美的詩篇，畫家描成清麗的畫幅，告訴給世間的人，至於夜間，詩人喝着甜美的酒漿微微醉了，畫家抱着精雅的樂器低低唱了，更沒有功夫來到田野裏邊。還有誰將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告訴給世間的人呢？還有，這就是稻草人。

我們聽基督教裏的人說，人是上帝手造出來的。我們且不問這句話對不對，只是套一句調子說，稻草人是農人手造出來的。他的骨骼是竹園裏的細竹枝，他的肌膚是去年的黃稻草。破碎的篾絲籃或是穿了孔的荷葉都可以做他帽子，下面遮蓋着眉眼鼻口不分的臉孔。沒有指頭的手拿着一柄破壞的扇子，其實不能算傘，綵縛住了扇柄，垂垂地懸挂在手上罷了。骨骼的末端伸出於身體之外，農人將他插在田畦旁邊的泥土中，他就一天到晚站在那裏了。

他非常能盡職。若將耕牛同他比，耕牛有時要躺在地上，仰起了頭看天，覺得懶惰多了。若將守夜的狗同他比，守夜的狗有時要跑向前村後落，累主人四出找尋，覺得頑皮多了。他沒有一刻嫌得煩悶，像耕牛般躺着看天；也沒有一刻貪着玩耍，像守夜的狗般跑了開去。他只一動不動地看着田畝；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驅逐那些飛來的小雀，他們是想喫新結的穀實的。他不用喫飯，也不用睡覺，便是坐下歇一歇也不需要，只永久地挺挺地站在那裏。

這是當然的，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獨有他知道得最明白而豐富了。他知道露水怎樣從天上灑下來，露的味道是怎樣甘甜；他知道星兒怎樣搖他們的催眠，月兒怎樣猶笑；他知道夜的田野是怎樣靜默，草樹怎樣沈睡；他知道小蟲們怎樣互相訪問，蝶兒們怎樣戀愛；總之，他知道夜間的一切。以下就講他在夜間遇見的幾件事情。

一個星光燦爛的夜間，他看守着田畦，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新結的穀實肩擦着肩，輕風過時，發出瑟瑟的低響。他們承受着星光，綠色轉得更嫩，勝過當初的新秧。稻草人看着，心裏很快活。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使他的主人，一個可憐的老婦人，笑一笑了。她以前幾曾笑過呢？八九年前，她的丈夫死了。她哭得一隻眼睛到今還紅着，而且自然流淚。她同她的唯一的兒子耕種這一區田，足足三年，才將她丈夫的衣棺埋葬費還清。接着她的兒子染着喉症死了。她當時昏了過去，從此又添了時時心痛的毛病。只勝着一個人了，又沒有以前那樣的氣力，勉勉強強耕種這一區田，按過三年，才將她兒子的衣棺埋葬費還清。又接着兩年水荒，將要收穫的穀全浸在水底，不是腐爛，便是發了芽。於是她的眼淚流得愈多，眼睛模糊，看不清五步以外的東西；她的臉上全是皺紋，決不像會露出笑容的，卻很像乾癟了的橘子。可是今年的田稻倒很肥足，雨水又不多，大有豐收的希望。所以稻草人豫先替她快活。若是到了收割的那一天，她看見收得的盡是豐美的穀實，她想這些將全歸她所有，她又想今年的勞力的報酬才由她自己接受了，那時她的皺癯的臉上一定會現出個安慰的滿足的笑容來。倘若她真有這一

笑，在稻草人便比見了星兒笑、月兒笑，都快活，都珍貴，因為他愛他的主人。

他正在思想時，一個小蛾飛來了，是黃白色的小蛾。他立刻認識他是稻禾的仇敵，也就是主人的仇敵。從他的職務想，更從他對於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須將他驅逐了開來。於是他的手裏的扇子屢屢搖動了。扇子的風很有限，不足使小蛾驚怕。那小蛾只飛遠一點，就在一棵稻草上歇了下來，對於稻草人的驅逐，竟同沒有這回事一般。稻草人見小蛾歇下了，心裏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我定在那里，要上前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只管扇動，但沒有效果。那小蛾依然穩穩地歇着。他想到將來的田裏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淚和皺癢的臉，又想到她的命運，心裏就同刀割一般。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驅逐又沒有效果。

星兒結隊歸去，一切夜景退隱的時候，那小蛾也飛去了。稻草人很愁悶地望那棵稻草。果然，在莖的中段折斷了，斷處上端的綠葉很可憐的垂了下來，而且乾枯了。使仔細地望去，葉背還留着好些蛾子。這個使稻草人增加了無量的驚恐，心想禍事真個來了，不只是料度而已。可憐的主人，她所有的一雙模糊的眼睛，要警告她，使她及早看見這個，才有挽救呢。他這麼想着，搖動扇子更勤；扇子拍着他的身軀，作拍拍的聲響。他不能叫喊，這是他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

老婦人下田了。她佝僂着腰背，看看田裏的水恰夠好，不必再從河裏車水進來。又看她所手種的稻，全是非常旺健的樣子；摸摸穀實都是飽飽的。又看那個稻草人，帽子依舊戴得很正；手裏的扇子依

蒼拿着，聽得拍着身軀的聲響；而且站得很好，非但沒有移動位置，竟直挺挺的和昨天前天一樣一樣。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使，跨上田岸，預備回家去搓草繩。

稻草人看她將要去，了急得不可言說，只將扇子連連地拍着，想靠着這急迫的聲響留住她的脚步。這聲響裏邊彷彿說：「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為田裏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禍事已留下種子，在你的田裏了。等到發作的時候，便將不可收拾，將要滴乾你的眼淚，將要碎裂你的心！此刻起早撲滅，還來得及。這就在這一棵，你看這一棵稻的葉背呵！」他反覆地靠扇子的聲響表示這些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婦人那里懂得他，她一步一步去得遠了。直到他望不見了她的背影，才知他的警告是無效了。

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人為田稻發愁的。他恨不能一步一步兩步跨了過去，將禍害的根苗撲滅了；又恨不能託風兒傳話，叫主人快快來豫防禍害。他本來是身軀瘦弱的，一經愁恨，更見憔悴，站直的勁兒也沒有了，只是斜着肩，曲着背，成一個病夫的樣子。

不到幾天，黃白色的小蛾佈滿在稻莖上了。當夜深靜默的時候，稻草人聽得他們吸取稻汁的聲音，也看見他們歡欣的飛舞。稻穗漸漸無力地垂下了，綠葉也露出死的顏色。他，不忍再看，心知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換得了眼淚和悲歎。他於是低頭哭了。

這時候天氣很涼了，更兼在夜的田野之中，冷風吹得他的身軀索瑟顫動，只因他正哭着，沒有覺

得。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我道誰，原來是你。」提醒了他，方覺得身上非常寒冷。這也沒有法子，他爲着他的職務，雖然寒冷，依舊站在那里。他看那個女子，原來是一個漁婦。田畝的前面是一條河流，她的漁船就泊在那里，船裏露出一粒火燄。她那時正架起一個魚網，沈入河底，豫備好了，就坐在河岸，等待舉網。

船裏時時發出小孩咳嗽的聲音，又時時有困乏而細微的叫喚「媽」的聲音。這使她異常焦心，舉起網來，沒有平時那麼順便，幾乎回回是空的。她就向她船裏的病孩子說道：「你好好兒睡罷。待我網得些魚兒，明天煮粥給你喫。你只管叫，我的心給你叫亂了，魚兒便網不到了。」

孩子那里耐得住，又喊道：「媽呀，我的喉嚨要裂開來了，給我茶喝！」他說罷，接着一陣咳嗽。

「這里那有茶！你安靜些罷，我的祖宗！」

「我要喝茶呀！」孩子竟放聲號哭了，在這空曠的夜的田野裏，這哭聲更覺得悲悽。

漁婦無可奈何，放下了手中執着的拉網的繩，鑽進船裏，取了一個碗，從河裏舀了一碗水，回身投給病孩喝了。孩子嚙水，彷彿灌注的樣子，他實在渴極了。但放下碗時，咳嗽更爲厲害，到後來只有喘氣，沒有咳嗽了。

漁婦也不去管他，仍舊登岸拉她的網。好久好久，病孩沒有聲音了，她也拉了空網不知幾回了，才得一尾鯽魚，有七八寸長。這是今夜第一次的收穫。她很鄭重地從網裏取出，放在一個木桶裏，然後再

下網。這個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足邊。

這時候稻草人更爲傷心了。他可憐那個病孩，在喉乾欲裂的時候沒有一口茶喝，在病得很苦的時候不能同母親一起睡覺。他又可憐那個漁婦，在這寒冷的深夜裏打算明朝的粥，因而硬着頭皮不顧她的病孩。他恨不得將自己給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躺在孩子的身體底下讓取暖；又恨不得奪下黃白色的小蛾的贖物，給漁婦煮粥喫。他若是能夠走動時，一定要照着他的心意做了；最可恨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栽定在那里，半步也不能動。他沒有法子，只有繼續低着頭哭，哭得更悲切了。直到鯽魚被投入木桶時，突然的聲響引起他的好奇心，才停了哭，看是什麼事情。

這木桶裏盛着一片的水，鯽魚側躺在桶底，只有貼底的一面身體略覺潮潤，這是他所難堪的。想逃出這個地方，他開始用力地跳。跳了好幾回，都給高高的桶框擋住，掉下時依舊側躺在桶底，且覺身體很痛。他的向上的一顆眼珠看見了稻草人，便哀告道：「我的朋友，你且放下手中的扇子，救救苦難的我罷！」我離開了我的水鄉，只有死而已。你爲一點不忍的心起見，救救苦難的我罷！」

鯽魚這麼哀告着，稻草人心酸已極，只有抖抖地搖他的頭。他的意思是說：「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我的心不但願意救你，並且願意救捕你的那個婦人和她的孩子，更願意救在你和他們以外的。可是我同植物一樣，栽定在這里，不能自由地移動半步。我怎能如我的心願做呢！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

鯽魚不懂得他的意思，只見他連連搖頭，憤怒就像火一般熾盛起來了。大喝道：「這又不是困難的事，你竟沒有一點人心，只是搖頭。原來我錯了，自己的苦難，那有求別人援救的道理！我只當自己努力，努力無效，也不過一死罷了。這又值得什麼！」他說着，重又開始跳躍，尾和鰭的尖端都運着十二分的力，不要說別的部分了。

稻草人見鯽魚誤解他的意思，又沒有方法向他說明，只有默默地哀歎，怨怏地哭。隔了一會，他偶然擡頭，看見那漁婦睡着了，一手攏執着拉網的繩，這大約因為她過於疲困之故，雖然注意在明朝的粥，也敵不過睡神了。桶裏的鯽魚呢，跳躍的聲音不聽見了，只有些無力的尾巴撥動的聲音。稻草人想今夜的情愴是從未經過的了，真是個悲哀的夜呵！看那些黃白色的小強盜，卻喫飽了他們的贓物，正乘舞得起勁呢。這些贓物，全出於主人的老筋骨的氣力，現在給他們喫掉，世間有比這個更可憐的事麼！

星光漸漸微淡，四圍給可怕的黑充滿了。稻草人忽覺側面田岸上有一個黑影走來，仔細望去，蓬亂的髮髻，寬大的短襖，認得出是一個女子的影子。她立定了，望那停泊着的漁船，不再走過來，卻轉身向河岸走。不幾步到了，就挺挺地立在那里。稻草人覺得奇怪，便一意留心於她。

一種極哀傷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來了，低細而且斷續，都有稻草人聽得出，因為他聽慣了夜間的一切微聲。她的聲音是以下這些話語：「我不是一條牛，也不是一口豬，怎能便聽從你賣給人家？」

倘若此時再不出來，明天便被你迫着，賣到人家去了。你得到一點錢，也不過賭這麼一兩場便輸掉了，或者喝幾天黃湯便化掉了，那裏有什麼益處！你爲什麼一定要迫着我……只有死，除了死沒有路呢！死了，去尋我的死小孩作伴罷！——實在這些也不成話語了，不絕的嗚咽將各個聲音攪糊，只是啼泣而已。

稻草人心驚非常，想這又是一件慘痛的事情給他遇見了，她將尋死呢！他急欲救她，出於一種不自覺的情思；因將扇子重重拍着，希望喚醒那疲困的漁婦。但沒有效果，那漁婦同死的一樣，一動也不動。他於是自恨，像樹木一樣，栽在那裏，半步也不得移動。他知道見死不救是一種罪惡，而他自己正犯着這種罪惡。這真是比死還難受的痛苦呵！天快亮罷！工作的農人們快起來罷！兒快飛去報信罷！晨風快吹散她的尋死的念頭罷！他這樣跌跌祈禱，但四圍依然充滿着可怕的黑，一切都只跌跌他心碎了，然而不能自主，更恐怖地望那河邊立着的黑影。

她默立了一會，身子往前頓了幾頓。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時候到臨了，手中的扇子只是拍拍地響着，但隨後她又挺挺地默立了。

不知又隔了多少時間，她忽然兩臂上舉，身體像倒轉來的樣子，向河中竄去。稻草人看見這樣，不等到聽見她落水的聲音，就沒有知覺了。

明天早晨，農夫從河岸經過，發見了河中的死屍，傳告大眾，近村的男女都趕出來看。離遠的腳聲

驚醒了酣睡的漁婦；她看那木桶中的鯽魚，已經僵僵地死了。拿了魚桶回入船艙，病孩的面龐更瘦了一點，咳嗽沒有一刻間斷了。那老農婦也跟着大衆到河邊來看；走過她的稻田時，順便看一看她自己的成績。完了，一夜工夫，未長足的稻穗都無力地倒了下來，稻葉全轉了乾枯的顏色。她於是推胸頓足地哭。人家回過來問她時，看見那稻草人橫倒在田旁了。

一九二二，六七。

· 選自稻草人 ·

花園之外

春風來了，細細的柳絲上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些嫩黃色，定睛看去，又說不定是嫩黃色，卻有些綠的意思。他們的腰好快呀！輕風將他們的下梢一順地托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了，彷彿小女郎梳齊的頭髮。

兩行柳樹中間，橫着一道溪水。不知由誰斟滿了的，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打平。細的勻的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波推移的痕跡；柳樹的倒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披著綠草，正是小魚們小蝦們絕好的住宅。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和的陽光籠罩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生活的歡樂。

溪旁的岸上，柳絲的底下，一順着經過的是華麗的車輛：馬拖着的，輪子着地絲毫沒有聲息，滑一般的過去；白銅的輪輻耀人眼睛；烏漆的車箱光亮到可以代鏡子；鉅大的玻璃，明呀，明呀，明到說不出人拖着的，一樣的輕快非常。潔白的坐褥，花紋的車毯，玩具似的手揪的喇叭，色色都是精美不過的。還有仗機器力鼓動着的，彷彿神異的巨獸，極闊的身軀，圓睜的眼睛，滾一般的飛奔而來，剛到眼前，又滾一般的飛奔而去，小了，小了，不見了，卻還隱隱聽得他的奇怪的吼叫。

那些車輛裏面，坐着滿心裝着快樂的人。快樂也有分量的，所以拖車的馬出汗了，拖車的人氣喘

了，運車的機器也發出軋軋的疲倦的聲音了。但是，坐着的人只顧懷着他們滿心的快樂。他們將笑容向四圍，歡愉的眼光看着柳綠，恬靜的沈思對着溪水，又時時仰鼻吸氣，嘗嘗芳春的滋味。於是，其中肥胖的先生們臉肉寬弛而抖動了；老太太們眼腔疊皺，乾癟無齒的嘴大張了；年青女郎們手帕舞動，歌聲徐發了；小兒們跳躍不欲，張臂欲下了。此時拖車的馬出汗愈多，拖車的人氣喘愈急，運車機器的軋軋的聲音也愈疲倦。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溪水轉折處，是一所花園。春風來了，睡着的花園醒了。他那初醒而還帶倦恹的姿態，他那甘芳的新發的氣息，他那小伴鳥兒們的低唱，都足以招引他們的蹤影。況且他們是滿心裝着快樂的，知道他那裏是快樂的銀行，自然都向他奔了，猶如每一滴水總喜歡歸到海裏去。

長兒站在花園門口已經兩三天了。他聽了鄰家伯母的講述，猜想這花園裏面一定是仙人的境界，要進去逛逛。他和父親是不容易見面的，他起身的時候，父親睡得正濃；等到同鄰兒們玩了半天之後回家，父親又不知去向了，直到他眼皮沈重時也不見回來。所以他只得向母親說明。他母親是給人家洗衣服的，大青布的圍裙常常沾得全溼，十個指頭黃黃地發腫。她聽了長兒的話，傻發怒道：「花園？你配逛花園！」以下不說了，照常搓着手中的衣服，肥皂水刻刻飛濺開來。

長兒不敢再開口，可是他實在不明白母親的話，為什麼他不配逛花園？誰才配逛花園？關於這些問題，鄰家的伯母沒有說及。除了鄰家伯母，更沒有懂得道理的人了，他這樣想。他就默默地懷着這個

疑惑，睡他的覺，做他的夢，以及……

他的脚下彷彿有魔法似的，不知不覺，將他的身體載到了花園門口。闊大似將的門開着，窺進去只見密密層層蔥蔥綠綠的樹，已身和樹林的中間並沒什麼阻隔，也不見旁邊有什麼人或東西。他就奔進去，步子比平時的奔跑更高更快。

不知身體的那一部分給什麼東西絆住了。用力舞動也脫不脫，頭腦卻昏昏了。撲地聽得一個聲音道：「和誰一塊的？」他才看清楚旁邊站着一個大漢，自己的右肩膀給他抓住了。這倒可怕的；大漢臉皮很粗糙，與橘皮相仿；鼻頭和鼻的四圍紅得像轉了色的蠟燭；眼珠很大，瞳子的光正射着自己呢；右肩膀上那隻手也大得厲害，右肩膀給他抓住了，彷彿綑上了幾十道麻繩，緊壓得難受。

長兒心裏恐嚇，答不出話，只瞪着兩隻眼睛。那個大漢推動他的肩膀說：「我問你，你和誰一塊的？」長兒的喉間忽然滑潤了，答話便漏了出來：「我和自己一塊的。」這句話引得那大漢笑了，笑的面孔更可怕，說道：「既然一個人來的，買了票子再進去。」

「我不要買票子，我到園裏去逛逛。」長兒說着，欲脫身就跑。那個大漢怒了，瞳子的光更爲明亮，鼻頭部分的紅色也擴大了範圍，大聲喝道：「小流氓！要想不出錢逛園麼！快與我滾開去，不要裝什麼假！」大漢說罷，就放手一推。長兒的身體搖搖地倒退了幾步，終於站不住，一交坐在地上，兩手自然而然的向後支撐着。這一來，引得門外的許多車夫狂醉一般的笑起來了。

長兒聽見許多人的笑聲，才看見花園門外有這麼多的車輛，這麼多的人。他覺得不好意思，慢慢地爬了起來，勉強微笑着，裝作沒事的樣子。其實他正在留心許多人的眼光；到一個時候，他以為他們都不注意自己了，便飛快地溜走了。趕到家裏，母親依舊洗她的衣服，不問他什麼。他也不向母親說什麼。

仙人境界似的花園總繫着他的心。停不多時，他覺得家裏沒趣，又走出了門。任兩條腿走去，偏偏不到平日捉迷藏的樹林中，或者滾鐵環的空場上，卻又到了花園的門口。他有了先前的經驗，不敢便奔進去。那個大漢又兀然的坐在門旁那所屋子裏。他只在門外悄悄地走來走去，有時伏在歇着的人力車的背后，有時坐上了馬車後面的小椅，有時竟大膽地在門旁張望。直到車輛的輪子轉動，轉得一輪也不留時，黑隱沒了園門，大漢的屋裏放出一星的火光，他才回到家裏。明天起來了，照常做他的功課，在園門外去。

一輛馬車在花園門外停了；那匹馬立足未穩，向後挪了幾挪。馬夫跳下來，開了車箱的門，一位先生，一位夫人扶了兩個孩子走出來。長兒一眼注視着這兩個孩子，更不見有其他人。他們穿着閃爍發光的衣服，長過了膝的襪，闊而着地有聲的鞋子。他們的面孔多紅呀！頭髮多光呀！他們走進園門去了，一跳一跳地，多自由呀！大漢在那里了？為什麼不出來抓住他們？他們走近了密密層層蔥蔥綠綠

的樹林了，進去了……」長兒這麼想着，很奇怪，覺得自己的身軀也走進了樹林了。多麼歡喜呵！想望了好久，此刻竟如願了。他就在樹蔭下奔過去。

深的樹林似乎沒有盡頭的，一棵一棵的幹本彷彿頂住了天的柱子。在樹枝上面，有許多松鼠跳躍往來；更有紅臉的猴子坐在那裏，挂在那裏，正像演把戲的人所牽的一樣。他更看見奇異的事情了，水果鋪子裏的紅的黃的紫的種種東西，怎麼都生在那些樹枝上頭！他使想，大約水果鋪子裏到這裏來採的。現在何不也採些喫喫呢？正想舉起手來，身體給一輛剛到的人力車一撞，他才醒覺了；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他呆呆地看着四圍，卻沒有看見什麼。人力車第二回碰到他身上時，他不自主地偏過了一點。忽然眼前一耀，一件可愛的東西出現了。這是一束鮮紅的花，從園門裏出來，近了，近了，近到他的身邊。花的一瓣瓣都在抖動；聞到一種說不出的香味。可是，霎時間就過去了，遠了，不見了。他想：這是花園裏頂好的東西，我要取得一點才好。剛才沒有拉住了，真是可惜！不要緊，花園裏的花多着呢。我採一束，供在母親的牀頭。再採一束，預備演戲時繫在帽子旁邊扮小英雄。又採一束，種在家的門口，讓他永久聞着……」很奇怪，他已在花園裏的花園旁邊了。

紅的花堆得山一般高，他眼裏只看見紅色。忽然花笑了，默默地對他笑。從笑着的花臉上，滴下一滴一滴香甜的水，流到地面，凝成紅色的香糖。他舌根起了甜甜的感覺，想拾一些送到嘴裏，却又見是

紅鮮的果子，並不是香糖。他想果子也好，便拾了一滿懷。更想花兒不可不採，又放下了果子採花。一枝半開的，正好插在母親的牀頭，便採了。一枝細小的，正好墊在帽子旁邊，便採了。一枝繁茂的，正好種在家的門口，也舉起了手想採了。忽然給汽車的吼叫喚醒；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這是何等的悵惘！香糖沒有了，果子沒有了，只有舌根的甘甜的感覺似乎還留着。他向園裏望去，依舊只見密密層層蔥蔥綠綠的樹林。樹林的裏面，音樂聲湧出來了。鼓的聲音輕脆而圓滾。喇叭的聲音彷彿水牛的長鳴。長笛的聲音最尖銳，他似乎率領其他樂器的樣子。還有敲擊銅鐵的聲音，比鐵鋪子裏的好聽些。這大約是那些穿藍衣的音樂隊員吹奏給遊客們聽的。那個吹喇叭的，面孔一定脹得像河豚了。那個吹長笛的……「很奇怪，他覺得在園內的一個亭子旁邊了。他就倚在欄杆上，歡歡喜喜地聽着。

在亭子裏面吹奏的都穿着藍色的衣服，胸前和肩膀繡着好看的花紋。樂器發出金色的光，將那些人耀得花花燭燭的。他們奏了一曲小調兒，又奏一曲時行的山歌。忽然改奏戲腔了，正是廟場裏聽慣的那幾齣。他跟着樂聲唱着，樂聲也奏着他的聲調。一則步走，一則步走，「音樂隊在花園裏的草路上走着，他領了頭。他舉起了手指揮他們轉彎，身體給從園裏奔出來的兩個孩子撞了個旋，他才覺醒了；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那兩個孩子就是先前進去的，他們游罷了花園出來了，手裏各握着許多糖果。他們撞了長兒，好

像沒有這回事；很驕傲地跟着父母跨上馬車，車輪便軟軟地轉動了。

長兒悵悵地望着遠去的馬車，又回頭看看圍門以內。他似乎逛過了花園了。但是，他終於沒有知道這是怎樣一個花園，雖然只隔一道圍牆，而且圍門還洞開着呢！

一九二二，三，二七。

· 選自稻人 ·

梧桐子

許多梧桐子，他們真快活呢。他們穿了碧綠的新衣，一齊站在窗沿上游戲。四面張着綠綢的幕；風來時，綠綢的幕飄飄吹動，像個仙人的住宅。從幕的縫裏，他們可以看見深藍的天，天空的飛鳥，仙人的衣服似的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永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轉的星，玉橋一般的銀河，提燈游行的螢蟲。他們看得高興，就提起小喉嚨唱歌，那時候隔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階下的蟋蟀也唱了。唱歌時有別人來和着，這是何等的有趣。所以他們真快活呀。

裏邊有一粒梧桐子，他不但歡喜看一切美麗的東西，唱種種高興的歌兒；他還想離開了窗沿，出去游戲。他羨慕飛鳥；他羨慕白雲；他羨慕螢蟲。以為若能同他們一樣，一定可以看見更多的美麗的東西，唱出更多的高興的歌兒。這不是難辦的，一飛飛開去就是了。於是他告訴母親道：「我要出去游戲，到處飛行，像飛鳥、白雲、螢蟲們一樣。我就可以看見更多的美麗的東西，唱出更多的高興的歌兒。回來時候，我就講給你聽所看見的，唱給你聽所能唱的。」

他的母親搖搖頭，身體也搖了幾搖，很和美地說道：「你本當出去游行的，那有不許你去之理？是現在你身體還沒有強壯，且等待幾時罷。」

他聽了沒有話說，心裏卻不大高興。看着自己，身體很肥胖結實呢。他斷定母親實在不肯放走；說

什麼身體還沒有強壯，不過推託罷了。就決意不告訴母親，偷自飛去。但再一思想，又有些害怕。飛到外面去有什麼災害吧？獨自來往，找不到個同伴吧？這等都是可怕的。於是對他的哥哥弟弟們說道：「你們羨慕飛鳥麼？羨慕白雲麼？羨慕蒼蠅麼？你們要看到更美麗的東西麼？唱出更高興的歌兒麼？你們是做得到的，只要跟我走。我們同飛鳥、白雲、蒼蠅一樣，也可以到處遊行的呢。」

他的哥哥弟弟們性情都和他差不多，那一個不歡喜出去看看廣大的世界？便拍手大呼道：「我們去呀！我們去呀！」

他們就換了褐色的旅行衣，在窗沿下等待。那時候綠網的幕換了黃錦的了，而且減少了許多，因為太陽的光不覺得太炎熱了。風從稀稀的幕間吹來，他們乘着風勢，想離開了窗沿飛去。誰知道身體搖了幾搖，還是站在窗沿之上。只有他一個飛去了。

他是何等起勁呀！他自以為領了頭，帶了許多哥哥弟弟們去遊行這廣大的世界了。所以頭也不回，只是一會高一會低地飛行。後來覺得有點力乏了，才回轉頭去招呼哥哥弟弟們。呵呀，不好了！他們那里去了呢？心裏一慌，身體就筆直地掉下去了。

剛掉下去的時候，他頭腦裏一陣糶糊，不知到了什麼地方了。後來漸漸清醒，四面一看，原來在田旁。看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娘子正在種菜秧呢。他才想起了哥哥弟弟們，不知什麼時候，他們離開了自己去了。現在要去尋他們，那是何等的不容易，但若不去尋，獨個兒遊行，總有點不敢。想他們總在附

近的地方吧，便欲縱身飛起來看一看。那知一動也不能動！

他着急了，眼淚也自然流出來了。看看四面，只有這個小娘子，或者她能夠幫助一點，便帶着哭聲說道：「小娘子，你看見我的哥哥弟弟們麼？他們往那里去了呢？願你告訴我，可愛的小娘子。」

但是小娘子仍舊種她的菜秧，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她種滿了六畦的菜，穿上了放在田旁的那件青布衫，兩手扣着鈕子，眼睛看着地面。她看見了他，就把他拾了起來。

他在小娘子的手裏了，周身觸着柔軟的肉，而且溫暖，覺得非常舒服。因此就不哭了。心裏還想，她大約知道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的，現在她把他送去了。她真是個可愛的小娘子。

小娘子到了家裏，把他放在沿窗的一張桌子上。他以為到了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了，急忙向四面看。但是那里有一個呢！他又憂愁了，喊道：「小娘子，我不要到這里來，我要找我的哥哥弟弟們。你把我送到他們那邊去呀！」

小娘子一聲也不答應。她拍去了衣服上的灰塵，走到沿窗，取起他來，用手拈捻着玩弄。他如在搖籃裏一般，一搖一側，很覺舒服。她捻了一會，又丟他起來，再將手心接着；這樣一回一回地玩弄。他身體一高一低，又快又穩，倒也覺得有趣。不過想起離開了哥哥弟弟們，就不免不高興了。

小娘子被母親喚去了，他仍被棄在沿窗的桌子上。他心想更無望了，她又離開了。當初站在家裏窗沿上的時候，總以為一出去之後，要到那里就那里。身體很自由的。誰知現在自己做得不得主，一動也

動不得。不要說四處去遊行了，就是要想回家去看看母親，問問哥哥弟弟們的消息，又那里能夠呢？他一點方法也想不出，只有對着淡淡的太陽光嘆氣。心裏方才懊悔沒有聽了母親的話。若是等她說「你的身體強壯了，可以出去了」，那時候定可以自由地飛行，到各處去呢。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窗外飛來一隻麻雀，歇在桌子上對他看，頭側了幾側，身體跳了幾跳，就「居且居且」地叫了。他想麻雀或者知道哥哥弟弟們的消息，便央求他道：「麻雀哥，你看見我的哥哥弟弟們麼？他們往那里去了呢？願你告訴我，可愛的麻雀哥。」

但是麻雀仍舊側動着他的頭，跳躍着他的身體，「居且居且」地叫；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他叫了一會，就一口銜了梧桐子，飛向窗外去了。

梧桐子在麻雀的口裏了，周身覺得很潮潤；麻雀的舌頭時時觸着皮膚，彷彿在那里替他搔。他本來很乾渴了，身體又有些癢，所以很覺舒服，於是又快活起來了。心裏還想，他大約知道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的，現在他把他送去了。他真是個可愛的麻雀哥。

不知怎麼，麻雀的口忽然一張，梧桐子就從半空中掉下來了。還沒有着地的時候，他心裏萬分着急，想道：「不好了，又要掉下去了！這回比第一回高得多，一着地，一定沒有性命了！我的母……」他還沒有想着地了，一點也不知道了。

實在他好好地躺在和軟的泥牀上。落了幾陣春天的雨，吹了幾陣春天的風，他醒了。自己一看，褐

色的旅行衣不在身上了，卻穿了一身比從前綠得更鮮麗的新衣。四旁的鄰居都是些草兒們，他們的新衣也一樣地可愛呢。他覺得很有意思；他覺得不寂寞了。但想起了母親和哥哥弟弟們，不知他們現在是怎樣情形了，總覺得心裏不大暢快。

他慢慢地長大了，那些鄰居的小草們本來同他一樣高的，現在只齊他的腳踝了。他的身軀很挺拔，筆直在那里，真是個美麗的少年。那些小草們都羨慕他，同他很要好。他們常常說道：「你是我們的領袖，你是我們的領袖。你跳舞的時候，我們也跳。你唱歌的時候，我們也唱。不過我們的身軀太軟了，不及你的姿勢好看；我們的喉嚨太細了，不及你的聲調好聽。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們裏面有了個你了，你是我們的領袖了。」

他很感激他們的好意，所以情願做他們的保護人；狂風來的時候，大雨下的時候，總給他們遮護了。

有一天飛來一隻燕子，歇在他的肩上。燕子本來是當郵差的，他看見了很是喜歡。就寫了一封信交與燕子道：「燕子哥，善良的郵差，我這裏有一封信，給我的母親和哥哥弟弟們的。我不知他們在什麼地方，請你為我去探聽，探聽到了，將這封信給他們一個一個都看到。最好帶了回音來。多謝你，好的燕子哥！」

燕子答應了這個託付，帶了信去了。不到一天，背了一大袋的信回來了。向他道：「你的信來了，他

們都有回信給你呢。」

他快活得說不出話，只是嘻嘻地笑。先拆開母親的信來看，裏面說道：「你的消息來了，我很快活了。我現在很好。你的哥哥弟弟們同你一樣的到別處去了；但是常常有信來。現在告訴你一件事，你一定歡喜聽的，就是你又有許多小弟弟了。」

他又拆開哥哥弟弟們的許多的信，大概是以下這些話：

「那一天你太要緊，先去了。但是我不久也離開了家。現在在王家的花園裏。」

「我離開了家的時候，就悶在李家的屋簷上。後來他們修屋，匠人把我掃了下來。就住在他們的天井裏了。」

「我最有趣，到過一位很美麗的女子的口裏，就悶了一分鐘。」

「你的新衣是什麼顏色？我的新衣綠得真美麗呢。」

「我將有孩子了；你將來可以來看看你的娃子們。」

他看完信，心裏安定了。他們都很好的在那里，自不用過分地想念。每隔幾天寫封信去問問就是了。好在燕子天天來問有沒有信呢。

他至今很快活地站在那里，挺拔的身軀只顯高了。

小白船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鋪着萍葉，蘆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小魚兒成羣來往，針一般地微細；獨有兩顆眼珠大而發光。青蛙兒老是睜着兩眼，像在那里看守的樣子，大約等待他的好伴。

溪面有極輕的聲音——水泡破碎的聲音。這是魚兒做出來的。他們能夠用他們的特別方法奏這奇異的音樂。『潑刺……潑刺……』他們覺得好聽極了。

他們就邀着小紅花一起舞蹈，綠草因為誇耀自己仙人的衣服，也跟了上來；小人國裏的睡蓮喜得輕輕地抖動；青蛙兒看得呆了，不知不覺，隨口唱起歌來。

溪上一切東西又覺得有趣可愛了。

小溪的右邊，淌着一條小小的白船。這是很可愛的白船，船身全是白色，連舵、槳、篷、帆都是白的；形狀正像一支梭子，狹而長。這條船不配給胖子坐的。倘若胖子跨上去，船身一側，就會掉下水去。也不配給老人坐的。倘若老人坐了，灰黑色的皮膚，綢一般的額紋，同美麗的白色配合在一起，一定使老人羞得要死。這條小船只配給玲瓏美麗的小孩子坐的。

這時候兩個孩子走向溪邊來了。一個是男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面龐紅得像蘋果。一個是女孩子，穿着同天一樣的淡藍色的衣服，也是紅潤的面龐，更顯得細潔。

他們兩個手牽着手，用輕快的步子走過小林，便到了溪邊，跨上小白船。小白船穩穩地載着他們兩個，彷彿有驕傲的意思，略微擺了幾擺。

男孩子說：「我們且在這里坐一會罷。」

「好，我們看看小魚兒。」女孩子靠着船舷回答。

小魚兒依舊奏他們的音樂，青蛙兒還是唱歌。男孩子採了一朵萍花，插在女孩兒的髮辮上，看着笑道：「你真像個新娘子了。」

女孩兒似乎沒有聽見，只拉着男孩子的衣襟，說：「我們來唱魚兒歌，我們一齊唱。」
他們唱歌了。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釣。

我們唱好聽的歌，願與你們同遊。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鈎。

我們采好看的花，願與你們同遊。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鈎。

我們有快樂的一切，願與你們同遊。

歌還沒唱完，大風起了，落旁花草聲得很急，水面也起了波紋。男孩子張起帆來，預備乘風遊行。女孩子放下了舵，一手按住，像個老舵工。忽然兩岸往後退了，退得非常之快，小白船像飛魚一般地遊行於溪上了。

風真急呀！兩岸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只見一抹抹的黑影向後閃過。船底的水聲單住了一切聲音。白帆袋滿了風，像彌勒佛的肚皮。照這樣的急風，不知小白船要被吹到那里去呢！他們兩個驚慌了；行了好久，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想使小白船停止，可又辦不到，小白船飛奔得正高興呢。女孩子哭了。她想起家裏的媽媽，想起柔軟的小床，想起純黃的小貓。今天恐怕都不能看見了。雖

然現在在一起的是親愛的小伴，但對於那些也覺着捨不得。

男孩子替她理被風吹散的頭髮，一壁將手心壓她的眼淚。『不要哭罷，好妹妹，一滴眼淚猶如一滴甘露，很可惜的。』大風總有停止的一刻，猶如巨浪總有平靜的一刻。

她只是哭泣，靠在他的肩，像一個悲哀的神女。

他設法使船停止。他叫她靠着船舫，他自己站起來，左手按帆繩的結，右手執一柄槳，很快的一個動作：左手抽結，右手的槳撐住岸灘。帆慢慢地落下來了，小白船停止了。便看兩岸，卻是個無人的曠野。

他們兩個登岸，風還是發狂的樣子，大樹都搖得有點疲乏了。女兒子揩着眼淚，看看四面無人，又無房屋，不由得又流下淚來。男孩子安慰她道：『沒有房屋，我們有小白船呢。沒有人，我們兩個很快活呢。我想就在小白船裏住這麼一世，也是很好。你也這麼想罷。我們且走着玩去。』

她自然而然跟着他走了。風吹來有點寒瑟，使他們貼得愈近，彼此手鉤着腰。走不到幾百步，看見一樹野柿子，差不多掛着無數瑪瑙球。有許多熟透的落在地上。她拾起一個來，剝開一嘗，非常甘甜，便叫他拾來同喫。他們於是並坐地上喫柿子，把一切都忘記了。

忽然從一叢矮樹裏跑出一頭小白兔。他奔到他們跟前，就貼伏着不動。她舉手撫摩他的軟毛，抱他在懷裏。男孩子笑說：『我們又得一個同伴，更不嫌冷靜了。』他說着，剝一個柿子給他喫。小白兔湊近來，給紅色的果漿塗了半面。

遠遠地一個人奔來，面貌醜惡可怖，身子也特別地高。他看見小白兔在他們身邊，就扳起面孔來，捉他們偷了他的小白兔。男孩子急辯白道：「這是他自己奔來的，我們歡喜一切可愛的東西，當然也歡喜他。」

那人點頭道：「既然如此，也不怪你們，還我就是了。」

她捨不得與小白兔分別，把他抱得更緊一點，面龐貼着他的白毛，有欲哭的意態。那人那里管她，一捨就將小白兔捨了去。

這時候風漸漸地緩和了。男孩子忽然想起，既然遇到了人，何不問一問，此地離家多少遠，回去應從那條河走。他就這樣問了。

鄰人道：「你們的家離這里二十里呢。河水曲折，你們一定認不得回去。可是我可以送你們回去。」他喜極了，心想面說這麼可怕的，原來是個最可愛的人。她就去告道：「我們就上小白船去罷。我們的媽媽和小黃貓等着我們呢。」

那人道：「不行，我送了你們回去，你們沒有什麼東西謝我，豈不太喫虧了？」

「我謝你一幅好的圖畫，」男孩子說；他兩手分開，形容畫幅的大小。

「我謝你一束波斯菊，紅的白的都有，好看煞呢，」女孩子作贈花的姿勢。

那人搖頭道：「都不要。我現在有三個問題，你們若能回答，便送你們回去。若不能回答，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不管你們的事。你們能答應麼？」

「能。」她歡呼一般地喊了出來。

那人說：「第一個問題是鳥為什麼要歌唱？」

「要唱給愛他們的聽。」她立刻回答出來。

那人點頭說：「算你答得不錯。第二個問題是：花為什麼芳香？」

「芳香就是善，也是善的符號。」男孩子搶着回答。

那人拍手道：「有意思！第三個問題是：為什麼小白船是你們所乘的？」

她舉起右手，像在教堂裏表示能答時的姿勢，說：「因為我們純潔，惟有小船合配裝載。」

那人大笑道：「我送你們回去了！」

兩個孩子樂極，互相抱着，親了一親，便奔回小白船。仍舊由女孩子把舵。

男孩子和那人各刻一柄槳。她看兩岸的紅樹、草屋、平田都像神仙的境界。更滿意的，那小白兔沒有離開，此刻伏在她的足旁。她一手采了一枝蓼花給他咬，逗着他玩。

男孩子說：「沒有大風，就沒有此刻的趣味。」

女孩子說：「假若我們不能回答他的問題，此刻還有趣味麼？」

那人划着桨，看着他們兩個微笑，只不開口。

當小白船回到原泊的溪上的時候，小紅花和綠草已停止了舞蹈；萍葉蓋着魚兒睡了；獨有青蛙兒還在那里歌唱。

一九二一、一一、一五。

選自稻草人

三種船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坎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去上一趟坎。上坎的惡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坎的坎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坎還沒有到可以蓋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坎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坎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催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裏還有甚麼生意，更那裏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坎，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嘴嘴船」也並不比小輪船慢，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坎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吧。而上坎的事情，大概是耍喪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坎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艙

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跨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的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拼湊的明瓦中間鑲這歷一小方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船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擱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拼一兩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常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櫈。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櫈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船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船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里切肉煮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圓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那里爬，擱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為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

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吧，老太太堂小姐吧，坐轎子嫌得吃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在船裏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好，又可以吃茶，吸水煙，甚而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髒，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邊幹，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抬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化。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養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吃不完。非正式地燒幾樣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吃完了還覺得饒饒地。倘若船家進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燻雞，那也一定會有的。時候的，說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遊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鵬字裏也沒有類似

「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希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無遺憾，常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了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拉篙的手停住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辯子，女人扭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在聽到他們這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話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做恨，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坐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為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纜，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纜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個遇

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坎，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為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抬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惹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頭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家去上坎，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為了我們的艇，來回跑了二十里光景才上了坎。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噹噹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甬去當教師，才問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鬥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向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可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試把「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鬥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

以然的原因。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先把「嗒嗒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嗒嗒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卻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梢，上面歪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河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船裏去。上「嗒嗒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跨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船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船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船去來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歡喜鑽船門，船夫將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船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的人一定有的數，「嗒嗒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船裏鋪着的平板。進了船你就得坐下來，兩旁靠船邊攔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這高出鋪着的平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盖，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做「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免不了起僂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是出入要道，時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卻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

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擱在船邊，舒散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嗚嗚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拼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梢上，每人管一把橈，一手當橈柄，一手當橈繩。那橈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橈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橈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橈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槳，一個人背向前坐着，把他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解悶的好資料。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甬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嗚嗚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銅板。（這是十五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

風順，「嗚嗚船」當然也張風篷。風篷是破衣服，舊靴聯，乾麵袋等材料拼湊起來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為船身不大，就見得篷幅特別大，有點不相稱。篷杆豎在船頭艙門的地位，是一根並不怎麼粗的竹頭，風越大，篷杆越彎，把袋滿了風的風篷挑出在船的一邊。這當兒，船的前進自然更快，聽着嘩嘩的水聲，彷彿坐了摩托船。但是膽子小一點的人就不免驚慌，因為船的兩邊不平，低的一邊幾乎齊了水面，波浪大時，時有水花從艙篷的縫裏潑進來。如果坐在低的一邊，身體被動地向後靠着，誰也會想到船一翻自己就先落水。坐在高的一邊，更得費力氣，要把兩條腿伸直，兩隻腳踏緊在平板上，才不至於脫離坐位，跌撲到對面的人的身上去。有時候風從橫裏來，他們也張風篷，一會兒篷在左邊，一會兒調到右邊，讓船在河面上儘畫着曲線。於是船的兩邊輪流地一高一低，旅客就好比在那里坐幼稚園裏的蹺蹺板。「這生活可難受」，有些人這樣暗自叫苦。然而「嗚嗚船」很少失事，風勢真個不對，那些船夫還有破幹的辦法。有一回我到甬直去，風很大，飽滿的風篷幾乎蘸着水面，雖然天氣不好，因為船行非常快，旅客都覺得高興。後來進了吳淞江，那里江面很闊，船沿着「上風頭」的一邊前進。忽然呼呼地吹來更猛烈的幾陣風，風篷着了濕重，又離開水面。旅客連「哎喲」都喊不出來，只把兩隻手緊緊地支撐着艙篷或者坐身的木板。撲通，撲通，三四個船夫跳到水裏去了。他們一齊扳住船的高起的一邊，待留在船上的船夫把風篷落了下來，他們才水淋淋地爬上船梢，濕了的衣服也不脫，拿起櫓來就拼命地搖。

說到航船，凡是搖船的跟坐船的差不多都有一種哲學，就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反正總是一個到，要緊做甚麼？沒有了也沒有燒到眉毛上來的，事慢點也無啥。所以船夫大多銜着一根一尺多長的煙管，閉上眼睛，偶爾想到才吸一口，一管吸完了，慢吞吞捻了烟絲裝上去，再吸第二管。正同「嗜嗜船」上相反，他們中間很少四十以下的人。煙吸暢了，才起來理一理篷索，泡一壺公眾的茶。可不要當做就會開船了，他們還得坐下來談閒天。直到專門給人家送信帶東西的「擔子」回了船，那才有點兒希望。好在坐船的客人也不要不緊，隔十多分鐘二三十分鐘來一個兩個，下了船重又上岸，買點心哩，吃一開茶哩，又是十分一刻。有些人買了燒酒豆腐乾花生米來，預備一路獨酌。有些人並沒有買甚麼，可是帶了一張源源不絕的嘴，還沒有坐定就亂琴談，挑選相當的對手。在他們，遲一點到實在不算一回事，就是不到又何妨。坐慣了輪船火車的人去坐航船，先得做一番養性的工夫，不然，這種陰陽怪氣的旅行，至少會有三天的悶悶不樂。

航船比「嗜嗜船」大得多，船身開闊，艙篷作方形，木製，不像「嗜嗜船」的那樣只用蓆席。艙篷也寬大，雨落太陽晒，船夫都得到遮掩。頭艙中艙是旅客的區域，頭艙要盤膝而坐，中艙橫擱着一條條的長板，坐在板上，小腿可以垂直。但是中艙有的時候要裝貨，豆餅菜油之類裝滿在長板下面，旅客也只得擱起了腿坐了。窗是一塊塊的板，要開就得卸去，不卸就得闔上。通常兩旁各開一扇，所以坐在船裏那種氣味未免有點難受。坐得無聊，如果回轉頭去看艙篷裏那些老頭子搖船，就會覺得自己的無

聊才真是無聊。他們的一推一挽距離很小，彷彿全然不用力氣，兩隻眼睛茫然望着岸邊。這樣地過了不知多少年月，把踏腳的板都踏出腳印來了，可是他們似乎沒有甚麼無聊，每天還是走那老路，連一株草一塊石頭都熟識了的路。兩相比較，坐一趟船慢一點悶一點又算得甚麼。坐航船要快，只有巴望順風。篷杆豎在頭艙跟中艙的中間，一根又粗又長的木頭。風篷極大，直拉到杆頂，有許多細竹頭橫張着，吃了風，巍然地推進，很有點氣派。風最大的日子，蘇州到角直，三點半鐘就吹到了。但是旅客到底走「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者，雖然嘴裏嚷着「今天難得」，另一方面卻似乎嫌風太大船太快了，跨上岸去，臉上不免帶一點悵然的神色。遇到頂頭逆風航船就停班，不像「嚕嚕船」那樣無論如何總得用人力去折。客人走到碼頭上，看見孤零零的一條船停在那里，半個人影也沒有，知道是停班，就若無其事地回轉身來。風總有停的日子，那就航船總有開的日子。忙於寄信的我，可不能這樣安靜，每逢校工把發出的信退回來，說今天航船不開，就得擔受整天的不舒服。

· 選自太白 ·

速寫

雷雨初收，海面漫着白色的霧氣。時間是傍晚了。那些海鳥化為淡淡的幾搭影子。

十幾條帆船繫纜在石埠上，因波浪的激盪，時而貼近石埠，時而離得遠些。客人的行李包裹都已放入船艙。船夫相對說笑，聲音消散在蒼茫之中；有幾個在船梢睡覺，十分酣暢，彷彿全忘了等一會兒將有一番盡力掙扎的工作。

客人懷着游覽以後的快感與不滿或者朝過了聖地的虔敬的歡喜在石埠上等待，不免時時回頭望那題着「南海聖境」的牌坊。牌坊可真惡俗，像上海杭州大銀樓的門面。

風急，穿着單衫，頗有寒意。

「來了！」不知誰這樣一聲喊，石埠上與帆船上的人頓時動亂起來。我直望，白茫茫而外無所見。在船舷與岸石擊撞聲中我們登了預定的帆船。站穩，手扶着夾持桅杆的木板。船夫匆忙地解纜，把舵，搖櫓。那普陀的門戶便向東旋轉了。回看其他的船，有大半行在我們前頭，相距十來丈遠。

記起幾年前的一個寒夜從江陰渡江，張着帆，風從側而來，背風的一面船舷幾乎沒入水；渡客齊靠在受風的一面，兩脚用力踏着艙板，彷彿覺得立刻會一脫腳橫倒下來似的。兩相比較，眼前這一點顛盪算不得什麼了。

望見星兒般的幾點光亮了，是開來的輪船上的電燈。凝睛細認，我才看清了輪船的輪廓。我們這船並不準對着輪船行駛，卻取斜出的路徑。

突然間船夫急促而力強地搖着橈，船尾好似增加了不少重量，致使船頭昂起。這當兒船身輕捷地轉了向，筆直前駛，輪船的左側就在我們前面了。

當靠近輪船時，先已伸出的竹篙有如求援的手，搭一下，鉤住了輪船的鐵欄。船身便上下拋盪，像高速度的摩托車疊次經過陡峭的橋。左右兩邊是先到這裏鉤住了輪船的帆船，船和船相摩擦，相擊撞；我想，我們這船會被擠得離開水面吧。

輪船並不停輪，伸出求援的手的帆船附着牠行進。牠右側的兩扇鐵門早經洞開，客人便攀援着鐵欄或繩索慌亂地爬上去。行李包裹附着在肩背上或臂膀裏，並沒意義的叫喊聲幾乎瀰漫於海天之間。

乘着輪船開行之勢，我們這船與輪船並行了。昌琴兄與小墨搶先爬了上去，混入紛亂的旅客中間。我提起小皮箱正想舉足，一個浪頭從兩船間湧起，使船夫不得不讓竹篙脫鉤。船便離開了輪船。

「喂，喂，」我有點兒慌急。

搭一下，竹篙鉤住了另一帆船的船尾。船夫指點我可從那裏上輪船。

我跨上那帆船，蹣跚地走到牠的左舷。浪頭總想分開輪船與帆船的连接似的，又從兩船間湧了

起來。看船夫也將讓竹篙脫鉤，我只得奮力舉一隻腳踏在輪船的門限。不知誰伸給我一隻手，我握住了，身子一騰躍，便離開了帆船。

門內是一個祇排列坐椅的大統艙，電燈光耀得人目眩。我立刻給熱鬧污臭的空氣包圍住了。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從城隍廟的花店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末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腳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苞，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苞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苞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是過磷酸骨粉的功効。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為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苞，而未梢又有了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契默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兩法師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冷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尊先生給他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細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瘦的臉，頰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

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明天，便接到子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史攬著一些愴怳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可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問他談，見這樣史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默靜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共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常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遺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裏有第二雙這樣的腳！

慚媿，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可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錄』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為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他淡忘。這因為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眾外，不是貪狼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法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為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

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游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為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尚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顴骨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脣略微皺癢；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

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曾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

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媿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覺得空虛，而印光法師是眼睛看得見的，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聲教，這總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綠裝和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于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尚，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着『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為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畢。

·選自脚步集·

『心是分別不開的』

前晚，善兒將就睡，倦恁已籠住他的眉目，忽帶懊喪地說：『聽濟昌說，明天要跟看祖父母母親回蘇州了。』

在仁級裏，濟昌是善兒最好的朋友。當善兒講起學校裏的遊戲時，我們往往不思念地問：『是不是同濟昌？』或者陳說功課的成績時，我們也常常會問：『那末濟昌的成績怎樣？』

聽善兒這麼說，知道離別之感襲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觸動了似已淡忘而實在只是避開來不去觸着牠的生死之感，頗覺淒然，看了看善兒含愁的倦臉，說：『你有點捨不得麼？』

『有點的。』善兒說了，又帶希望的神情說：『他說母親說的，隔幾時就要回到這裏來的。』

據我所知，他們要久住在故鄉蘇州了，但是母親這樣說，這就可以窺見母親的苦心；而濟昌驟然離開他住慣了的學校以及親熱慣了的朋友，小心裏怎樣地悵悵不歡，也可從此得點消息。然而在善兒，這是個將來的好夢，又何忍驚破牠呢？因隨口說：『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

『是我同他最好。』

『你們也有爭執的時候麼？』

『也有的。但是上了一課下來，又像平時一樣地和好了。』

『大半為些什麼事情呢？』

『常常為講到一件事情，他說這樣，我說那樣，就爭起來了。』

『唔。』我不禁想到兩個孩子以外去。一會兒才又問：『你明天怎樣去送別好朋友呢？』

『我想送他一張畫片，裝在鏡框裏。』

『好的，對他說些什麼呢？』

『因為與你分別，把這個送給你，作個紀念。』

『也好的，你還可以這樣說：我們雖然分別，但心是分別不開的。我們要常常寫信，講種種的話，像

從前一樣。到蘇州去的時候，一定第一個去看你。你回來的時候，也希望馬上來看我。』

善兒臉上的睡意慚慚消散，離愁也為希望所勝，自去檢出鏡框畫片來，裝好了，用紙包起，在紙面

署上濟昌同自己的名字。

昨天下午回家，善兒已從學校裏回來了，我就問：『送別了濟昌不曾？』

善兒快快地說：『他到學校裏來取東西，就把鏡框送給他。』

『他說了什麼？』

『沒有說什麼。』

『你說了什麼？』

『我說你到了蘇州就把地址寄給我。』

『沒說別的麼？』

善兒默然了。

我凝望着淡淡地塗在牆上的斜方形的晚陽，心想兩個孩子這樣默默地分別，未始不是一齣小悲劇呢。

濟昌的父親賓若君，我永遠紀念的好友，是遭火車輪輾傷而慘死的。在我的黏照片的簿子裏，有他一幀半身的遺像，我在上邊題曰：『是具真誠能實行的教育家。』

賓若君在甬直當高小學校校長，先後邀伯祥同我去當教員。本來是同學，猶如親兄弟一樣，復為同事，真個手足似地無分彼此，只覺各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因年輕不諳世故，當了三數年的教師，單感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時甚且是苦的；但自從到甬直以後，乃恍然有悟，原來這裏頭也頗有甜津津的味道。

賓若君不好空議論，當然也不作現在所謂宣傳性質的文字，他對於教育只是個『認真』當一件事作去。在未到甬直之前，先在詩人所繫繫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當小學校長。山塘的店家每看賓若君的往還作他們的時計；而學生家屬有難決的事，如關於疾病資產營業等的，賓若君往往是他們

的重要顧問：這就見得他不單是個教讀書寫字的教師。

我與他同事以後，只覺他的誠懇遠過於我，竟略帶壓迫的力量。學生偶犯過失，他邀這犯過的學生到自己的辦事室裏，詳細地開導，嚴正而慈憫，往往至一點鐘兩點鐘。末了，那學生揩着悔悟的眼淚退出，賓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溼潤了。他熱心於衛生常識的傳授，以為這是一切基本的本，所以講刷牙齒洗澡等每至兩三星期，講了之後，還要看學生一一依着做了，才覺放心。

他並不主張什麼教育什麼教育像其他的教育者。

他的唱歌是學生時代早著名的，曼聲徐引，有女性的美而無其靡。課畢，學生回去了，我們有時沽酒小酌，酒既半釀，他按拍而歌，雙顏紅潤，殊覺可愛。數閱以後，歌者聽者皆覺無上快適，已消散了積日的勤勞。

我對於他也有不滿意之點，就在他略帶黏滯的性質。他總是「三思而後行」，而我以為未免多了一思或兩思。但是，輕忽債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這樣審慮再四，欲行又止，即從最平常的方面說，也未必不因而少債了幾件事。所以，我的不滿意只因彼此的氣質有不同罷了。

那年暑假已過，我因父親去世，移家住用直。賓若君家裏有事，來了又回去，說兩三天就來。但第三天沒有來。他是不肯失約的，這不來頗使我們疑怪，揣度的結論是他患病了。明天傍晚，兩般航船都已

泊在埠頭，連船夫也散得渺無踪跡，而他仍杳然。我同伯祥回家，正在談論他的病不知究竟重不重，那每晚來一趟的瘦臉郵差送信來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帶驚訝地說：

『果然他病了，信是他的老太爺寫的。』

『啊！』伯祥抽出信箋看，突然叫起來。我趕忙湊近去看，八九行的話，似乎個個字是生疎的，重看一遍方得明白。信裏說賓若君在崑山下車，車尚未停穩，失足陷入月臺與車身之間，致下半身被軋受傷甚重；現由路局送回蘇州，入福音醫院醫治；醫生說暫時沒有把握，要看一兩天內經過情形再說。

這消息於我們，真是一聲霹靂似地震撼，也不是悲傷，也不是驚惶，實無以名心頭一時的情狀，想到這具有真誠的心的可貴的身軀正淌着紅血，想到老年的父母親愛的哥哥正在傷心這猝然降臨的不幸，我們的心都麻木了……

明天，這消息震盪了全學校的心，有如突然來了狂飈。

又明天，我們買舟到蘇採視。原是懷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見福音醫院低低的圍牆時，全身彷彿被束縛了，不相信會兒會有登岸跨進門去的勇氣。『惟願是夢裏罷！』這樣無聊地想。

真同夢裏一樣，恍惚地登岸，恍惚地進醫院的門。繁密的綠葉遮蔽了下射的陽光，沙路陰森森的，樹以外飄來禮拜堂裏唱頌禱詩的沈靜而帶悲哀的聲音，一縷酸直透心胸，我流淚了。

前邊來了賓若君的大哥勛初君，我們迎上去問，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簡短地低低地說『怎樣？』

最初君的眼睛網着紅筋，惘然的，想來已經過度的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的淚吧。他搖頭跌跌說：賓若君失血太多了，至於十之六七，下半身無處不爛，腸也有被軋出來，簡直無望了。

立刻要去看見的是個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還能有餘裕想什麼，無形的大石塊早緊緊壓住我們了。我們承着這無形的大石塊趑進病房，一切所見全是浮泛的，也不曾嗅到病房裏合有的藥氣或者其他的氣味。

賓若君蓋在紅色的被單之下，這個想是醫院裏特別預備來混淆可怕的血跡，以減輕視疾者的憂懼的吧，但是我們明知這裏面藏着半截腐爛了的身體，雖用紅色，又有什麼用呢？他的臉純乎灰白，眼睛時時張開，頭髮亂結得像衰草。他神志還清，擡起眼來望着我們，說：『你們來看我了，謝謝。我的毛病……學校……嗜……嗜……』一陣劇痛打斷了他的話。

除了『你放心養病，一切都有我們在』這樣虛空的安慰語，還有什麼可說的？不知怎樣的，兩條腿就把我們載出這間病室，與直躺着的賓若君分別了。傷心呀，這就是永遠永遠的分別，我竟不曾仔細地多看他一眼！

記得牀頭立着個悲傷的影子，默默的低頭，是賓若君的夫人。

受傷後的七天，賓若君才離棄了人世。我因牽於校課，不曾去送殮。後來知道，賓若君在最後的三天裏是喫盡了劇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殘破的肌肉和內臟越發不可收拾，痛覺也越見厲害。不

曉幾千百回的沈吟哀號，不曉幾千百回的展轉反側，教侍側的人想不出一點辦法。醫生給他打嗎啡針，麻醉他的痛覺，但不見大有效，還是一陣陣地痛。後來他實在擔當不住了，對於自己的命運也已明白，含着眼淚哀懇他的二哥致覺君說：「二哥，你是我的親哥哥，疼我的，請設法讓我早點死去吧！」
致覺君是個誠篤的人，雖然萬分傷心，卻同意於寶若君的要求，就去同醫生商量。

把病人看做死物一般的醫生只是搖頭；他們對於病人親屬的眼淚和哀泣原視同行雲流水，無所容心。

「他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了麼？」

「是的，絕對沒有希望。」

「他當不起強烈的痛楚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給他打針。」

「打了針還是痛。」

「這就沒有辦法了。」

「與其教他多延時刻，多喫痛苦，還不如讓他早點解脫：這是我們對於他的唯一的幫助，我們人，人有同情心，不這樣做是我們的罪過！」

「向來沒有這個辦法。」

『哥羅芳之類，你們不是慣用的麼？只要分量適合，給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為我是醫生。』

『病人自己願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親哥哥的名義給你寫筆據，並且簽字在上面！』致覺君鬱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淚珠同哭聲迸裂而出，鶯落地跪在醫生面前。『醫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請你依我的話！該是犯罪，是殺人，都由我承當！』

『但是醫生的宣誓是決不弄死一個尚有一線生機的生命。』

『不管病人的比死還難堪的痛苦麼？』

『雖然痛苦，生機未盡的決不絕滅他的生機。』

『這是人情麼？』致覺君轉為憤憤了。

『不問人情不人情，當醫生就得如此。』醫生還是那樣冷靜。

這樣，致覺君只得懷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心再去坐在賓若君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絲一絲地自己斷絕！

賓若君受傷的消息才傳出的時候，好些的人便開始『逐鹿』，希望繼任校長；他們用了各色各樣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這且不用管。到他的死信傳來，學校裏立刻籠着一重慘霧，卻是千萬真的事實。特地為他唱追念的歌，特地為他刻碑砌入教務室的牆壁，都是用了神靈如在的信念來作的。

開追悼會的一天，致覺君出席道感謝。還沒有開口，出於天性的友愛的眼淚先已流滿兩頰，開口時是淒苦的哭聲。我忍不住，低下頭來哭了。

各有各的傷心，可以到一樣的深度而各異其趣，所以說誰最傷心其實是不合的。但據傳聞的消息，賓若君的母親卻太傷心了。她因賓若君死於火車，視火車似殘暴的惡魔。偏是住家貼近西城，每天城外來往的火車不知經過多少回，就得聽不知多少回悽厲的汽笛。她聽着，心就震盪了，彷彿更將奪去她的別的寶貝；有時惘然失神了，有時法然下淚了。憂傷痛苦籠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沒法繼續她的生活。

關亡招魂之類的方術經人推薦，使時時一試。這當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愛，你就不會有那種心存鄙棄的輕薄的行為了。

其中一個術者聲譽最高，也說得最動聽。她說賓若君已在某某菩薩座側為童子，光明而快樂；如

果生者多多給他念些經卷，生天成佛是十分穩當的。

這是一條新的道路！她開始念經，用着堅強的信念，以為果得生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現在，念經是她的日課，——我知將永遠是她的日課了。

然則念經完全替代了愛傷痛苦麼？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證明。因前年江浙戰爭，他們全家搬來，住在致覺君處。每天下午沒到四點半，她必倚着樓廊的欄杆，望致覺君歸來。望到了，這才安心，知道放了出去的寶貝重復回入掌中。致覺君偶或因事遲歸，雖經先期稟明，她必對燈等候，直到看見兒子的笑容確已呈現於面前，然後就睡。使她致此的根原，不是永遠不得磨滅的愛傷痛苦麼？

有時經過致覺君家，望見寶若夫人寂寞的側影，或在灌花，或在開立，心頭就不禁黯澹了。抱着終生的悲哀，為恐傷翁姑的老懷，想來時時須自為斂抑的吧；而為孩子的前途起見，想也不願惹多給他傷感的印像。於是，只有悶悶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這比諸哀號長歎，盡情傾吐，其難堪豈止十倍！

看見濟昌，我同樣地默然，雖然他是個蘋果紅的面頰烏亮亮的眼睛的可愛的孩子。

寶若夫人對於濟昌，聽說是竭盡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她自己生存的惡義就是為着孩子。

濟昌與善兒，成為很好的朋友，我覺得安慰，父親與父親突然中斷的緣分，讓他們好好接續下去，直到永遠吧！有一次，善兒來說濟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濟昌的母親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濟昌玩。我聽

說，催善兒立刻去；能夠使人慰悅的事總是我們應該做的，何況需要慰悅的是濟昌母子倆！
現在，兩個孩子暫時分別了。我願「心是分別不開的」這句話說得真切，他們永遠是很好的朋友，把父親與父親的友情鍛鍊得更深厚更堅結，連繫在他們的中間。這不單是濟昌的母親祖父父母伯父等及我的歡喜，也應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賓若君的一種安慰。

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作。

· 選自脚步集 ·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從車上跨下，急雨如惡魔的亂箭，立刻溼了我的長衫。滿腔的憤怒，頭顱似乎載着緊緊的鐵箍。我走，我奮疾地走。路人少極了，店鋪裏鬍鬚也很少見人影。那裏去了！那裏去了！怕聽昨天那樣的排鎗聲，怕喫昨天那樣的急射彈，所以如小鼠如蝸牛般，蜷伏在家裏，躲藏在櫃檯底下麼？這有什麼用！你蜷伏，你躲藏，鎗聲會來找你的耳朵，子彈會來找你的肉體，你看有什麼用！

猛獸似的張着巨眼的汽車衝馳而過，水泥濺污我的衣服，也濺及我的項頸，我滿腔的憤怒。一口氣趕到「老閘捕房」的門前，我想參拜我們的火伴的血跡，我想用舌頭舐盡所有的血跡，嚥入肚裏。但是，沒有了，一點兒沒有了！已給仇人的水機沖得光光，已給腐心的人們踐得光光，更給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緊，我想。血總是曾經淌在這地方的，總有滲入這塊土的吧。那就行了。這塊土是血的土，血是我們的火伴的血，還不夠是一課嚴重的功課麼？血灌溉着，血溫潤着，行見血的花開在這裏，血的果結在這裏。

我注視這塊土，全神地注視着，其餘什麼都不見了，鬍鬚已把整個兒軀體融化在裏頭。擡起眼睛，那邊站着兩個巡捕，手鎗在他們的腰間，泛紅的臉肉，深深的紋刻在嘴圍，黃的睫毛下

閃着綠光，似乎在那裏狞笑。

手鎗，是你麼？似乎在那裏狞笑的，是你麼？

是的是的，什麼都是，你使怎樣！我髮髻看見無量數的手鎗點頭，聽見無量數的狞笑的開口。

我脛着嘴脣嚙下去，把看見的聽見的一齊嚙下去，如同嚙一塊糙石，一塊熱鐵。我滿腔的憤怒。

雨越來越急，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全身溼透了，傘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纔來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個，六七個，顯然可見是青布大褂的隊伍，雖然中間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斷髮的女子。他們有的張着傘，大部分卻直任狂雨亂淋。

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嚴肅的臉，有如崑崙的聳峙，這麼鬱怒的臉，有如雷電之將作；青年的柔秀的顏色退隱了，換上了壯士的北地人的蒼勁。他們的眼睛冒得出焚燒掉一切的火，脛緊的嘴脣裏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齒，鼻頭不怕聞血腥與死人的屍臭，耳朵不怕聽大礮與猛獸的咆哮，而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佩弦的詩道，「笑將不復在我們脣上！」用以歌詠這許多的臉，正是適合他們不復笑，永遠不復笑！他們有的是嚴肅與鬱怒，永遠是嚴肅與鬱怒！

似乎店鋪裏人臉多起來了，從家裏繞跑來呢？從櫃檯底下繞探出來呢？我沒有工夫想。這些人臉而且露出在店門首了，他們驚訝地望着路上那些嚴肅的鬱怒的臉。

青布大褂的隊伍便紛紛投入各家店鋪。我也跟着一隊跨進一家，記得是布匹莊。我聽見他們開口了，差不多掏示整個的心，湧起滿腔的血，這樣真摯地熱烈地講說着。他們講及民族的命運，他們講及羣衆的力量，他們講及反抗的必要；他們不憚鄭重叮嚀的是：「咱們一夥兒！」我感動，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夥的臉比較地嚴肅了；沒有話說，暗暗點頭。

我跨出布匹莊，「中國人不會齊心呀！如果齊心，嚇，怕什麼！」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我回頭去看。

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蒼黯的膚色標記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眼睛裏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錯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這樣簡要精鍊的話來，你偉大！你剛強！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我虔誠地向他點頭。

但是，恍惚有藍袍玄褂小鬚鬚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玩世地微笑，鬚鬚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嗤」。接着又晃過一個袖手的，漂亮的嘴臉，漂亮的衣著，在那裏低吟，依稀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料料地，顯現一個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猥猥的眼睛，如兔的顫動的嘴，含在喉際，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聲「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見這樣等等的魔影！我憤怒地張大眼睛，什麼魔影都沒有了，只見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詛你們：你們滅絕！你們銷亡！你們是攔路的荊棘！你們是火伴的牽累！你們滅絕，你們銷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於這塊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嚴肅的鬱怒的臉，有露胸朋友那樣的惡思，「咱們一夥兒，」有救，一定有救——豈但有救而已！

我滿腔的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 選自文學週報 ·

悲語

一個朋友的妻死了，

他斂抑着悲痛

對我說：

「現在換衣服常常要找尋了！」

我的親戚

死了個六歲的孩子，

來信說：

「完了，只騰他的像片了！」

黑夜

便是太陽光，也自有他

燭照所及的極限吧？

惟是黑暗是廣大而無邊。

我竭力睜開了眼睛，
但是，看見些什麼呢？

一九二二，二，一。
·選自中國新文學大系·

